

土地改革
文件選集

東北政委會辦公廳編印

土地改革學習文件

目錄

東北局關於開展部隊機關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一〇
總政治部關於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一一
某師關於部隊中干涉土地改革的報告	一三
珠河醫院傷員被地主利用破壞土地改革的經過	一四
阿城醫院傷員被地主利用破壞羣衆鬥爭的經過	一五
葦河醫院傷員被地主利用破壞羣衆鬥爭的經過	一六
濃河七團油房武裝干涉土地改革的經過	一九
松江軍區招待所政指戴美在雙井子阻礙羣衆鬥爭的經過	二〇
馮玉慘案關於處決燕林聲的決定	二一
惡霸地主王永勾結燕林聲槍殺農會主任馬玉案	二二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二四
李海山訴苦	四〇
血腥的發家史	四四
羅立	四五
羅四	五二

樺川地主階級初步調查.....五九——六九

認識地主階級.....七〇——七三

東北局關於解決半生不熟與準備春耕指示.....七四——七八

在東北局羣衆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林彪七九——八五

繼續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羣衆運動的指示.....八六——九〇

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毛澤東九一——一〇一

黨的羣衆路線.....一〇二——一一六

人民解放軍總部頒佈解放軍口號.....一一七——一一九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一二〇——一二四

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一二五——一二五

中國土地法大綱.....一二六——一二八

晉綏農委會告農民書.....一二九——一三七

關於羣運的基本問題.....一三八——一四三

東北局關於開展部隊機關

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一、東北民主聯軍野戰軍及地方軍，在前綫英勇作戰，消滅蔣軍，在後方積極剿匪，肅清土匪，這都是直接的保衛了解放區人民的翻身運動，幫助了土地改革的勝利進行。東北民主聯軍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進行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保護人民的利益，保護農民分得的土地及果實。東北民主聯軍是人民的軍隊，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它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

二、最近一時期內在前方和後方某些部隊中都發生過軍隊干涉土地改革及群眾運動的事件，包庇地主惡霸，毆打農民積極份子。在一些後方機關中則收留被清算對象，幫助地主惡霸隱藏物資，掩護地主惡霸逃跑，聽信地主的謠言，並爲之傳播，滅羣衆之志氣，長地主之威風。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第一、外部的原因，是地主惡霸在被羣衆鬥爭之後總想尋找報復的機會，在公開抵抗和企圖翻把（如組織土匪大排）失敗之後，在威脅恫嚇收買賄賂農會幹部失敗之後，不得不挑撥軍隊與羣衆之關係，利用我軍及機關作掩護，地主惡霸特別殷勤招待我軍某些人員，把自己的女兒，爲之說媒，企圖變爲軍人家屬，給好吃好喝的，在我軍人員前面說農會幹部如何壞，製造陰謀陷害農會幹部的證據，挑起軍民間的不團結，利用我軍某些人員出面干涉羣衆運動。而軍隊及機關中個別壞份子及一部份階級立場不穩及失去階級立場的份子，就聽信地主惡霸的話，出面干涉。

第二、內部的原因，是：（一）從土地改革開始以來在部隊中及後方機關中進行土地改革的教育做得非常令人不能滿意；（二）由抗日戰爭階段轉到土地改革階段對於土地改革思想上的準備不夠；（三）在初期擴軍時一部份未經過土地改革的成份參加進來；（四）在部隊中俘虜成份的增加；（五）個別壞份子隱藏在我們隊伍內。

因此，必須在部隊中及機關中進行一個普遍的土地改革教育，加強軍民團結，打破地主的挑撥陰謀，清查壞人，以達提高部隊和機關人員的政治覺悟，羣衆觀點和級級立場。

三、進行土地改革教育的方法，採取普遍訴苦，追苦根，拔苦根的辦法，揭露地主惡霸對人民的殘暴欺壓剝削，以加深對階級仇恨的認識。採取反省坦白，檢討本部隊本機關人員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有無損害羣衆利益，包庇地主惡霸，干涉羣衆運動的事實，暴露一切對土地改革懷疑的思想。採取由土地改革後參加部隊的戰士講說鄉村分地的情況，及分地後他們家庭的生活狀況。在可能條件下找當地做羣衆工作的同志作報告。把黨的文件及東北日報上關於土地改革的重要的材料介紹給他們看，解釋黨的土地政策及羣衆運動的現況。對幹部則應特別着重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在思想醞釀成熟、對壞人充分暴露的條件下，進行清洗壞份子。發現隱藏的惡霸地主應交回當地羣衆處理。對失掉階級立場，包庇地主，對革命麻木不仁的份子應分別輕重進行教育及必要的處分，以教育全體人員提高警惕性，注意壞份子的破壞活動。

在前方部隊中土地改革的教育要與部隊整訓、戰鬥動員，及加強部隊的戰鬥力立功運動相結合進行，利用戰爭間隙，在全軍進行一個土地改革教育的運動。

在後方機關中土地改革教育要與改善工作、加強工作和生產、反對貪污、反對和平享樂、反對階級觀點模糊相結合進行。在後方機關中（黨政機關，一切後方軍事機關）從九月起進行三個月的土地改革教育。

四、關於執行這一指示的具體進行辦法及材料，軍隊及軍事後方機關由總政治部規定，後方機關屬於省者由各省規定，屬於東北局者由東北局宣傳部規定。

東北局

八月廿五日

總政治部關於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糾正非階級意識和喪失階級立場的行爲——

(甲) 一年多以來，我軍在參加發動羣衆工作和堅決進行愛國保田的自衛戰爭中，對於幫助解放區農民實行土地改革和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翻身勝利，都有巨大的貢獻。但在解放區進一步深入土地改革，基本羣衆起來鬥財寶、挖地窖、解決生產困難、澈底打倒封建勢力的時候，在我們軍隊的幹部和戰士中，則已個別的發生階級意識模糊、失掉階級立場的現象。這種現象雖然發生在個別的幹部和戰士中，但又帶有相當的普通性。其表現是：

一、對農民起來鬥財寶、挖地窖的正當行動，不表示同情，不予以贊助；反而認爲羣衆運動「過火」或「過左」。

二、對地主裝窮裝苦、死皮賴臉的陰謀詭計，不表示憤恨，不予以揭露；反而認爲地主被鬥得可憐，生怕地主受了委曲。

三、由於上述思想上的錯誤，因此，甚至發生干涉和破壞羣衆鬥爭（如阿城等地的傷病員），槍斃農會主任（如馬玉慘案），強迫羣衆釋放被捕地主（如×師警衛連在東豐劉家屯發生的事件），解除工作團的武裝，隱藏地主的財物，等等打擊羣衆、包庇地主的喪失階級立場的行爲。某些單位的生產人

員，甚至爲了單純的經濟利益，竟不惜武裝押私，包庇地主逃避財物，私放地主逃匿蔣管區，藐視民主政府法令，喪失起碼的革命立場。

四、在擁政愛民工作中，普遍的發生不分階級的所謂「房東工作」，給地主挑水、掃院子，進行各種勞作；甚至偏聽地主的花言巧語，接受地主的小恩小惠，因而蒙蔽了自己的頭腦，錯把地主當作了好人，模糊了階級的觀念。

五、對於地主家庭出身的份子，不加審查，不加選擇的隨便准其參軍，一方面爲投機份子、持務奸細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又給地主助長威風，使其得以拿着「軍人家屬」、「革命家庭」的招牌，來嚇唬農民羣衆。

(乙) 上述這些嚴重現象的發生，其基本來源，是由於我們軍隊中某些幹部和戰士階級意識的模糊，階級立場的不穩；具體的說來，又可分爲下列幾點：

一、有一些同志，對於當前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中，黨的政策認識的模糊，只知道反對美蔣的內戰政策的一面，而不知了解或忽視反對農村封建勢力的另一面；不知道農村封建勢力正是蔣介石獨裁專制的社會根源；不知道自衛戰爭的勝利，除依靠前方指戰員的英勇殺敵外，還要依靠解放區人民的全力支援，而人民的動員，又有賴於澈底的土地改革和羣衆的真正翻身。由於對黨的基本政策認識的模糊，甚至個別幹部的認識還停留在抗戰時期黨的土地政策的階段上面，因此，有些幹部反而把羣衆鬥財寶、挖地窖的澈底打坍封建勢力的正當行動，誤認爲是「違反黨的政策」，「破壞我軍的威信」等等。

二、在思想上存在着或多或少受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以及發生種種失掉階級立場的模糊觀念。比方：說什麼窮都是命裡註定的；有錢的人是他勤儉得來的，窮人是懶惰的緣故；富豪的土地家產是祖傳下來的，祖傳的財產不能分；土地可以分，地窖就不能挖；以及不怕農民得不到土地，反怕地主主要餓死；不怕農民翻不了身，反怕地主受委屈；不怕農民統治不了地主，反怕封建秩序被打爛，等等極端糊塗的觀念。

三、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以及種種糊塗觀念在我軍中的反映，一方面自然也來源於從舊社會出身的農民。他們在長期的封建統治下，不僅政治上、經濟上受壓迫、受剝削，而且思想上也被欺騙、被蒙蔽，使農民的階級意識染上了一些模糊的色彩和有毒的因素；另一方面則主要的是來源於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弟，以及若干本來階級意識就很薄弱的流氓無產階級成份。

四、在部隊教育工作上，對於啓發階級覺悟，提高階級意識，特別是貫徹土地改革政策的教育，近年以來是做得十分不夠的。即使是做了一些教育工作的，也還是很抽象、很膚淺的講一些大道理、大原則，很少能够具體的從思想上來解決問題。而有的部隊，則只滿足於一時的，簡單明瞭的鼓動工作，特別是鼓勵士氣的鼓動工作（自然這也是必要的），而忽略了有系統的、較爲深刻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薄弱和缺點，應是發生上述嚴重現象的最主要原因。

（丙）因此，特決定：

一、在我軍所有部隊中，無論幹部和戰士，都應普遍進行關於土地改革的政治教育，從思想上貫徹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勢力的認識，打坍一切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樹立起堅強的階級觀念（由本部

另擬教育提綱），如果沒有舉行過訴苦運動的部隊（如某些前方部隊和後方新成立的部隊，特別是在生產部門中），應堅決抽出時間進行訴苦運動，從「倒苦水」、「挖苦根」中，聯系到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勢力，以啓發和提高部隊的階級覺悟。

二、各部隊應隨時隨地支持和幫助當地羣衆的土地改革運動，鼓勵農民的鬥爭勇氣，揭發地主惡霸的陰謀狡詐行爲，爲翻身農民撐腰。對於個別人員發生干涉羣衆運動，包庇地主的行爲，除應即時拿到部隊中進行教育外，對於其本人，應分別情節之輕重，予以嚴重的處罰，直到交給羣衆公審判處。

三、對於出身於地主家庭的份子，如參軍時間較長者，應加強其思想教育，爭取其爲人民服務；如表現虛僞欺騙、庇護地主，不改變立場，經教育不改者，則應開展鬥爭，直至開除其黨籍軍籍。今後我軍吸收知識份子參軍時，應注意成份上的選擇，對於大地主、惡霸的子弟，堅決拒絕其參軍；凡已潛入我軍，而其家庭已被羣衆鬥爭的成份，須進行清洗，送回原籍，不得收容。

四、我軍各級幹部，在解放區內，不得與地主階級「禮尚往來」，不許接受他們的禮物，不赴他們的宴會，不得與地主女兒結婚；在蔣佔區行動時，除政治機關外，亦不得與地主私人來往，並嚴格警惕和鎮壓地主階級的各種陰謀詭計。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

八月二十二日

某師關於部隊中干涉土地改革的報告

八

(甲) 在土地改革中，農民向地主惡霸進行尖銳鬥爭時，在我師暴露嚴重的袒護地主的思想及對三三制政策的糊塗觀點。十五日，師警衛二連特務班王興山在劉家屯(東豐城十八里)干涉羣衆鬥爭，強迫釋放六名被押地主，影響羣衆情緒極大，我們發覺後立即拘禁並決定處以極刑，交該村工作團及農民會執行，以挽回影響恢復農民鬥爭情緒，王興山已於十七日由我工作隊配合農民會槍決。十六日，某團一營營部火夫班長周振在小城子(東豐東南)干涉農民鬥爭並下工作團的槍，已將該周振交馬文斌工作團領導農民鬥爭他，並由該團首長向農民會道歉賠禮，定十八日全區農民會員與該團部隊開聯歡大會，地方和部隊堅決爲農民撐腰。

(乙) 其次如不同情農民鬥爭行動，說違反政策，及向鬥爭果實中揩油，不支援工作團的工作等事已屢次發現，爲此，我們現決定：

(一) 初步簡捷辦法：部隊集體由首長講話，扼要說明我軍任務及發動羣衆鬥爭惡霸地主以求澈底翻身，如果袒護地主阻碍羣衆鬥爭，就是犯法。

(二) 立即組織八十人分爲十個組的地方工作組，集中訓練兩天後交縣委參加工作團，各組服從工作團紀律，受工作團領導，主要任務爲農民武裝撐腰，並檢查和制止部隊中個別人員的犯法行爲(與縣委商討後決定的)。

(三) 部隊思想教育問題，現正醞釀訴苦運動，擬在部隊中普遍進行，在訴苦運動中聯繫土

地政策及羣衆觀點。

(丙) 檢查部隊中相當長時間忽視與沒有深刻的進行階級教育，俘虜成份增加，幹部階級認識模糊，開始發現不同情農民鬥爭現象時，我們沒有警惕到部隊中少數份子地主思想有如此之嚴重。最近時期我們因集中力量整理部隊，總結過去作戰經驗迎接新戰鬪與目前集中力量訓練等，對於羣衆翻身運動沒有參加，所以產生如上述嚴重現象。這一問題對我們教育很大，決從思想上實際上接受這一教訓。

八月廿日

珠河醫院傷員被地主利用

破壞土地改革的經過

尙志縣惡霸張大神，心裡知道這回勞動哥們砍大樹起臟物非砍到自己頭上不可，於是就想出來一個妙計，告訴他的野妓巫娘去拘搭醫院的落後傷員，如有那一天的時候，好作爲保家保臟物保命的護命符。這個野妓姑娘便按着他老子的話行事，三找兩找就釘住了地主成份警察出身的傷員關起綿，關起綿叫她這一迷糊一上洋勁，早就啥也不管了，野妓說啥他信啥，還答應一完能保住他的家。

可不是就在七月十八號那天，農會就來鬥爭張大神，正在起他們的臟物時，傷員關起綿一下子闖到院子來，不叫農會拉東西，午後還到農會去搗亂，第二天又和農會會員打了起來，還打了兩個老鄉，另外在二十號有一個傷員竟把兩個壞人給放了。

關和張大神怕人少力量不够，一合計就造出了許多謠言，說：「仁愛區農會見了一兩個傷員就用繩子勒死。」「翻身是假翻身，東西都叫農會幹部分去了……」等等，這樣傷員聽了也不尋思尋思就發起火來，一齊出動到農會去算賬，結果老百姓被傷員一吓唬，也沒敢知聲就被震住了。

事情鬧大了以後，在醫院中追究誰領頭打的農會，誰造的謠，結果找出關起綿，開軍人大會向他鬥爭，叫他坦白認錯。後來羣衆知道了有壞蛋從中挑撥，就集合了婦女會，兒童團，打着鑼鼓傢伙，抬着豬肉、粉條、雞蛋、汽水等慰問品來和解和解，兩方都道了歉。越發的恨使毒計的惡霸。二十二

號下午醫院何政委甄院長同十幾個傷員代表，親身帶慰問員來給挨打的老百姓賠禮道歉，老百姓被感動的說：「除了八路軍那有這樣的隊伍，打了百姓還要這樣大官親自賠不是，真是開天闢地也沒有的事呀……」第二天縣政府又開了一個軍政民聯歡大會，結果大家都沒意見，一致認爲要更進一步團結起來鬥倒地主惡霸，使咱們勞動哥們真正翻身掌天下。

阿城醫院傷員被地主利用

破壞群眾鬪爭的經過

七月十一日下午兩點鐘，正旗區農民代表三人，到縣裡第三醫院捉壞蛋醫生趙永平（趙是一月前地方上動員來醫院幫助工作人員）。院部知道了以後就向這三個代表提意：別在院綁打，免得惹起傷員誤會，三代表說對，於是就把趙帶走，剛到大門外要上馬車，三代表怕趙逃跑，就用槍對着他，這時彼一群不好的回民看見，攔住去路，質問三代表說「爲什麼隨便捉人？」並逼着把趙（趙也是回民）放走，三代表不幹，回民就鼓動傷員，一齊動手把三代表打跑，趙被放出。

事情鬧大了，有的地主藉機會就把傷員領到屯子去，大造一頓謠言，完了就叫傷員向農會要回抓去的人（被鬪的）。雙河區地主謝某，發生這事後，馬上從城內回到屯子，把領導鬥他的農會主任捆起來大打了一頓，並大大的造謠說「城裡傷兵暴動了，那些傷兵都是國民黨，那裡有民主聯軍呢？他們都在打農會，打工作隊。」當時壞蛋地主們一聽，高興的不得了，都瘋了似的大開一陣，這時羣衆便報告了安縣政委（安正在靠近的屯子中），縣政委到了這屯子，馬上就把地主的兒子綁起來（地主已逃），當時槍斃，這時才把地主惡霸鎮壓下去，農民情緒又高漲起來。

那時城裡的地主也趁火打劫，陰謀鬼計百出，利用小孩給傷員送信，壞蛋流氓也參加打農會的人

和羣衆，並趕着馬車迎送傷員，地主惡霸的狗腿子也都鼓掌助威喊叫：「打得好！打得好！不打跑這幫胡子（農會），咱們（地主）永遠不能過好日子。」有些地主鼓動傷員說：「同志！你們民主聯軍在前方打仗爲國爲民流血犧牲，負了傷是光榮的；可是工作隊農民會在後方隨便抓人、打人、槍東西，把人家的媳婦打的死去活來，把孩子都打下來啦（造謠），簡直此紅胡子都蝎虎。同志！我們情願把財產都慰問傷員同志！也不願叫他們分了去，你們打跑這幫胡子，醫院我們來供給。」又造謠說：「你們的所長指導員叫農會打了，你們還不去。」傷員被這幫地主惡霸一頓造謠，便信以爲真，結成羣找農會去打仗，結果打傷了廿一個人，內有幹部三人並奪了工作隊農會的武器、錢和東西。

十二日上午院部召開傷員大會，說明打農會是不對的，除了最壞的三四個傷員外，大多數都知道是打錯了，後來由傷員管理委員會組織糾查隊分兩路出發鎮壓，並捉住了反動份子七八個人，當晚政
府宣佈處決五名最壞的反動地主，計高鳳山（被分地主）、薛芳洲（被分加工業經理）、張相甫（地主）、陳煥章（鐵工業經理）、楊金山（流氓）。

晚上縣裡召開了縣委會（醫院政委參加），決定整理醫院，於是醫院就召開黨員幹部會議，將傷兵中幾個壞份子扣押，展開鬭爭。

十四日又召開了道歉會，政府又舉行慰勞傷員（豬二口，粉條，點心，紙烟等），兩下都作了自我批評，大家把仇恨都轉到地主惡霸身上，團結起來打倒咱們的階級敵人。

葦河醫院傷員

被地主利用破壞群眾鬥爭的經過

葦河醫院傷員康樹全，認識一個偽滿當區長的惡霸陳玉風，陳知道勞動哥們非鬥他不可，所以就叫他野妓老婆給康樹全上洋勁，做了兩隻鞋，還叫他閨女和康拘搭，這個野妓向康哭過好幾回說：「我家眼看就要餓死啦，把門都給封上，現在咱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吃不上穿不上，政府還要鬥爭……」還說：「西北區農會主任是工作隊主任的乾兒子，誰敢惹人家。」康一聽也不尋思尋思就火啦。等在七月十一日，工作隊協同農工聯合會來清算惡霸陳玉風時，康樹全知道了便兇勢勢的到陳家把封條揭掉，野妓老婆還對康發賤說：「你去西北區把我兒子再給要回來吧。」康聽了就是一溝煙就跑了，對那農會的人便大發脾氣說：「你們鬥爭姓陳的也不睜開眼，趕快把陳龍（偽滿當勞工協會會長）放出沒事，不然……哼！」吵完又兇勢勢的回到陳玉風家，坐下便大吹而特吹起來：「不要緊有什麼事我一個人擔當。」正在吹的有勁時，工作隊劉主任來了，於是就問康樹全：「你爲什麼把門上的封條揭掉！」康說：「你們也不睜開眼睛看一看，這麼窮的人鬥他幹什麼！」劉文化：「你好好休養吧，不要你管這事。」康說：「我偏要管！你們就鬥爭不了！」說完就拿起棍子向劉主任打去，劉主任把棍子奪下來說：「把他捆起來，」康一看不好，奪下兒童團的木槍就亂打起來，把工作人員和兒童團都打

跑了。以後劉主任就通知縣政府派人到醫院把康押起來。這時惡霸知道了信，又在傷病員中去造謠說：『政府把你們那個傷員捆起來戴尖帽子遊街，劉主任下令在街上看見一個傷員捆一個。』傷病員聽後馬上便一窩蜂似的卅多名跑到街裡，一看沒有遊街，接着就政安區農會，把門上的牌子摘下來拋在大街上，見到兒童團奪過來木槍就折斷了。醫院知道了這回事，馬上把他們找回來。後來醫院和政府開了一個會才檢討出來是惡霸用『借刀殺人』的毒計作他翻把鬥爭，叫我們軍隊和地方政權兩下起糾紛破壞軍政民關係，於是就決定開了一個軍政民聯合大會，叫康樹全在大會上向羣衆講受惡霸利用的經過，並向羣衆道歉，最後由政府 and 醫院的負責人向羣衆詳細解釋這件事情的發生原因，才算大家都沒有了意見，團結一致去鬥爭地主。

七、十五日

濃河七團油坊武裝干涉土地改革的經過

一六

濃河街開始鬥爭，其中被鬥的三家和七團戰士有親戚，一個是王希元，是陳祥道的老丈人，一個是李耀亭，是陳祥道的乾爹，一個是李存仁，他兒子參加七團。當群眾鬥爭李存仁時（李是地主），七團油坊的王排長（老的）就給區政府打電話說：「李存仁的東西願意都交出，希望不打。」區政府的回答是：「群眾要打政府也不能攔。」後來王排長到李存仁家向農會主任劉萬生說：「鬥爭東西可以，人不許打。」這時區政府怕出問題就打電話報告政委，電話連錢都叫七團的人聽見了，老會計（也是油坊管事的）和王排長又到區政府去說：「我們沒有阻攔鬥爭。」可是他們心裡還有些不滿，油坊的人就在外邊冷言冷語的說：「誰打軍屬一下，將來打他十下，打死一個，將來打死十個。」『前方作戰，後方清算，』『過幾天咱們也鬥，咱們鬥老婆』。吓的羣衆就有些害怕。等李存仁的老婆被押起來時，會計就叫區政府給他被子蓋。本來區政府有命令任何人不許接見。李存仁的女兒去過幾次也沒讓進去，後來在七月二十九那天七團油坊吳班長領兩個戰士帶着李女（十七八歲）去看，當時態度很不好，區隊的戰士也沒敢惹。陳祥道也去看，同樣大搖大擺的進去。當天區隊有一個新戰士在街上走沒帶帽子（沒發），正碰着七團吳班長，故意刁難說：「不戴帽子不準上街……還亂喊要打區長。當天晚上羣衆開鬥爭會，油坊有不少人帶着武器，在窗前窗後吵吵要打會場，這時區政府又給政委打電話，縣長請老會計和王排長到縣裡去談，他們沒去。第二天清早區長張冶到農會開會，不久工作隊的人跑去報告，說七團油坊有十多個人拿着皮帶堵在農會門口思要動武。區長連忙給老會計他們打電

話，結果都不在家。下午區長冒着雨到油坊去，互相交換意見，老會計和王排長說：「沒意見，工作該怎麼作就怎麼作，不要管這些人（指戰士）。」還說：「這些人很難管理，因為怕出亂子把武器都收回來啦。」就這個時候吳班長闖到屋來，態度很壞，王排長就把他推出屋外，但不久他又跑回來，另外還有很多人，個個都挺兇，想要動手。區長一看不好，連聲認錯，問大家究竟有什麼意見，怎麼做才對，有一個姓梁的說：「只要不打軍屬其他一概不管。」吳說「走着瞧！」張區長當時答應回去就把李存仁的老婆放了，這樣大家的氣才消了；但最後又提出要打張殿成（積極份子）。說他太壞啦，經張區長百般解釋也不行，姓梁的說：「如果張殿成跑了的話，向你區長質問。」還說：「別說你這小區長，縣長也打的滿街跑。」「木蘭也打，通河也打，非打不行。」等亂七八糟的話，老會計攔擋說：「張區長沒什麼，張雲鵬（區書）和七團有仇……」張區長也沒敢說什麼就回去了，晚上就把李妻放了，農會以為沒事啦，接着又發動鬥爭，張雲鵬同志在三屯工作。第二天四屯群眾到街裡來抓王逢義，王是偽滿把頭，現開燒鍋，七團在那裡燒酒，老會計早就跟四屯幹部說過，鬥爭四天就拉倒。另外李殿卿的女人常到街上裝死，遇見七團的戰士說：「逼死人命，簡直是要造反！」於是來了許多人，皮帶木棍在街上亂打，叫四屯來人跪在街上打當時就有閻起、杜國成負傷，打時還問：「是不是在農會？」「在農會的就打，不在不打。街上大亂並吵吵要打工作隊。張區長在魏家屯知道信連夜趕到濃河，當時就有許多會員要求退出農會。第二天農會趕緊放被鬥地主，不敢再鬥，地主惡霸的威風又一躍千丈，又一天下午（八月一日），七團的劉宗厚和張殿成打起來，於是七團油坊的人全體出動捉拿張殿成，張跑到農會藏在屋後，王排長趕到對張區長說：「找張到七團油坊說幾句話，沒有其他問題。」後陳祥

道三人也趕到，大概是陳發覺了，就把張抓住，木棍皮帶一直打到油房，後又來兩個戰士，全付武裝把劉會長帶走，這時七團三五成羣，槍上刺刀在街上巡視，四屯有一白常珍叫他們查出，三個人叫白跪在街上打了二百皮帶，把屁股都打腫了，並說：「假如今天不走，明天查出非槍斃不可。」白到區政府報告也沒能解決，連夜爬到魏家屯（離街四里地），晚上七團又在濃河街實行戒嚴，把張殿成打了一頓，坐了老虎橙。又在八二日二屯的羣衆到通河街抓回地主張興華，路過濃河街，七團戰士碰見說：「又是你們鬥爭張興華，不準帶走？」結果打傷了廂祿二屯會長黃尙清。七團戰士在街上每天調查誰是積極份子，八月四日將農會勸奸委員郝清元，小組長支唐，郭萬庫提到四門外拷打，強問誰是壞人，誰說過七團不好，後就把三人帶回油坊，並把支唐吊起。吳志傑和陳祥道等人看見街上有三人在一塊說話就說犯法，吓的政府人員和區隊不敢出門，羣衆都躲在地裡不敢回家，地主惡霸則到農會要回贖物。就是這樣七團還不甘心，四出偵查工作隊，和區書張雲鵬。七團戰士到魏家屯去，工作隊吓的跑到山裡。另外七團劉宗厚騎馬到二屯去找張雲鵬，還有自稱社經理的也偵查，母天透信傳話要張區書回街，說是壞了七團燒酒，並說張雲鵬想要叛變，張區書無法就到通河去了。到這濃河的羣衆鬥爭一下子就給壓下去。

直到軍區政治部得到報告，派了專人去處理，把七團的油坊沒收，爲首的三人交羣衆處理。才把這失掉立場的嚴重事件制止，重新鼓勵起羣衆的鬥爭情緒。

松江軍區招待所政指戴美在雙井子

阻礙羣衆鬪爭的經過

軍區招待所指導員戴美，被巴彥雙井子地主邢振鐸所利用，假往呼蘭運送傷員爲名，破壞羣衆鬥爭，毆打雙井子農會幹部與翻身羣衆，企圖幫助地主運走浮產，從中取利。查地主邢振鐸，原係僞滿職員，做惡極多，曾爲徵出荷糧，毒打一位貧苦孕婦，打到小產後死去，羣衆十分痛恨。農民翻身鬥爭開始後，即暗藏在哈市衛戍司令部執法隊工作，數日前請假回家，携帶衛戍司令部執法隊護照，企圖將貴重衣物七十餘件運來哈市。當時羣衆未敢阻止，後被農會檢查站查獲。邢即勾結哈北分區逄往幹校學習的原五團副排長張學方，叫張學方在招待所開個證明，將衣物運哈可以分得一部，張學方因過去部隊駐雙井子時曾與邢相識，就找戴美寫證明，洽巧招待所預備送傷員去呼蘭，張學方乘機唆使戴美同去雙井子，藉口邢之衣物是軍人的，強迫農會發還，並向羣衆要白麵吃，故意找岔子，終於打起架來，羣衆被打重傷。

馬玉慘案

110

關於處決燕林聲的決定

六縱十六師四十七團一營機槍連副連長燕林聲，於德惠戰鬥後回汪北時，自由掉隊，在榆樹縣古城子留下（該部曾在該村住過）。該員在古城子時，受王家村惡霸地主王永及流氓的收買縱恿，竟將王家村的農會主任馬玉（羣衆中的積極份子）私自槍決。

查燕林聲係流氓出身，兩次參軍，兩次被俘，在部隊期間，表現極壞。這次竟受地方惡霸地主之收買，私自將農會主任槍決，實胆大狂爲，目無法紀。除將該員逮捕，交軍法處審訊處決外，並在全軍公佈這一決走，以資教育。

我軍與地方關係，在解放區內，一切有關地方黨政民事件，均應交地方黨政機關處理，不得代替或包辦；其與我軍有關之案件，亦應由團以上之政治機關，協同地方黨政機關商量解決，不得單獨處理。在蔣管區民主政權尚未建立時，一切有關地方居民事件，則由團以上政治機關負責，通過羣衆路線，採取適當的處理辦法。這是我軍歷來處理地方居民問題的既定方針和正確手續，凡與此原則相反者，均屬違法，均須按情節之輕重予以處罰。

燕林聲的犯罪行爲，不僅表現在違反我軍處理地方問題的原則上，更嚴重的是喪失階級立場，受惡霸地主及流氓之收買利用，以及發展到極端的軍閥主義，在地方上稱王稱霸，目無組織，自行槍斃

羣衆組織的負責人員。燕林聲之犯罪行爲，是與其出身及其在部隊中表現思想上的墮落及生活上的腐化聯系着的。

因此燕林聲的犯罪行爲，警惕着我們全軍幹部，必須時刻加強思想上的教育，糾正思想上一切離開階級立場和違反黨的利益的偏向；必須時常反省自己的思想，特別是那種尋求個人地位享受的個人主義思想，並予以澈底的克服。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

一九四七年五月

惡霸地主王永勾結燕林聲槍殺農

會主任馬玉案

(一) 前言

榆樹縣第一區王家村農會主任馬玉領導羣衆翻身，鬥爭惡霸地主王永。反動地主王永壞恨在心，勾結流氓地痞數次擺設圈套陰謀暗害馬玉，去年十二月王永唆使陳紹成、韓會文、李芳明等人搗造鴉片，偷放馬玉家中，然後向政府報告馬玉販賣毒品，以達嫁禍殘害馬玉，然此陰謀被識破，同時收買唆使張貴強迫王徐氏（王澤民妻）誣告馬玉強姦，收買王澤民策動韓斌與王徐氏向公安局誣告，此謀又

被揭穿，王永仍不甘心，遂又計劃串通劉寶海、韓斌等人，向軍隊報告，欲實現借刀殺人之陰謀。今年二月，六縱十六師四十七團（原廿團）一營機槍連副連長燕林聲率文書李春閣伙去馮子彬、趙祥雲理髮員五人掉隊，行抵王家屯時，劉寶海、韓斌、孫奎即大肆污蔑譏諷，意欲攻擊馬玉，燕林聲勾結流氓遂將馬玉無故捆綁，王、韓、劉等藉機大肆活動，強迫羣衆簽名按印堅決要求槍斃馬玉，對保釋馬玉之羣衆則施以恐嚇威脅手段，在羣妖誣告吶喊助威下燕林聲未經任何手續即將馬玉拉出屯外，身中槍彈一十八發，咬牙切齒含冤就義。死後暴徒竟剝去衣服，惡霸王永走在馬屍前指手畫腳的說：「馬玉，馬玉，你是死了，你不死再兩個月把我的家當踢吞（弄）光了。」

馬玉被殘害後，總後勤部李參謀長即將兇手燕林聲等五犯逮捕，解押總部。榆樹縣公安局與工作隊即將謀害馬玉之罪犯王永、劉寶海、韓斌等數十人先後逮捕，經過月餘調查研究，終于查明慘案真相，於四月三日召開羣衆大會追悼馬玉並公審策動暗害馬玉的罪魁王永及兇手劉寶海韓斌等十餘罪犯，經羣衆公決，將罪魁王永及兇手劉寶海、韓斌當時槍斃，餘從犯因受人利用。當場向羣衆坦白悔過後，政府本寬大政策免罪釋放。

（二）馬玉領導羣衆進行翻身鬭爭

榆樹縣一區王家村東溝屯地主王永（年五十四歲三番子）偽滿時曾在鴉片組合任職，並與警察劉寶海（年三十一歲偽滿在吉林岔路河任警察署長數年）勾結壓迫剝削人民，我軍解放榆樹後，當地人民即掀起訴苦復仇清算運動。農會主任張貴（年四十五歲三番子）曾一度領導羣衆清算過一次王永，清出小

米四十餘石，但張彼王賄賂後反庇護王永，結果只拿出一石了事。此事引起羣衆不滿，便將張貴龍兒。推選王家屯民兵隊長馬玉（三十餘歲，扛活，討吃出身，家有妻，小孩二，極貧苦）擔任農會主任。馬即領導羣衆重新清算奸辣惡霸王永，並捆綁起來，此時張貴說：「是地方人不要遊街」遭到馬玉痛罵。霸家屯團長陳紹成（二十九歲三番子）去保王永，又被馬玉罵了一頓，韓斌（三十七歲僞滿會充大漢奸王作震馬弁，受王永豢養，流氓，充民兵小隊長）也去保王永，當場被馬玉痛罵：「你是走狗，把他綁起來。」便對馬玉仇記在心，成了死對頭。在馬玉領導下，清算了十餘戶中小地主，給窮人分了土地，糧食，使窮人真正獲得了利益。在支援前線戰爭動員中，馬玉工作積極負責，肯幹，動員担架能按時完成，但因工作方式粗魯，脾氣不好，愛打罵人（壞人）便造成惡霸反攻的空隙。

(三) 惡霸死灰復燃數次設計陷害

巧設強姦

誣害之計

去年十一月，馬玉利用王澤民（年三十三歲，抽大烟，外號「金線王八」）在僞滿時被王永敲詐一個金錘子的矛盾（王在僞滿時連過白麵，王永勾結長嶺鄉警察分所高所長，從中說和，敲詐王八金錘子一個交高所長）去發動王澤民和王永清算。不料王永早已派人給王澤民說：「不要清算，我還你的金錘子」「馬玉不開面」（不受賄賂）並派他姑姑給王八送些大煙，王八已成王永的走狗了。可是馬玉當時不了解，第二次又去王八家動員，此時韓斌劉寶海正和王妻王徐氏（年三十一歲，當娼妓數年，會當韓妻數月，現和劉、韓都亂搞）在家

抽大烟，看見馬玉來了，劉，驕便跑到外屋藏起來了。馬一進屋，便沒人了，馬問：「那裡去了？」王妻答：「大概給你倒地方。」馬：「你這稍娘們。」馬又說：「你看我漂亮？」王妻：「家裡還有人。」這時劉與韓出來了便說：「馬主任來了？我給你包媒。」後來都走了。馬玉講這幾句不正派的話被劉韓當作刀柄。劉與王澤民連成一線，準備陷害馬玉。一個晚上，馬玉帶民兵一人去王八家動員王八清算王永，王八和弟弟王德佈置好陰謀，待馬到他家後以妻調戲馬玉，後跑出來罵：「馬玉，你這小子，我白天不在家，你還胡鬧，馬玉生氣了，把王八推了一下便向外跑，王八喊：「你別跑」，便喊他弟弟王德出來，二人將馬玉綁起來。王說：「你白天來，晚上又來，……」這時把劉寶海與韓斌找來。王叫馬找保具結，劉、韓裝好人調停，便當了保人，馬玉寫了個悔過書，具了結，這給馬玉以大打擊。劉等更乘機散佈：「馬玉強姦王妻，又有証據。」第二天便轟動了。羣衆中議論說：「主任還幹這事。」張貴、王永知道後，王永便派張貴到王八家鼓動王妻去告狀：「你叫人家強姦了，你還不報仇」並威脅王妻：「你不告狀，要槍斃你，強姦犯槍斃罪。」並鼓動王澤民說：「你吃了一百個黃豆，你還不嫌腥？」這時張貴與王妻犒通了，第二天王貴領王妻去縣公安局告狀。一進公安局便跪下說：「馬玉強姦民女……」

和此陰謀同時，外邊又佈置了一件事：

作假大烟 嫁禍於馬

韓家屯韓會文（年二十八歲，抽大煙）和陳紹成（陳受馬玉打擊後，和王永已勾結）過去在一塊，這次二人去催糧，走到東溝屯，碰見王永、陳介紹王、韓認識後，王永叫韓多幫忙，送給韓三千元並說：「把馬玉這小子弄倒，給你相當報酬。」韓、陳便和李芳明（三十歲，榆樹城內人）商量誣害馬玉販賣大煙，設法種贓，李芳明說：「做點假的還不行！」便議決李包攬此事，李用糖稀加麵熬成像大煙似的糕子，用紙包好，裝成煙棒，等候機會。另一方面在外邊放出謠言：「馬玉抽大煙，賣大煙……」

此時公安局派一郭同志去調查「強姦事」，又聽說賣大煙的消息，便把馬玉捆起來打了一頓，到馬玉家去搜查，（事前李芳明已把裝好的大煙偷放在馬玉家的櫃底下，並偽造單據。）李等藉機誣告，假裝搜查把大煙從櫃底下拿出來，逼的馬玉毫無辦法，郭同志信以為真，便把馬玉綁回公安局。

陰謀揭穿 鬼形畢露

在公安局審訊中，馬玉死不承認強姦之事，經詳談後王妻也不承認有強姦事，只說：「開玩笑」。傳局長說：「開玩笑不犯罪」，證明強姦是假的，沒有此罪，這時王八來了，謬說：「馬玉抽大煙，賣大煙，我還買過他幾次。」馬玉氣憤的罵：「放屁！沒有。」當時便檢查大煙，發現是假作的，傳局長把王八罵了一頓，追問王八是怎麼搞的？王八坦白，證明馬玉無罪，叫馬玉把王八揍了一百下，這時王八理屈挨打垂頭回家。

階級仇恨 益形尖銳

馬玉被誣害未成，回去後更堅決要與王永清算、鬥爭，且鬥爭果實不給韓斌與王澤民，並撤了韓斌小隊長的職，馬玉對這羣壞蛋更加嚴密監視，仇恨當更深了。前事後，陳紹成請馬玉一次客賠禮，表面這事算安了下來。

此時王永暗中給劉寶海、張貴說：「就怕馬玉這傢伙，馬玉紅得很，公安局、工作隊、政府都告不倒他，咱們想個殺人不見血的辦法。」

抓賭罰牌 使敵乘隙

劉寶海數次放賭，馬玉聽到這風聲便去抓賭，十幾個人在推牌九，一見馬玉來，賭徒便說：「湊幾個錢」（意想收買）馬玉說：「這不可能。」「你們都去出招架。」劉寶海說：「咱們都是朋友，最好少去幾個，就說我們是打麻將，頂四個人去得了。」有的說：「沒麻將牌」有的說：「有」。這時馬玉說：「好，給你們面子，以後不准再賭了。」他們便借了一付麻將（值二二〇〇元）交給馬玉，馬玉送給工作隊交政府了。這付麻將錢由賭博的人分攤，紀永富（二十八歲）攤了四千元，紀說「不出」。幫妹夫符顯榮（二十二歲南城子屯人，民兵隊長賭輸了一萬八千元這錢由民兵分裡抽付。）搬家，便談起輸錢的事，符對面屋裡住個姓孫的，聽了後便說：「沒關係，麻將咱們可以要回來，我們那裡住的連長走了，托他準能要回來。」紀說：「要回來有你的好處。」孫爲了得好處便等待連長回來。紀回到十古屯劉寶海還在要，紀說：「這一次找到門路了。」魏聽到這消息便告訴王永佈置了一

下。

抓賭痛打 加深仇恨

馬玉發現劉寶海又要錢，便起火了，劉寶海說：「你不要這樣，你看我一錢不值了。」馬：「用不着你，你每天擺局是給我過不去。」便把劉綁起來打了一頓，打得屁股很重，賭徒都偏向劉。劉冤氣很重，當天晚上王永派張貴到劉家裡去鼓動，劉等機會去報復，張叫劉下手暗害馬玉，劉未作。劉說：「我好了，下決心和他們拚，軍隊

(指燕林聲) 來不來要下決心殺！殺了馬玉，我一家七口人死了也不冤！」

五常縣担架隊住在王永家裡賭博，馬玉曾去抓過一次，有一天，敵機掃射，担架隊不注意防空，在外邊看，馬玉喊他們回屋裡去，他們不聽話，馬玉會打過他們，這引起担架隊對馬玉的仇恨。

王永趕担架隊走，便造謠說：「中央軍過江了，八路軍都跑了，你們還不走？」

(四) 惡霸借刀殺人，馬玉慘遭誣害

兇手連長 出身簡歷

燕林聲是六縱十六師四十七團(原廿團)一營機槍連副連長，山東省壽光縣人，現年三十四歲，家有母、弟、妻共六口人，地二、三畝，房五間。七歲讀書至九歲後在家作活，自供一九三七、一、二(廿四歲)在壽光參加一支隊大隊當戰士。(據六縱朱部長談：同他一夥入伍的都是流氓、土匪，後全叛變投敵了。)後在獨立第二團任通訊班長。一九四〇年被敵俘虜(?)送到東北在鞍山製鋼所作工一年多，一九四二年六月跑出來，跑到蓋平，長春鐵工廠作活直至八一五解放，四五年十月自己擴軍(?)任三營七連連長(曹里懷部)後在長春被國民黨俘虜(?)押至齊齊哈爾，齊市解放後，又參加我軍，去年五月，編入主力。

在担任副連長工作中表現：

工作表現

一、作戰方面：A、三下江南，掉隊兩次。其塔木戰鬥回來，即帶領文書、通訊員掉隊，一週未返。德惠戰後，又帶領文書、理髮員、伙夫掉隊。B、部隊堵立功、挑戰競

賽，氣剛鼓起來，他講話：「挑戰不挑戰就是那麼回事。他打到長春，我們打到新京，他打到瀋陽，我們打到奉天，還不是那一套，……」他這麼一講，戰士情緒馬上低落下來，再無法進行立功競賽了。C、德惠戰鬥前，自己吹牛，誇自己怎麼能打，但打起仗時自己却畏縮在後。

二、日常工作：A、去年十二月，戰士張長江等組織開小差，經發覺後拘押，連部討論處理意見，他對討論情形全告訴了犯人，使犯人串供，故意阻碍工作進行。B、正月廿幾號他在三排長面前講：「搞那麼好幹什麼，將來還不是補充人家」致使幹部瀉氣，工作不安心。C、他討厭我軍彙報制度說：「我討厭八路軍這一套，討好賣勤。」

三、羣衆紀律：在榆樹古城子住防時，房東家有兩個年輕媳婦，整天和他們鬧着玩兒，抱住在炕上打滾，把墨水、牙粉向媳婦臉上抹擦，有一次，連大糞也弄到飯碗裡去了。在老鄉家裡唱低級歌謠，引起老鄉討厭。

四、思想意識：A、講怪話：部隊轉移時，他說：「八路軍怎麼搞的？他媽的，三連還不回來，叫人家繳槍了，上級怎麼指揮的？」B、打擊連長、指導員，抬高自己，鬧不團結。有一次，五班長病，去請醫生，醫生沒來也沒有藥，連長叫通訊員安慰班長，他便藉機打擊連長在戰士中說：「你不能哄他，連長哄病號」，又在病號面前講：「連長不關心病號，哄病號……」引起戰士對連長不滿。又如：發慰問煙，他不吸煙，連部也沒人吸，指導員便發給戰士了。他便大罵指導員：「有人家一份爲什麼不給呢？媽的×，煙葉子賣了……老子遲早也要拿槍不囉打幾個。」又如在處理張長江案時，文書問張：「你怎麼搞的？咱們是一塊來的。」燕講：「你別多嘴，搞出來個嫌疑。」他又告訴犯

人：「是不是事實？不要冤枉了。」C，私人拉攏，一團和氣，不反映下情，包庇落後。燕第一次掉隊回來，第八班請他喝酒，一新戰士乘打油機會逃跑了。他在會上講：「大家對我沒有意見。」

掉隊經過

德惠戰鬥撤出後，行至大房身附近掉了隊，同掉隊者有文書、理髮員、伙夫共五人，途中碰見三連指導員，喊他們快走，而燕講：「他媽的，這麼好的覺不睡幹什麼？」指導員回部隊去了，他們却脫離部隊了。他們走到榆樹古城子（過去曾在此村住過月餘）見了民兵隊長孫，孫想要回麻將牌，便求助連長誣害馬玉，燕覺得也不好要，便想辦法：「人家要什麼？你爲什麼要麻將牌？」燕讓孫領着去王家屯找馬玉，孫便領去見了馬玉。燕：「你是農會主任馬玉？」馬玉：「我是主任。有事嗎？同志。」燕：「沒事找你作什麼？」

惡霸乘機誣害 連長捆綁馬玉

馬：「同志有事談談吧？」燕：「你們對賭博禁止不？」馬：「禁止。」燕：「孫戶閻紀同志家放賭是你抓的嗎？」馬：「是我和工作隊孫同志在孫戶閻調查研究遇上的，同時給他們解釋了，把賭器沒收了。燕：「收下賭器送那去啦？」馬：「送工作隊交政府了。」燕：「人家推牌九，你爲什麼要麻將牌？」馬：「我還是衛護他。」燕：「你強姦人家婦女是合理？」馬：「誰說我強姦婦女？」燕：「有証據，你跟我走走吧。」馬：「工作隊召集我們開會去呢？」燕用槍頂上子彈說：「快走！知道你們仰仗工作隊，區政府什麼也不當，走就好啦！」燕與孫押上馬玉到十古屯紀永富家，紀把劉寶海弄來，劉和燕在後屋商量，談了一個多鐘頭，燕出來更變了樣，兇狠的說：「馬玉你這人一點情面不留，你事多得，我去調查去。」燕林聲率文書先到一李姓被分地主家裡，又到王八家裡。劉寶海說：「這次有了機會」並告訴紀永富去連絡人。燕林聲回來便把馬

玉捆在馬圈柱子上。王永派張貴去佈置一下，這羣壞人一呼便到，王永、劉寶海、韓斌、王澤民、張貴、孫、王妻等都來了，並唬弄來百餘老鄉開會。開會時，劉寶海坐在炕上當主審官，紀永富把住房門，韓斌擋住大門對大門外保釋馬玉的老鄉威嚇道：「不准保，連長有命令，誰保槍斃誰！」羣衆害怕都回去了。在屋裡的人便在告馬玉的狀況上按了手印，有的是以爲保馬玉才按的，劉寶海連唬帶騙把告狀交給燕林聲，並大嚷：「連長！你要不槍斃馬玉，就斃我們吧！」「斃完馬玉，還有三個壞蛋在王家村上呢，連長也給我們斃了才好呢？大棧就插了。」「把馬玉斃了連長稱積德哩，要打架也輕啦，連長你不認識他，我告訴你，這就是翻身隊長馬玉，連長咱們叫他翻身翻個臉挨土，好不好？」

此時五常担架隊也來找馬玉（因挨了馬的打）報仇。

農會主任 慘遭毒害

燕林聲宣佈馬玉罪狀後說：「槍斃可以不可以？」下面流氓和担架隊大

嚷：「可以」。燕：「可以鼓掌。」下面便鼓起掌來了。燕講：「報仇找我去，

我是六二部隊機槍連長，我家住在長春，也被分了，現在我也不要家了。慢說

是農會主任，縣長犯着也斃他，誰也管不着這事情，沒法向公安局告，告不了，我就得管。」此時高清和把馬玉由馬圈柱上解下來拉出大嚷：「快斃去，斃晚了就斃不成了，又託門子去了，工作隊來了就不能斃了。」『看着斃了你，再叫你那輩子當主任吧！』推到孫戶閣門前下坡，劉寶海打頭一槍，文書打第二槍（二槍）伙夫馮子彬打了兩槍，担架隊等共打了十八槍，死時馬玉咬牙切齒，死後，担架隊連衣服全剝光了。此時王永走到馬玉屍前手指着說：「馬玉，馬玉，你是死了，你不死再兩個月把我的家當陽吞光了。」這屯子壞蛋更藉機嚷：「王家村那三個壞蛋（農會幹部）也抓斃了就除根啦！省着要

糧要草要担架，再叫分大地主大財閥，就是分，也得思想會想哩！……到地獄去算吧！」

群衆情緒 遭擊消沉

馬玉被殘害後，公正人說：『馬玉死的可惜，把咱大旗桿拔了。』安占春說：『我今年翻身分的一塊二畝地，斃馬玉我們都不贊成，願斃的就是馬玉得罪的那些壞蛋。』大家說：『馬玉死的屈。』馬玉對好人絕沒打罵過，馬玉打的人都是要錢、二流子壞蛋。『馬玉死是爲大家死的，爲大家得罪的人，大家應該給馬玉報仇。』

『叫壞蛋來陪靈祭靈』。

在群衆、農會幹部中產生灰心喪氣的情緒：

『馬玉真多管閒事，不要管多好，何必把命搭上哩』

『幹工作的人誰還敢幹呢？再不敢積極幹了，都怕得罪人』。許多村屯農會幹部都要求不幹了。『無故叫軍隊槍斃了，誰還幹哩』。席戶閻閻長王占鋒說：『我寧可去担架，也不當閻長……上級指示的任務，要認真辦，根本就得罪人，早晚得和馬玉一樣。』許多幹部講：『我們天天支援前線，幫助八路軍，沒叫敵人打死，叫八路軍打死我們了……我們寧願參軍，死在前方也光榮……免得在後方受氣』（除此事外，常有軍隊綁打槍殺農會幹部的事發生。）

（五）爲死難者復仇兇手落網伏法

殺人。償命
罪犯伏法

工作隊、公安局聽到馬玉遭慘殺後，速派人前來調查，將主犯王永、劉寶海、韓斌及張貴、陳紹成、李芳明、韓會文、王澤民、王徐氏、王德、紀永富、符顯榮等罪犯先後逮捕，解押縣公安局。兇手燕林聲（副連長）李春閣（文書）馮子彬、趙祥雲（伙夫）理髮員等五犯於次日被後勤部李參謀長扣押解送總部。

經過月餘調查研究，案情偵察確實，遂於四月三日在第一區王家村召開羣衆大會，到全區各屯代表及羣衆千餘人，自動帶孝帶花前來追悼，並唸祭文，唱悼歌，會場羣情憤急「沒馬主任過不了年，我們要報仇，一致要求槍斃王永、劉寶海、韓斌，因証據確鑿，各犯均自供不諱，政府根據羣衆要求將罪魁王永、劉寶海、韓斌執行槍決，餘犯因受人利用，向羣衆當面坦白承認錯誤，政府本寬大政策免罪釋放。

死者安息
撫卹遺孤

羣衆對馬玉屍體舉行隆重安葬後並對遺孤發動撫卹，共捐款十餘萬元，且沉痛提出保證照顧遺族生活。政府送款萬元進行安撫，並擬幫助將款轉入生產，作長久謀生之計。

要求嚴懲
兇手連長

羣衆對兇手燕林聲要求嚴加懲辦，對軍隊很不滿意。然經榆樹縣黨委及全體幹部努力與正確掌握政策，給羣衆解釋說服，揭露地主，壞蛋陰謀後，羣衆此種對軍隊仇恨不滿情緒轉對地主、壞蛋仇恨。然爲嚴明軍紀，縣各負責幹部（縣委民運部長鄧力群，公安局長張傳，第一區區長楊國峰）同意嚴懲燕林聲，以教育部隊收回影

響。六縱徐主任、朱部長均同意到十六師去進行教育。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顧雷

喇嘛甸是泰康東南六十里的一個車站，全街有五百四十六戶，中有種地的一百餘戶，挖藥、熬鹽、打洋草的三百餘戶，手工業（木、瓦、皮匠）十餘戶，其他均是商人、地主、流氓及各類寄生蟲之流。偽滿時這裡特別複雜，除種地和賣勞力的外，並有警察、胡子、安清幫、一貫道、山東會、道德會等封建組織。當時借助敵偽勢力，威風不可一世，有『雁過拔根翎』之說。

『八一五』後，這一套帶有濃厚反動色彩的封建組織依然擁有雄厚勢力，當我工作開展後，均以假開明、假積極來蒙蔽我工作幹部，以達到其合法的進行各種破壞的目的。去年六月工作隊在此開闢工作時，因社會經驗與工作經驗不足，又未能深入發動基本羣衆，兼以當時沒有掀起土地鬥爭，僅和平的分了一些開拓地。而參加分地者多爲偽滿職員及一些反動傢伙，故分地後，壞蛋乘機上台。工作同志離開後，壞蛋更肆無忌憚，再兼領導上未能認識到該街的複雜性，有些麻痺，致釀成此次武裝篡奪組織，以鬥爭爲名槍殺我積極份子之流血事件。

(一) 陰謀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去年六月，工作同志來喇嘛甸開展工作，因未發動基本羣衆掀起土地鬥爭，會開過興農合作社的大惡霸嚴振利在分地中東跑西顛，講起道理來口若懸河，誤將其推爲參議員。成立農會時嚴即聯絡山

東會會長，流氓薛寶兌等及山東會的人一同選舉劉景運爲農民會長，劉爲偽滿警察，自衛團團長，並當過胡子。當時因山東會大幫子人的隨聲附和，安清幫等封建組織串通，領導權遂被假借『多數人贊成』的欺騙手段奪去。自此羣衆一直未敢動起來。

今春各地土地鬥爭的勝利，傳到了喇嘛甸來，部份羣衆覺悟逐漸提高，劉景運在羣衆要求下不得不隨着掀起一些小的鬥爭。但在鬥爭中屢將果實貪污中飽，遂被羣衆罷免。這時農會中還是只有少數積極份子的活動，正會長姜秀林成份雖好，却缺乏鬥爭性與大膽潑辣的工作作風。此時嚴振利看到風頭不對，知道劉景運如果被推下台去，農會中一方面失去了領導，另一方面將失去主要的耳目，將來自己也有被鬥的危險。便又以參議員名義，連絡薛寶兌及山東會半強迫半欺騙的重把劉景運選上台去。當時的藉口是：『農會少了副會長不行，劉景運過去幹過，有經驗了。』至此農會又二次被嚴等掌握。

嚴振利自二次掌握農會後即百般設法阻礙鬥爭，加上劉景運在農會中作梗，很長時間，羣衆敢怒而不敢言。兩方面都在秘密活動。

恰在這時，嚴振利的姪頭——淫婦張司氏（又名紅雲）於七月上旬由×××抵喇嘛甸，給嚴帶來了二萬九千塊錢的煙土（鴉片），並告訴嚴說，她認識一個白崇禧部下的團長名叫×××，讓嚴在喇嘛甸組織人對付政府，破壞鬥爭，過一兩個月後，即給嚴送委任狀來。嚴當即允諾。並各方面準備：一面抓緊劉景運、薛寶兌等活動力量，一面待機行動。至此嚴振利便由害怕鬥爭、阻礙鬥爭，走上組織陰謀反叛了。

(二) 暴風雨的前夕

三六

上月各區掀起深入鬥爭，起浮物，挖壞根運動後，消息不斷傳到喇嘛甸子，貧苦羣衆再也捺不住火了。特別是積極份子王化東、呂俊峰（自衛隊長兼街公安員）等更爲積極，而呂俊峰對惡霸、地主、奸商的材料了解的特別細緻，對嚴振利過去作爲，如他的假仁假義、阿諛逢迎、吹、拍、騙，及僞滿時之各種罪行等知道的更多，並將這些材料供給了農會。經初步下層醞釀後，貧苦羣衆遂在七月十七突將地主奸商楊四福（僞滿時賣油對米湯，賣酒對冷水，加胡椒辣椒，低價買，高價賣）、劉長庚、劉少田等捕起。呂俊峰在這時又一再提議爲了澈底翻身，必須鬥爭嚴振利。當即得到大家同意，於十七日夜前往嚴振利家逮捕。當時副會長劉景運也隨着去了，在路上劉即百般阻撓，盡量拖延時間，及至嚴宅附近時，天已快亮。劉景運即提議回家休息，天亮再抓，加之當時參加人數不多，大家真正大膽幹的決心還不穩固，不得不返回。

天亮後，劉景運便將此事告知嚴振利，嚴對呂俊峰便懷恨在心，一面假裝打通了思想，自動獻出破衣服兩件，母豬一個，牛一頭，各處喧揚自己打通思想了，并向大家說：『我也是窮人了，咱們要一塊澈底翻身。』一面和薛寶兌商量：『打蛇打頭，刨樹刨根』，讓薛動員山東會全体寫保結，保楊四福等，并觀察情況設計陷害呂俊峰。

二十二號，羣衆未抓到嚴振利，雖對嚴之獻物不滿，但却覺的他是參議員不大敢惹，便集中大車到楊四福家中拉東西。當嚴得到這消息後，便同薛寶兌帶着山東會的人一起到楊四福家。到時楊之東

西已被羣衆拉走兩火車，嚴振利馬上說：『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不能都拉走。』這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現農會副會長）再也忍不住了。向大家說：『窮弟兄們！今天翻身不翻身就看這一回了，咱們不要給楊四福留一點東西，把他過去坑咱的都還給咱。』嚴振利聽後馬上大聲說：『我是縣指定的參議員（假的——作者註），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有事我撐。』說罷他又向山東會人說：『願意給老楊家留東西的站到這邊來！』他把手一指，山東會的人便都站到他指的地方去了。起財物的羣衆有些胆小的聽見了嚴的口氣這樣大，也只得站了過去，剩下的只是少數積極份子不得不返回去。王化東當時便問劉景運爲什麼不拉東西，劉景運却說：『這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二十二號下午，嚴振利看事情要鬧大了遂召集劉景運、薛寶兌開會，擬定的計劃爲：（一）先捕起呂俊峰免去後患（呂對他材料最清楚），并捕起過去當過胡子的張長儉，一面藉此混亂羣衆視聽，一面利用張咬政權的人。（二）以政府名義召開羣衆大會殺之。（三）佈置和捏造事實并找出原告人來告呂俊峰。（四）槍斃後以捕捉對担架隊造謠的人（此時有人說担架隊在前方都打死了）爲名，每街組織二十個人準備收繳街公所的槍，繼之捕捉對槍殺呂，張不滿的人。總之此時嚴振利已由秘密轉入公開了，并企圖假借民意和以槍斃壞蛋爲名，混亂一般羣衆視聽，打擊和恫嚇少數積極份子，達到長期掌握喇嘛甸統治的目的。

（三）大翻把

他們佈置好後，薛寶兌便忙着動員山東會的人，準備在大會上隨聲附和。嚴振利、劉景運去佈置

原告。第二天（二十三號）十一點鐘，他便通知各街開會，當時農會以爲是街政府召集的，街政府以爲是農會召集的便都來了。羣衆到齊後（呂、張在內），嚴便講話說：『今天咱們開會，要想澈底翻身，必須剷除壞蛋，對不對？』下面叫『對！』他又說：『今天咱們要除壞蛋，呂俊峰、張長儉是壞蛋，咱們要捆起來，您們說對不對！』下面山東會便大叫『對！』有些不明真相的羣衆以爲在大會上叫喚，誰是壞蛋一定不假，又知道張長儉過去當過胡子，便也隨波逐流的叫喚『對！』在這種情形下便把呂、張二人綁起來了。

第二天（二十四日），嚴、劉又召集大會，當場審訊呂、張二人，在宣佈罪行時唸道：『呂俊峰第一條是福興隆告他過去買他缸沒給錢。（二）當過胡子。（三）樊成德告他在前次鬥爭中檢查他家時，私自裝起懷錶一塊，金溜子兩個，三十六尺花旗布。』（以上這些原告事後證實全是嚴在兩天中強迫着告的）又宣佈張長儉是胡子。說完便問呂是否承認，當呂不承認時便打，連過去被鬥被押的地主奸商劉長庚、劉守勤也拿着大棒子打，嚴、劉、薛更強迫老百姓去打，誰不打就威嚇說：『你是和他們同謀吧！打有我啦！我到縣上一說就行了！』使得羣衆含着眼淚打。最後，呂終因受刑不過便承認了。臨畫押時呂俊峰向大家哭道：『我冤枉哪！』

另在審訊呂俊峰時，嚴振利又將張長儉帶到一個小屋裡說：『你在承認你當胡子時要咬住王衛長（王景林），並要說是他們幾個人選舉壞蛋呂俊峰當自衛隊長的。』在種種威脅下，張長儉不得不向大家面前說：『王衛長也是胡子，壞蛋（？）呂俊峰當自衛隊長是王衛長、于效民、張冠軍選的（以上都是好人）。』這樣更便於嚴、劉等進一步捕捉政權幹部，達到一網打盡的毒計。

呂、張審訊完了，便都帶在一邊，嚴、劉向下面叫道：「該殺不該殺？」下面由於有山東會的操縱，都說：「該殺！」接着便綁上大車了。大車臨走時，呂俊峰向到會的人叫道：「同志們，窮弟兄們！您跟着我叫：祝革命早日成功！共產黨萬歲！活着爲了工作，死了也是工作。」當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眼裡含着淚帶着幾個窮弟兄隨着喊：「被嚴、劉等制止了。就這樣我們的呂俊峰同志就在七月二十四號下午被反動派殺死了。」

遂後因該事件被政府及早發覺，主犯全部落網。想把街政權一網打盡的狡計成了泡影。并以命償還了死者。

(李) (海) (山) (訴) (告)

四〇

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個光人（身上衣服還是鬪爭果實）。賠了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賠了一套鍋盔瓢盆，賠了一個吊鏟！

常安區積極份子訓練班

姜樹人記錄

從我媽死去以後，我就和我爹給人家抗大活，十二那年就放豬，時常豬上地就被東家打罵。

記得我十六那年給張三麻子抗活，皆因我放豬晚了一點，張顯耀把我按在地下好一頓打，次後我急了，當時拿起棒子把他也打了幾下；我卜幾歲小孩子那能打過他呢？他這回看着我打他了，他也急了，把我打完後就不叫我在他家幹活了，我跑到我爹那一商量，叫我爹給我個法。正在那陣子，聽說哈爾濱賣洋工掙錢多；還輕巧不累人，核計好了之後，我們爺倆就上哈爾濱去了。

到了哈爾濱很巧，遇着叫賣洋工的，我們爺倆就下去了，到那一看是修飛機場，大夥幹的都不太使勁，我們爺倆拚命的幹，不論日本子在不在，我是一個勁的幹，在這幹有三個多月吧，等一算賬，錢都叫把頭給攔啦，這時節快要到冬天啦，也不能動土了，日本子就把我們爺倆趕出來，我們爺倆一算計說咱回家吧，我爹說：『家啊！咱那有家。』當時我一聽爹的話，說的我好傷心，我就哭了，我爹看我哭他也哭，我們爺倆大哭一場，我爹邊哭邊說：『咱爺們真太苦了。』後來一個工友把我們爺

倆送到電業局去賣工夫，誰知道電業局的活還累還險，天天都壓死人，我們爺倆看着這個險，不幹又不行，我們爺倆又哭了。第三天輪到我爹下地穴了；那時地穴誰也不敢下，下去十個好了能上來五個，不下又不行，等第二天我爹上來了，雖說沒有死；吓病了，在那養病又不行，我打算和我爹走，日本子又不讓，後來千方百計，磕頭做揖的才設法回了家。

這回又沒掙着錢，到誰家去養病也不行，此後只好到我姐家去養，等我爹病好以後，正好快開春，我們爺倆遂跟地主侯玉田家裡講好，我爹打更我放豬，到第二年我爹和侯玉田種瓜分青，叫我給他家做飯，年蓄月賺，省吃儉用的掙了幾個錢，侯玉田看我們掙了幾個錢，紅了眼，就串攏我爹看牌（賭錢）；我爹本來不會看牌，侯玉田說：『我給你把招。』就這樣三串攏兩串攏我爹有點活動心思，我爹是個老實人，再加上侯玉田老說看面子，我爹一想就憑侯六爺跟我一個窮小子老講面子別不開通，再說就是輸幾個也應當順順這個人情，當天晚上就看了，一下去就沒帶着底，越輸越想撈，越撈越深，一氣把我們爺倆二年掙的錢完全輸淨，我爹一股火就病了；還正趕上那屯子鬧窩子病，連我也有病了，此後病的更厲害，侯玉田就說話了，叫我快點滾，我一想心裡很難過，在他家抗幾年活，好容易掙幾個錢都叫他們串攏去了，這陣兒錢沒有了又病了還往外趕，我就得給他說拜年話，後來他對我說我爹不行了，得往外抬，我一看我爹還不要緊，我說：『六叔呀！你老修點好吧！我爹死不了，這陣兒你把他抬出去，外頭那麼冷不得凍死嗎？』侯玉田說：『扯他媽王八蛋！還沒死？都出解屍汗了，往外抬吧！』他們一窩蜂似的把我爹抬出去了，抬到房門的時節，我爹把門一把拉住了，那陣兒我爹雖不會說話，他的哼哼聲還很大，侯玉田把我爹的手從門上拉下，抬着我爹就送到場院去了，此後不大一會兒，我

爹的哼哼聲音更大了，我又起不來病的很厲害。此後聽我爹的聲音好像小了，我真急了，當時咬着牙挺起來，一點點的爬出去，好容易爬到了我爹的身旁邊，我用手在我爹的嘴上一摸，還有一口氣，我想這樣再凍下去準死，自個一傷心就昏過去了。在我醒的時候，侯玉田站在我身旁，罵我說：『叫他倆死在一塊吧！往棺材裡裝！』我自個說不能死呀！六叔你老做點德，千萬別往棺材裡裝。侯玉田說：『快裝，快裝！』在這個時候我姐夫來了，他說：『先不要裝，看那樣死不了，以後要再重就到我家去。』侯玉田當時答應了，我姐夫把我摻到房裡去，他就走了。侯玉田又進了房，問我說：『你爹吃藥錢和買棺材錢這些你能給嗎？』我說：『六叔你老放心，我好了掙錢一定給你，一年不窮二年，早早晚晚準能還够你。』當天晚上侯玉田告訴我說：『你爹已經死了，你就不用慌着了。』我那會兒說不上怎麼難過，我的眼淚都乾了，他又說：『得找個人看着你，別死在屋裡。』此後我說：『好吧！』遂僱了一個姓王的看着我，侯玉田告訴姓王的說：『看他不行就往外拉，不要死在房裡。』頂過半夜吧！我覺着心裏難受，昏昏沉沉的我就過去了，等醒來之後一看身上是姓王的老頭給我蓋的麻袋，我出了一身透汗，自個覺着輕巧一點，心裏也有了底。不一會兒，侯玉田又來了，問我說：『你怎樣心裏有底呀？不大離就敢快。』我說：『不要緊心裏有底。』

從打出這一身透汗之後，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見好，侯玉田告訴我坐着不許可我躺着，他對我監視的特別厲害。等我的病剛剛見點好，能支持一些了，他叫我給他們做飯，我不幹不行，強支持到鍋台旁邊去取米，身上一點勁也沒有，把一個盆打了，他立時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子，他的小老婆叫我給他劈柴火，我說不能劈，她有氣了，自個去劈把碗架子磕倒了反而怨我不給他劈，又打了我幾下子，他當時

又和我要錢，我說沒有，他說你有東西也行，我說家裡就有一個小破櫃，他說你家還有一個吊爐呢？我不願意賣，他逼迫我，沒法就把吊爐拿來賣給他，明明能值一千多元錢他只給我三百元錢就買去了。

這陣兒又快到講活的時候了，他又使上了手腕，叫我再給他抗活，說給我一畝好地種瓜子，另外還給我八百元錢。我和他講好了：地是上等地，不論大小工都由他出。我自個也很滿意。等到種地的時候，他給我的却是最壞的地，我問他，他說這地好，我說不好，後來他沒啥說的了，許可多給三畝地，等種上了後，我一打聽別人，人家都說六畝地，我問他，他說是一畝三畝，我也沒法跟他爭，只好吃點虧，等到瓜子出來以後，被蟲子都給吃了，我坐地裡傷心的哭了一場，我說：『不要地了，給我錢吧！』他說：『那有那個好事，你想法把那點地種上。』後來我到很遠的地方買來的早穀子，一共是三升，他說他給種，打發我幹別的去，不叫我看，他給種的特別稀，才用了一升穀子，剩下的穀子他用了。到秋天一割才割了一百二十捆，收到場院，他明明知道我用錢，他就是不給我打，我催他好幾回還不給打，此後我想把割下來的穀子要賣給後院的老王家，跟老王家一講就妥了，給二千五百元錢。偏偏又叫侯玉田知道了，他到老王家說：『你們這家人家真「個路」，人家小孩子幹了一年不容易，爲啥化那幾個大錢，買他那些穀子。』王家一想這事情也對，若是買的話好像估便宜似的，說啥也不要了，我問侯玉田說：『你爲啥不叫我賣？』侯玉田說：『你等著櫃上有工夫給你打多好，何必賣呢！』我說：『等不了啦，再等幾天更冷了我還得買衣服呢！』侯玉田說：『那你實在等不了，就賣給櫃上吧！何必賣給外人呢？』我說你要也好，侯玉田說：『我也不少給你，照著七百塊錢。』我說：『人家

「老王家給我二千五百塊錢，那能差那些呢？」當時侯玉田急了，他說：「你願意也得幹不願意也得幹。」我一想眼瞅着到了冬天啦，我怕他把我趕出去，我又和他好好說：「你老不在乎這幾個錢！」以後只給一千二百塊錢，我只好吃虧，一個窮人有啥招可想，他又說：「你不要街上去買布了，我家裡啥布都有，還不能多算錢。」我就在他那買了十幾尺布，拿到我姐姐那去做，誰知道那布太硬了做不上，拿回去換他又不可，只得用那布好好歹歹的做上了，我問他布的行市多少錢？他老說好說，不能多算，到了算賬的時候，壞布合我十二元一尺，別人只賣六元錢，多合一半；黃棉布合我二十五元錢一尺，別人賣十八元錢，他還問我貴不貴？我說別人好布賣十八元錢，壞布賣六元錢，他說：「我這行市不貴，你若是怕貴給我布。」本來他也知道我沒有錢買布，我又吃一下子虧。另外，我爹死那陣用他一口棺材，合我七百元錢，那陣棺材好了值三百元錢，我一想吃虧吃到底吧！只要不外趕就行了，次後屯子哄哄鬧門爭了，都說勞金能分地，侯玉田對我說：「門誰他也不能鬥咱們爺們，咱爺們有人。」我一想也對，人家有錢啥都買動了。此後他叫我走，我不願意走，他說虧他的錢不要了，另外又給我五百元錢，我想要走，另一個勞金告訴我別走，說是幾天就能分兩垧好地，我聽着這話很樂，在我姐姐家裡等着分地，等幾天也沒信，侯玉田上我姐姐家裡去看看了我，他說：「你等着分我的地呢！那你可瞎想，你也不想，我們家你六哥當上了大官，誰還敢分我呀，那不胡想呢！」我一想對呀，別等着了，此後我就參軍了，之後聽說把他抓住了，我打算立時回來搞他，因我們上珠河開沒能去，到珠河以後，聽說把他槍斃了，我這口氣才出了。

血腥的發家史

羅立韻

——地主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的？——

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

蒲寶祥是賓縣中興村蒲家屯的住戶，他有六個兒子：大兒子叫世芳，二兒子叫世才，三兒子叫世英，四兒子叫世榮，五兒子叫世忠，六兒子叫世祿。蒲家有二百畝地，十四匹馬，十五頭牛，卅隻羊，四輛車，四十五間房子，三處窩棚，十三個勞金，除僱工經營者外，其餘地均出租。蒲寶祥有二房老婆，大兒子有三房老婆，二兒子有二房老婆，五兒子有三房老婆，三兒子，四兒子，六兒子均一房老婆。

蒲寶祥原籍關裡人，來時啥也沒有，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

乍一來，他住在遠房親戚蒲寶增處，不久娶了袁永山的妹子，之後就連續的生了六個兒子。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大兒子蒲世芳已長大成人，到三月間，爲了要奪取蒲寶增的財產，父子倆人就起了謀殺之心。一天他們把蒲寶增的兒子大裙子叫來，蒲寶祥對大裙子說：「你爹這大歲數，幹不了多少活，留着他幹啥？把你也給連累了，他死後，財產都歸你，該有多消停。」大裙子雖然是個傻子，但他知道謀害老人是不孝的，所以他就沒有再和他們撈下去。

種小麥的一天早晨，天剛放亮，蒲寶祥叫大裙子去篩麥種。大裙子剛走出去，蒲世芳父子倆人就手

洋砲衝進蒲寶增的房裡，蒲還未起來。蒲寶祥就當頭放了一洋砲，砲子從牆頂進，從小肚子出，血流不止，立刻就斷了氣。大裙子聽見砲響就急轉回來，只瞪到着眼瞅着爹身旁的一灘血，啥也沒吶。蒲寶祥搶上去說：「洋炮走火把你爹打死了，這也沒法子，往後咱們一起過吧。」大裙子仍髮吶氣。吃過早飯，帶着馬槽、麥種和一付犁杖，大家就下地了。剛到地裡，蒲世芳父子倆就把犁杖扔一邊，對大裙子說：「你把爹害死，現在該活埋你了。」於是就把大裙子按入馬槽。用繩子捆上，扔進早已挖好的土坑，就這樣，大裙子被活埋了。之後，把大裙子的媳婦賣出幾百里地外，又把大照（即地照）改成自己的名字，蒲寶增的四十垧熟地和荒山地就成了蒲寶祥的了。

九一八事變後，一切事情均由蒲世芳出面，蒲寶祥只坐享清福。不久，蒲世芳又當上了偽區長，以後就更抖起來了。偽康德二年的臘月間，有石和石坤二兄弟無錢拿大租，便向蒲世芳借一千吊錢，講好四分期，來年秋天還。蒲世芳想買石和石坤的那份地，所以很快就讓他們還錢，說自己等着錢買馬。他們二人沒錢還不起，於是蒲世芳就託申志輝去給他們二人說：「還不起錢，可把地留給蒲家。石和石坤二人尋思來尋思去就沒了着落，不賣地吧又沒錢還，蒲家迫的挺緊，賣地吧又非賣給蒲家不可，價錢太低。沒法，只好將七垧中流地賣了，每垧地蒲家只給六十元，行價是九十，七垧地就吃虧二百一十元。」

偽康德三年的二月間，李生死了爹，接着又沒了媽，留下了一邦小兄弟，發送爹媽時拉下了一身飢荒。李生想把僅有的幾垧地賣了還飢荒，但沒人敢要，因為李生的地頭搭着蒲世芳的地頭，李生就去問蒲世芳要不要，結果，二垧川地、三垧薄地、三垧山林地，蒲世芳只給了二百五十元。二垧川地平

得像手掌心，按當時行價能值三百元，三垧山林地都是一丈多高的大柞木樹，已經能打柴了，過了十來天，山上已解凍，蒲世芳就把這一片樹林作爲柴火賣出，留下自己燒的外，就得了三百五十元，除了將買八垧地的錢賺回來外，還落了一百元。當時村中百姓都偷偷的說：『人死了，一文不值半文錢就拆騰了！』從此，李生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跑腿戶。

同年四月間，蒲世芳已有了二房老婆，但他又把石太的媳婦佔有了。石太已去世多年，石太媳婦領着兩個小子一個閨女過日子，蒲世芳就沒白沒黑的去串門，他對石寡婦說：『年紀輕輕當小寡婦有啥意思，你隨了我，我還能帮你把小孩拉扯大。』石寡婦不依，他就說：『依也得依，不依也得依。』于是就三天兩頭的到石寡婦家過夜了。

到偽康德四年的時候，蒲世芳嫌地還太少，所以就佔了半拉山，叫陳有林來給他開荒。陳有林的哥哥陳有山和陳有林的爹陳海也來了，他們先用鎬頭刨樹根，刨二十鎬才能刨出一顆柳條根。鎬頭重，使勁又猛，震得手腕都裂了口，血流在鎬頭把上。到晚上裂口封住了，第二天一幹活，太陽一晒又裂開了，痛的沒法，還得要使勁刨。刨完樹根後，再用犁杖耩出。這一春天，爹兒三個開了十三垧荒地，再搭上四垧薄地，一共向蒲世芳租了十七垧地種。因爲是生荒地，所以只一担租子，並借給五担五吃糧。到秋天每垧地只收二担二，除一担租子外再還牛具錢，又還五担五吃糧加上三担五利息，啥也沒撈着，連工夫都搭上。第二年蒲世芳把租子加到二担二，他說：『不怕，我借給你們種子，借給你們吃糧，今年地有底了，收成一定好。』這年陳有林他們種了七垧麥子，其餘十垧種大田，七月間麥子割下拉回，揚完場後，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蒲就跑到陳屋裡翻櫃倒箱，結果連一顆麥粒都沒

翻出。秋收後，每垧地打了三担六，除了給租子，還牛具錢，還種子，還吃糧，餘下的糧食蒲全部拿去出荷，陳有林又啥也沒撈着。因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所以把地也抽回了。冬天，勞工要到蒲世芳侄子蒲召林的頭上，蒲世芳和郭勞工股長一合計，就把陳有林抓來頂他侄子的數。陳有林對勞工股長說：「這回不是該蒲召林去嗎？」話還沒說完，就拍拍上來兩個嘴巴。第二天貼响，陳有林就出發到長春去修火車道。

偽康德七年頭上，蒲世芳嫌房子住的不寬敞，決定再修一個大院套。三月初，全村二百八十戶人家全都捲入這一大的建築，蒲世芳的當差陳宏跑去對孫占清說：「你給區長拉房木呢還是出官車？」孫占清說：「給區長拉房木。」結果，去大青山拉三天木頭，拉一天半石頭，拉一天苦房草，拉一天樣子。蒲世芳叫豬倌傻柱子去山裡推木頭，豬倌說：「我給你講的是放豬沒講去山裡推木頭。」蒲世芳說：「強個啥玩意，快滾。」傻柱子到山上去推木頭，木頭滑下來，把他腳後跟的骨頭砸飛了，以後傻柱子走起來路一蹶一蹶的，放豬攆不上，就被蒲世芳趕了出來，傻柱子沒法，就拉棍棒，四面八方去要吃。陳有林也給蒲做了八天泥水活，倒了六天房木，抬了四天石頭，最後一天，右手中指節骨叫石頭砸傷了，至今還老粗。建築房院的全部工程，如拉房木、平房場、拉石頭、拉黃土、豎房子、插大牆、拉苦房草、脫坯、搭炕、壘院套、打水井等一切大小活，都是中興村的老百姓全部包攬承送的。上山裡去拉木頭時一去就二十幾輛大轎轎車，車馬一大溜都看不到頭。一座大牆方圓六十丈長，就整整化了九百個工，加上上房五間，東西下屋十間，院外三間，一個院套，四個炮台，一口井，連大牆工在內，總共花去二千個整工。三月動工，七月修竣。

爲康德八年正月間，王樹生家着了火，只剩下馬一驢，八張嘴，心想租種一點蒲家的地，蒲家不願意，因王家拉了一身饑荒，怕連累自己。後來王樹生請了幾個屯鄰，烙了白麵餅，熬的粉條豬肉，請蒲世芳吃飯，在桌面上他答應王世海三垧地（山頭地不打糧）四六榜外青（東四夥六）。王樹生和爹王世海，祖父王景六三人，把三垧地操操心心伺候了三四遍，秋天共打了十四担糧，蒲世芳一看，心想：『不大離，能幹活，鬼子都不拉屎的地還一垧地打四担五還多。』王樹生提出四成，共五擔六給蒲世芳，每垧地出荷一擔三，共三擔九給蒲世芳。因這三垧地是黑地，蒲本人不用出荷，王樹生出荷的糧就歸他得，還剩四担五。蒲世芳就說：『把驢子馬賣了還飢荒，給我榜裡青。』結果驢馬賣了，還了飢荒，搬到他院裡，第二年爺孫三個種十四垧地，對半分青，對半出荷，先借了五担吃糧，十四垧地中有三垧是新創的荒地，秋天共打五十六担糧，蒲世芳就搯斗要糧，十四垧應出荷四噸，他硬叫交五噸，五噸共二十二担，還種籽二担八，還剩三十担，二家分，每家得十五担，再還五担吃糧加上三担利息，還剩七担。第三年種了十九垧，蒲世芳借出十條牛，只有五條能使，其餘五條都是二三歲崽子，只能白貼草料不能使。春起又借了七担吃糧，他把糧食作成價，秋後按價還，行市三十，他却作五十，吃虧五分之二。天天滾，日日滾，年年滾，一年到了頭，榜青的啥也擡不着，連一張嘴都糊不住，而蒲世芳却年年增加新糧倉。

爲康德八年的十月間，蒲世芳家還有廿担出荷未交齊，縣上派了縣警察所的警政陳宏輪來催，蒲世芳又把這二十担出荷攤到各戶下，就叫當差的陳宏去各家要。陳宏跑到宋保和家裡，宋保和說不欠出荷，陳宏就說：『區長命令，不管欠不欠都得交。』陳宏回去，把宋保和說的話向蒲世芳說了一

遍，蒲就記恨在心，剛好警政陳宏輪來到蒲家，蒲世芳就鮮桃鮮菓烟礮冰糖擺了一桌，然後給警政說：『宋保和違抗『國家』命令不出荷，埋起四担小米，非打才能招出。當天晚上，中興村七個屯子的老百姓都集合在蒲家屯，開會的時候全都跪在地上，警政問誰家欠出荷，誰家把糧食埋起來，宋保和說自己不欠出荷，沒埋糧食。警政還未聽罷，就用二寸寬，一指厚，二尺多長的硬板打手心，二手腫得三寸厚時才換打嘴巴，嘴都被打歪了，兩耳直冒血，打急了的時候，宋保和承認回家刨糧食。揍完宋保和後就揍韓登祥、陳有林、王炳山、張玉林等人，限三天把糧食交齊，否則再揍。宋保和回到家，一尋思，那來糧食呢，一急，就找了根繩子，拴在棚桿上，繩套也繫好了，正預備把脖子套進去時，兒媳婦醒來看見了，結果全家人都起來，宋保和就沒死成。第三天頭晌，宋保和全身發青，二耳淌血水，睜着眼睛直挺挺的就死在炕上了。第三天下晌，糧食纔算是交齊了，但連豆角籽、紅芸豆、苞米種都交了出來，家家房上斷炊了，過了卜來天，蒲世芳就往外借糧了。當時小米市價二十元一斗，他賣廿五元一斗，上街買吧沒現錢，借了他的糧食春天就得給他剷地，剷地行價二元五，他只給二元，借他一斗小米，就要給他剷十二個半整工的地。

同年臘月，蒲世芳又看中了孫寡婦的七垧川地。孫寡婦領着二個小子二個閨女過日子，大兒子叫孫茂先，小兒子叫孫茂書，孫寡婦住在張殿君屯。張殿君有六十垧地，還當排長，又和蒲世芳是醜頭兄弟，因此蒲就托張殿君做地媒。張殿君就到孫寡婦那裡去勸她賣地，孫寡婦也正窮得要賣地，正巧是一個買、一個賣，但孫寡婦的小兒子孫茂書却說：『我不樂意賣給蒲世芳，明明一垧地值一萬，他就只給七千。』蒲世芳知道後就說：『我是區長，我不給換照，他能賣給誰。』沒法，孫茂書把六垧

川地賣給他，自己留了一垧川地，每垧川地值二百五十元，蒲每垧只給了一百八十元。蒲想把孫留下的
一垧也買過來，孫不幹，孫要留着養媽的老，蒲心裡就不痛快，來年春天種地時，孫茂書在地邊上挖
了一條小溝，作爲劃清孫蒲土地界限之用，下雨時水一沖，水就淌到蒲的地裡，蒲就更不痛快了。于
是把高麗帽子的警察王煥清和寧遠街的警察陸紅林請來，大煙燈炕上一擺，抽足大煙吃過飯以後，蒲
世芳就給這兩個警察說孫茂書是臭球子，滾刀肉（即生死不怕啥壞事都幹），惡霸土豪，又摸又偷，
並叫警察把孫砸死。警察答應了每人得了一百元，蒲世芳又和警察合計只打半死，然後蒲再去保，以
落過好名。當天晚上，已點燈半天了，兩個警察領了十幾個青年團就到張殿君屯去，孫茂書不在，到
妹子家去了，他們立即就趕到前丁屯，攆出來就用劈柴片子朝腦瓜頂臉蛋上身上死勁的揍，腦瓜頂都成
了大紫包，後又把大手指頭吊在棚桿上用碗粗的木棒擗了廿十來下，解下來跪在劈柴片子稜上，膝蓋跪
的漆青，一個丁老頭出來求情後，才沒跪稜上面跪地上了。第二天一早，孫寡婦趕到，看見自己兒子
打成這樣，眼淚就劈拍的滾下來，求警察放了他兒子。警察說：「沒區長的命令咱是不能放的。」
於是孫寡婦就去見區長，區長正坐在四方靠椅裡，一手端着茶水問：「打的怎樣？」「爲啥打？」「那
裡的警察？」「姓什麼，叫什麼？」「肩牌上幾個花？」問了一陣之後，就跟孫寡婦走了，蒲世芳到了那
裡，見了警察就滿招呼「多啥來的？」蒲和二警察就坐在炕上抽開了洋煙，蒲又叫孫寡婦買了二份大
煙給兩個警察抽，抽完後，蒲就問警察爲啥打？警察說是因爲臭球子滾刀肉，連偷帶摸，蒲世芳就朝
孫茂書說：「往後要學好，別耍臭球子，大叔來保你，以後能改過不？」孫茂書輕聲的答：「能。」
於是，留下給媽養老的一垧川地作爲謝禮，而送給蒲世芳了。

蒲寶祥來時是隻身空手，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却一躍而成爲家人業大的大地主。妻兒滿堂，驟馬成群，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呢？上面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無數人的血汗和人命成爲他豐足家產的基石，他以一雙血腥的手起家發財，這是多麼血腥的一雙手呵！

三十條人命的兇犯

地主王三婊子罪惡發家史

王家燒鍋在鶴立縣東邊吉祥村，它的主人王瑞五綽號叫『東霸天』，原籍是安東省寬甸縣貔子溝人，弟兄三個，家中窮的連間房子都沒有，老三娶親在大窪地裡拜的天地。老二和老三都是坑崩拐騙的手，啥壞事都作，還『有駱駝不說狗』淨挑人的幹，人們都管他兩叫『二婊子』三婊子。二婊子勾結胡子，輸打贏要耍大錢，因為得罪人太多，在家住不了啦，就跑到湯原縣。三婊子隨後也趕來，合夥領了一方多地，幾年工夫，日子慢慢過發了，老三就起了黑心，不認親骨肉，以通胡子為罪名，一張黑呈子將二婊子告倒，二婊子蹲了大獄，一蹲十二年，他的四個兒子，三個被王三婊子派人推到湯旺河裡淹死了，小的一個活活餓死，三個兒子的媳婦也被王三婊子賣掉，於是這份財產都為三婊子獨佔。從此以後，他的狠毒心腸就出名了，大人小孩一聽王三婊子的名子，無不伸舌頭的。王三婊子老了，家裡更加興騰起來，結交警察，聯絡官項（官廳之意），地面上沒人敢惹，大夥就推她當了東三團的團總，屯長是他四兒子，警察所長是他女婿。敵人佔了東北，併集團時，日本人叫他移進圍子裡。他聯絡說：情愿出錢重修圍子，把他家圍進去，就不用搬了。日本人答應後他就叫全屯人來修圍子，連小孩和有病的都得去，做的慢一點就打，那次挨打的人可多啦。那時他真趕上皇上啦，出出進進都是馬隊接送，大院套的崗，左一道，右一道，不知設有多少層，湯原縣東沒有能和他比的，都叫他『東霸天』。他家中小哥幾個都掛着盒子，假借名義，私立公堂，隨便就能打人殺人，比閻羅殿還蝎虎！他仗着勢力

狠狠的攆錢，越攆越不嫌多，連有錢人都吃不住啦。於是聯名將他告了，押在湯原縣。三孃子心想：「這回怎麼也不好了啦！」誰知在那又碰見他二哥，他二哥在獄裡升成了獄頭啦，他一見他二哥就跪着哭了一頓，二哥心軟了，就想法把他放出來，後來知道了三孃子把他全家都害了，又和他打官司，也沒打過他。三孃子成天想來錢的道，後來就謀劃要開燒鍋油房，正巧有一焦旅在當地收大煙稅，剛剛收好，叫日本人趕跑了。老啦（很多的意思）的大煙，都叫三孃子得啦！這樣就把燒鍋油房修了起來，並強迫全屯不管大小戶都寫糧食，寫上了便要，比欠他的還追得蝎虎，有的小戶挨餓也要拿出糧來給他們燒酒，燒了酒榨出油賣了錢不還糧食，又開了一個東興恒雜貨舖，修了個大院套，真趕上一個小屯子大啦。

他賣酒對了不少涼水，燒鍋裡專門有個人成天挑水往酒裡對，冬天去領酒，還沒有走到家，瓶子就凍成兩半了。酒未喝着還白賠了個棒子。

工人們想買點酒喝，他先罵一頓：「我們是給官家燒酒，不是給你預備的！」哀求半天，才賣給一斤。

他燒酒自己掙錢，可是燒的煤却叫全屯給拉去，他說：「是給官家燒酒，拉煤是出官車，不能給錢。」

日本子曾給他四十萬元和二千多斤酒精來修理燒鍋，他自己都私吞了，要戶下攤錢，大夥出修理費。

偽德康六年到八年，這兩年過賤年（開年景），全屯老的、小的、病的都沒有食糧，吃橡子麵，

可是燒鍋用糧燒酒一直沒斷。

王家燒鍋千萬萬的家底子，大部份是從地裡來的，先前他種一百多垧地，繳照以後，他和日人連絡好，隨便種小戶的地，他看着那塊地好，上日本人那起個證明，就把小戶趕了，前前後後叫他搶了五百多垧好地。這些地都是年青力壯的勞金侍弄的，勞金生活頂苦，歡崩亂跳的小伙子，鐵打的漢子，一進了他燒鍋，過不上一二年，就變了樣子。勞金們死了，他還借著死鬼的名字，領到一份配給。他有三樣法寶：一是賭錢輸盡；二是大煙過癮；三是幹活要命。三婊子成天罵：『臭要酸飯的，王三爺使喚的錢不是你們的，貓狗洞裡鑽出來的人使不清，死上幾個算不了什麼，死貓死狗還覺得短點什麼，死了張三來了李四，就是常叫新名字嫌咬點嘴！』王三婊子爲工人們準備的真週全，燒鍋、油房、粉房、豆腐房、藥舖、大煙箱、雜貨舖、木匠舖、鐵匠爐，要啥有啥，就是比別人都貴。此外，櫃上還設有各種賭局：寶局、馬掌、牌九，樣樣俱全。三婊子甜言蜜語勾引人說：『兄弟你來湊一手，保險能贏，越不會，手氣越旺。』勾引上了，就越幹越大。除了賭錢，他還引勞金們吸大煙，一個大煙能掙二角錢，一個大煙證能分一半。這樣，在他家幹活的，不但掙不了錢，而且年年短櫃上的。

到他家幹活的，大都是出於無奈，一些跑腿的沒戶口證明書，他不給起，強迫要人家給他幹活，不然就要抓浮浪出勞工。在他家幹活的，前前後後有一千多，都挨過打罵，死的人也數不清，算起來也有三四十。

有一個種菜老頭的姪子叫三婊子害死啦，後來老頭知道了這件事，三婊子心思：『不除去他，是

會露風的。」就用毒藥把老頭也害死了。

黃石匠和三姨子一塊喝酒，不知怎麼吵起來啦，三姨子就叫他幾個兒子打黃石匠，打得皮開肉爛，流了很多血，那時是二月天氣，血在胸脯上凍的多老高，打完了就綁在車腳上，凍了個半死。

有個老山東給他抗活，老實儉省，什麼錢也不花，四五年存了一些錢，三姨子看他說的騙錢法都不行，又想出了個新的辦法來：叫他孩子拜老頭子當乾老，過年過節叫他買東西給錢，把他錢騙了個精光！不能回家，就死在他家啦！

有個給他抗活的，家裡父親病啦，他哥來找他回去，三姨子說：『你回去得把我雇工夫錢給包出來！』幹活的沒錢找，他就當着一百多勞金大罵，結果給他跪下叩了一頓頭，又幹下去了，父親死了也不能去看。

有一個小半拉子挨了打跳牆要跑，他一吆呼，他的幾個兒子都拿着盒子槍出來，把這孩子打死了。還有一小孩踩麪子，叫三姨子一脚踢死了，三姨子怕他家向他要人命，就出了幾個錢運動大家，再大伙就說是病死的。

老王頭有二個兒子，都給他幹活，因為一點小事，就打的老王頭的鼻子裡直穿血，旁邊兩個兒子，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一歲，從小就沒有媽，就有爹是親人，瞅着老子挨打，想上去拉又不敢，眼看就要打死啦，他倆就大哭起來，哭惱了王三姨子，拿着棍子不分頭臉的打了一頓，打的兩個孩子直叫，三姨子還罵：『你爹沒死嚷什麼，就是打死了，在我王三爺家也不能哭一聲！』

王寶才給他編炕席，三姨子給他領大煙證，講明對半分，有一次王寶才扎煙針中了毒，胳膊腫的

像大隗一樣粗，肉皮掙的硫璃燈似的，上街去扎骨。棒一交，把胳膊跌斷了，成天痛的直叫喚，三娘子還找他要多吸的大煙，吸完了吐不出來。王寶才又躺在炕上不能幹活，三娘子非趕他出來不行，短的錢也不能放過，非叫王的兒子來做工把錢補上，王的兒子流着眼淚哀告：『三爺！你瞧我爹在炕上不能下地，沒有人管不餓死了嗎？』三娘子把臉一橫說：『你爹死了算什麼，短我錢不給幹活就不行！』王的兒子只好含着眼淚離開他要死的爹，給三娘子幹活去了。

胡打頭，劉復，趙山東，都是給他幹了多年活的勞金，血吸乾了，累出了癆病，吐了不少血，不能吃，也不能喝，連個睡的地方都揮不出來，三娘子罵着往外趕，喝着：『走！走！我不能養活吃白食的，我這不是養老院！』他們幾個都是孤人，舉目無親，又老又病，叫他趕出來以後，不知往那投奔。

有個楊福，是山東人，在他家抗活，要使喚錢，他不給，還說：『你要錢幹什麼，櫃上吃的，用的，使的那樣沒有？要穿的有布，要吸大煙，下館子都現成，你還要錢幹啥？』楊福氣的沒辦法說：『我要逛窩子！』他沒辦法，就給了點錢，但從此就懷恨在心。有一天楊福腳凍壞了進屋烤火，他就罵了起來：『你腳凍掉也不能烤！』楊也火啦，拿起鐮刀砍他，他進屋去拿盒子槍，楊就跑了，決心要報仇，就去當了胡子，把王老大綁去，三娘子向戶下收錢贖取，又用他小舅子換回來了。

有個楊綠在他家抗了好幾年活，三娘子騙他賭錢，總是輸了欠，到了冬天凍的衣裳穿不上，心思不能等着死，就打主意偷偷的跑了，後來叫他找了回來，揍了一頓，還給嘴裡灌屎。

有一年他家出會，叫菓醬舖一個夥計請會，抱神位，大神總不下來，他就給夥計一下子灌了五斤

酒，差點把人家醉死。

他家的罪惡數不盡，說不完，叫他家折磨死的人，光大夥知道的，就有三十多，血海，淚海，汗海，凝結成他家的財產，白骨堆成了他家的萬貫家底。在吉祥村的村裡有個亂屍崗子，他家死的勞金，都埋在那裡，大夥一走到那，就能聞到一陣惡臭，陰慘得使人倒吸兩口涼氣。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振聲

在進一步深入發動群衆運動中，對地主階級進行詳細的調查，考查其發家歷史，及其對農民的剝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可以使領導幹部了解羣衆運動發展的深度，以及對地主階級打擊的深處，而且主要的是可以啓發農民羣衆的階級覺悟。

樺川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一年了，地主階級遭受了初步打擊，已經被羣衆鬥爭一、二次和正在準備鬥爭的大、中地主共一六八名（其中大地主五七名，中地主一一一名），地主階級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等大部被分配了，但他仍保有人批的黑地、黑馬、黑糧、黑槍，以及比較貴重的浮產，他的威風還沒有澈底被打垮，他與特務、漢奸的聯系還沒有被斬斷，他們還在時時刻刻的準備『翻把』。茲將樺川各區被鬥地主的數目列表於下：

區別	大地主	中地主	合計
長發	五	八	一三
公勝	九	九	一八
營子崗	七	六	一三
太平鎮	六	一三	一九
蘇家店	四	五	九
悅來	一一	三五	四六

田祿	第十區	黑通	永安	大賚崗	總計
三	三	五	三	四	五七
六	三	一四	一四	四	一一一
		一九	一七	八	一六八

地主發家的幾種類型

在這一六八名地主中，雖然他們的發家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奪的，但其發展的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有下面的幾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名爲『開荒佔草』實則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發家的大地主。樺川本爲碩達勳達人（即俗稱老達子）的區域，他們『逐水草而居，以射獵爲業』。數十年前樺川尚是一片荒郊，渺無人煙的地區（樺川縣誌）。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吉林將軍派三姓交涉總辦曹廷杰，赴蘇蘇屯一帶勘驗荒地，以後又駭明雙榆樹，即悅來谷大屯，小營子崗，寶寶山，柳樹河一帶，準備放荒。三十二年由三姓旗務司（滿清民政科一類的組織）派佐領（官名）全亮（滿名）和委員滿祥五前來丈放，以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方收紙筆費十七吊五百文，三十四年經臨江州（即富錦，又名富克錦，待考）吳劍青司馬（官名）派起員郝聯芳續放永平社（樺川東部）各荒，每方收價七十五吊，原有小票者（三姓初放發給小

票未換照)每方五十七吊五百文，西半部歸依蘭管轄，名之曰東興鎮(即佳木斯)及火龍溝等處，多歸依蘭旗務處支配，任領戶指定地點，築室鑿井，自行開墾，逐漸始有農戶。宣統二年，樺川設治(設縣)經孟頌平監督(縣長亦曰縣知事)請准自行放荒(均見樺川縣誌)。在放荒期間，因土地便宜，有人便乘機領了大塊荒地，以後就依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而發展成爲大地主。如大賚崗的顧有堂，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至大賚崗時，便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其地界走北至大江，東至石礮，南至山，西至牛成林，於是顧有堂便從『出身貧賤』一躍而爲擁有數十方荒地的大地主了。數年之後，南滿移民越來越多，大家都想到『北大荒』領地，但許多土地都有了主了，就只好與地主『份開』，或三年不交租，這樣一來農民們辛辛苦苦的把荒地開墾起來了，但大部熟地都歸了地主所有。顧死後，由其女人當家，又長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界邊緣的土地，都霸歸已有，並成爲大賚崗的統治者。再如順山堡擁有一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張伯然，他原名張慶綸，又名慶伯然，係隨旗漢人，講武堂畢業，前清與民國初年在懷德當警務長，家住吉林北六台，擁有卅垧土地，民國二年將所有土地出賣，每垧賣一萬吊，來樺川後，前後買了一千來垧地，每垧只一百多吊，於是他由中地主一變而爲統治樺川的大地主之一了。

(二) 靠發橫財起家的大地主即所謂暴發戶大地主。黑通泡子沿的李富，來時只哥兩個，家境貧困，在江北給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船，他在江裡撈到了麵，將麵馮金溝換金子，發了洋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匿下了『金狗子』(淘金)的破棉袍(內藏許多金子)，氣死了『金狗子』，而他發了橫財，又買了五百垧地，因此他家財大富，有七十匹牲口，僱四五十名勞金，這就是所謂『不殺

窮人不富」的暴發戶地主。另外也有以自己的私槍借給跑腿子，在指定的地區當胡子，與胡子共分金銀財寶，因而暴發爲地主者。

(三) 靠敵僞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偽滿時這種類型的地主是相當普遍的。達子營的劉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僞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二三〇部隊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礦、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地，馬二三匹，僱工二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爲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更官一名）。黑道的張振青，民國時給人抗活，僞滿時，與佐木斯大特務梁金勾到一起，梁金是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除派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治了八十垧地，其爲人窮兇極惡，刮乾了黑通的地皮，還賴別人偷一棵白菜便硬罰一百元，與窮人份養母猪，下多少窩分多少窩，母猪死了還得分一半死豬（超過一般慣例）。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來佳木斯，正趕上老占東（胡子）進街，他趁機發了一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〇〇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僞滿時當了十二個圍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變賣配給品，以後，全村土地都弄到他的手裡。其辦法有二：一、用高利貸滾；二、在僞康德六年，敵人收地照，地照交到他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搞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僱四、五十名勞金，驗地時騎着馬，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家裡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

，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姘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園子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園子去。大營崗木舒吐的崔俊山，原籍奉天寬甸人，僞康德元年來大營崗，來時什麼都沒有，和西火龍溝馮輔臣十餘垧地，家有三個勞動力，自己不勞動，給燒鍋買糧食，燒鍋出十三元他給賣戶十元，幹了三年，就賺了數千元。康德四年，買了范有才三十六垧地，地價六千元，他只給了一半，范有才過去在抗聯工作，不敢在家，跑到哈爾濱，以後回來向崔要地價，崔即賴賬不給，並威脅說：『你要錢，咱們就到特務那裡去！』范懼怕出事，就算作爲罷論了。有一勞金是青份，種了四垧土豆子，秋後崔將全部土豆子都賣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敵人每斤給一元，他給青份是五角，並藉此勾上了關東軍購買系主任，從此就給關東軍辦事，無惡不作，幹了一年，賺了一萬多元，又買了黑魚屯徐夢勤二十垧地，臥龍屯老劉家二十垧地。第二年關東軍放麥籽又歸他放，他留下了三十石磨麵賣了，道錢又買了顧老太太五五垧地，七年又買了三十垧地，以後當甲長又買了三十垧。九年給合作社收買白菜，每斤扣二分五，共買了二十四噸，這一次就賺了五十多萬元，又買了本屯五十七垧地，在龍江省訥河買了一一〇垧，二十五間房子，剩下的錢，在瀋陽西關外又買了一垧菜園子，一垧菓樹園子。這樣一來，他家只九口人，却有地三六〇垧，十四匹馬，二十二間房子，財產浩大，在剝奪窮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地主家業來了。

(四) 滿圪地主。二龍山的李鳳武，他以前給地主袁顯平趕車，袁將女兒嫁他，他就給袁家管家，日本將袁家的土地收爲滿圪地，他便與日本人勾在一起，殺雞請客，溜鬚拍馬，僱廿餘人給日本人種菜（七十垧），經營二龍山僞興農合作社，將剝削的配給品，變賣給僱工，因而發了家，有斗十一

頭，馬十二匹，是二龍山的統治者，因此他成爲經營滿拓地的變相地主。

六四

(五) 轉化地主。即將土地逐漸移到工商業，變爲資本家，但其剝削的實質仍然是封建性的，因而他仍然是封建地主。悅來埠頭的沈小齋，原是埠頭的佔荒戶，全江沿都是他的地。後將土地逐漸變賣，轉入工商業與高利貸，爲康德八年時還種二百餘垧地，九年時即種一百多垧，十年時即種五、六十垧，「八一五」事變時，即種二、三十垧地，他開了糧棧，在悅來街宋程油坊，東興泰燒鍋，都有他的股本，礦山有他的買賣，哈爾濱過去也有買賣，糧棧燒鍋的高利貸特別厲害。全家都不勞動，有大司夫、外櫃、勞金等爲其效勞，兒子作日語學校的校長，其餘都是學生教員。

以上五種地主護家的典型，不管其花樣如何不同，但其護家的根源，都是依靠剝奪窮人的血汗。其剝削的主要對象爲貧僱農，下面我們想把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敘述。

地主階級的剝削方法

(甲) 對僱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一、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僱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二〇垧地，他是剝削僱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二、無限止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裡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病了，他就一脚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驛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吶！』三、用最壞的伙食，剝削抗活的體力。白萬里屯的白萬禮，種一百五六十垧地，僱六七個勞金，外加短工，他家常吃兩種飯，勞

金伙計吃的不如喂豬食，霉苞米麵還摻糠，他們自家吃的都是經常不斷的鷄魚和豬肉，白萬信不吃四條腿的，所以經常買魚和鷄，每日吸大煙，扎煙針，看馬掌（紙牌）。四、尅扣工資。抗活的不准誤一天工，誤了閑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閑工，因此有的僱工一年忙到頭，除了扣去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五、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僱工上工後（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六、設賭抽頭。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六〇垧，三個大車十四匹牲口，僱工卅餘人，依仗他與佳木斯的翻譯官有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裡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個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年鬥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來。七、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的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割忙剗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裡去，年青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八、強迫勞動。僞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僱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搾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動力。

總之，由於地主階級實行了這種種殘酷辦法統治僱工，所以東北的地主與僱工的關係，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僱工，長期的無代價的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着，即使僱工擺脫了這一地主的統治，也脫不出另外一個地主的手掌。地主階級也就在這個極端殘酷剝奪僱工的基礎上建立起家業了。

(乙) 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地主階級依靠他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對廣大的農民羣衆，實行殘酷的掠奪，以達到他集中土地集中財富的目的。地主掠奪農民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的有下列幾種：(一) 依靠土地壟斷，榨取農民的地租。悅來的地主景吉臣，是一個一百八十垧地的大地主，他每日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嫌人參不好吃，得吃人參雞蛋（用人參喂小鷄生出的蛋），有兩個老婆，用兩個丫環，一個『小打』一個大師伙，其作威作福儼如一個封建大官僚。他的土地是完全出租的，租他的地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上打租，今年秋天須將明年的租子交齊。他的剝削是最利害，其辦法也最多。可見那種荒淫生活的花費都是貧民的血汗了。(二) 高利貸的盤剝。高利貸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種是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恰恰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如給不上錢，就變成糧，叫做『坐青』；第二種是借糧，春借一斗，秋還一斗半至二斗，如趕上年荒還不上，就得破家還債；第三種是『買青』，夏季是農民準備冬衣與解決吃糧最困難的時候，油房、燒鍋、糧棧、當舖，就趁着這個機會，買農民的『青』，收糧時又是大斗大秤，農民不知吃了多少虧。油房、燒鍋、當舖的老板又常常都是大地主，地主就靠這種剝削方法，掠奪了土地與糧食。所以從這點上看，上面這幾種『坐青』，『買青』，借糧按性質來說，完全是封建剝削，而其形式則以高利貸出現的；第四種形式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套，不幾年的工夫，土地就滾到地主的手裡去了。(三) 剋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缺拮』，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四) 不平等的換工，貧僱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須頂三個人工，而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僱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

「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政治上的極端反動

地主階級是土地的壟斷者，在農村經濟上他佔着統治的地位，由這種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便產生了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舊中華民國時，地主階級掌握着政權與武裝，在地主的勢力下豢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八一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拋棄了日本後台，又與中國大地主大資本家的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企圖使中國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的落後的中國。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首先用大地主張伯然這個典型來說明。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垧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僞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潮的鼓舞，許多人夢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大頭指揮，爲敵人守駝驢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僞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混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活動，企圖組織地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的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林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往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生了

病，張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可是他雖心孝順，却沒有挽救了任德祿這條狗命。任德祿死後，這邦暗殺團想到山裡找「柳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裡派款兩萬和白麵粳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裡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另外是朱家園子的蘇文選，地一五〇垧，僞滿當屯長及協和會主事，是該屯最兇惡的統治者，外號叫「蘇扒皮」。「八一五」後他兄弟參加王福隊，工作團到朱家園子，羣衆要鬥爭他，他就暗中將王福隊勾進園子，把農會長韓林捉起來，要槍斃，叫韓林在大會上承認錯誤，再不要鬥爭他。以後工作團第二次到該村，他企圖嫁禍於人，把自己的房子燒了，反說是積極份子燒的。經鬥爭後，仍未低頭，現在還在破壞工作團，拉攏壞人，企圖組織「翻把」。

上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說明，地主階級在農村統治，是根深蒂固，有的則是「三朝元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強固的基礎的，真是所謂「百足之蟲」雖「死而不僵」的。一年來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是極其輕微的，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澈底被摧毀，因此地主階級「翻把」的活動是層出不窮的。悅來埠頭的賀小鬼，勾結了一批地主，收買了副會長兼自衛隊長，企圖顛覆農會，危害幹部；悅來連年屯的邢玉林，今春被起出四支槍，子彈數百發，他曾企圖出去當胡子；谷大屯的王鳳鳴，過去被鬥爭不澈底，現在他說：「再鬥時，拿鋤刀也鋤死幾個」；蘇家店八家子的趙喜，是個惡霸，過去沒鬥倒，他利用自己的油房，要榮譽軍人當「好漢股」，最近他唆使榮譽軍人，把工作團及村幹部都打了（傷勢很重）。其次有些地主專門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份子，實行美人計，造謠生事，以達到他破壞農會的目的。最後還有些地主，假裝進步，假裝老實，假裝勞動，

假裝窮，實行小恩小惠，甜言蜜語，企圖緩和農民對他的鬥爭。這一切事實都說明農民要取得真正的徹底翻身，必須深入鬥爭，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只有結束地主階級的幾千年的統治，廣大農民羣衆才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

認識地主階級

七〇

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藉着反動統治的政治力量，壟斷大量的土地——中國地主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但却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向廣大農民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無限度的掠奪農民的血汗作爲自己的財產，過着寄生的生活，阻碍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碍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地主階級又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代理人，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地主依附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來保存對本國農民的剝削權，來維持自己的封建統治。外國帝國主義也需要扶植當地的地主階級來充當自己的鷹犬，於是兩者互相結合，狼狽爲奸，組成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幅圖畫。就是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買辦官僚資本）與外國帝國主義者互相交織着。滿清以中國封建地主的代表與當時以英德俄（舊俄時代）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訂下了無數的賣國條約，並鎮壓了當時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代滿清而起的北洋軍閥，以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與當時以英日美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從廿一條起到五卅慘案，使帝國主義在中國開了一連串的慘案，屠殺五卅運動及反對大革命運動。代北洋軍閥而起的蔣介石，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抗戰以前與以英美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喪失了整個東北及訂立許多賣國條約，叛變大革命，進行十年內戰及破壞「九一八」以後的抗日運動。在抗戰勝利以後，將整個中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面內戰。

中國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正式的政權和軍事力量，這就是縣、區、村政權完全

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裡，即在日本統治過十四年的東北也不例外，除了正式的軍隊保護地主階級外，地主階級還有自己的特殊武裝——民團、大排，地主一般都有槍。另一種是特殊的社會力量，組成地主統治農村的這種特殊社會力量的，一個是地主的武將，就是所謂惡霸、土豪，『南霸天』、『北霸天』之流；一個是地主的文將，就是所謂師爺、劣紳，『張三爺』、『李四爺』之流，在這文將武將之下，又有一批狗腿、流氓、地痞，而表現其組織形式的則是各色各樣的封建迷信團體。這就是地主階級統治農村的一幅圖畫。

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自己不從事勞動，專靠剝削掠奪而生活。他的土地、房屋、浮物、財寶，都是壓榨農民一滴血、一滴汗，甚至敲骨吸髓而來的。一個地主的發家，就是成百成千農民的挨餓受凍，妻離子散，傷殘死亡。地主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殺窮人不富』。地主直接地有形地殺害的農民，已經是計算不清，而其間接地無形地殺害的農民，則更是無法估量。地主最普遍的剝削辦法是出租土地，欺壓僱工，放高利貸，此外還有巧取豪奪，橫佔硬霸，明火打劫，逼得佃戶、僱工、債戶以及其他的貧苦農民，全家終身給地主當奴隸，或者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農民陳有林父子三人，給地主蒲世方開荒，鎬頭刨樹根，震得手破血流，開出十三垧地，辛苦一年打了二十八石糧，除去對地主交租還債付牛具錢外，自己甚麼也沒剩下，第二年還得照舊向地主借債借糧活命，就這樣被牢牢地綁在土地上，永遠窮苦下去。李海山給地主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光身一人，反倒賠了一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一套鍋碗瓢盆，一個吊爐。高占武父親給地主抗活累死了，母親因還不起地主債被逼死了，地主還把他的弟弟賣掉償債才算完事。像這樣充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在封建統治

下的社會裡，實在太普遍太平常了。哪個地主不是喝農民鮮血長胖的？哪個地主不虧欠農民無數的血債？

地主對農民的虐待殺害，更是極端殘暴野蠻，駭人聽聞。在地主看來，農民一條命，不抵他家一隻狗。地主爲了霸佔土地，強姦婦女，勒索敲詐，而任意殺人害人，在地主統治社會中是司空見慣的事。地主的話，就是號令法律，絕對不許農民違抗，否則就要遭受酷刑苦打以至喪掉性命。地主可以盡情掠奪農民，而農民放豬吃了地主幾顆青菜，地主就要罰他吃豬屎；地主可以把農民打成殘廢，還要趕出門外，讓他凍死餓死；而農民誤傷地主的一條驢腿，則要服四年苦役；地主殺死農民，把屍首向荒山野外一扔，或者向衙門遞上一張二指寬的紙條，萬事皆休，而且不許農民說一個不字。

在這裡舉幾個地主殺人的事實：望奎城區廂紅四屯地主堯殿武一手殺死八個農民，鶴立王家燒鍋地主王三婁子殺人三四十名，呼蘭大用區五個地主殺了十六條人命，通河萬柳屯地主蘇農遠殺死逼死十七人，另一地主張永春引領日軍血洗村莊屠殺七十多人，……這不過是幾個平常的例子，和地主殺人總數比較，實在是滄海之一粟，微不足道。地主用自己的血手，和農民結下了血海深仇。過去天下面是地主的，農民只能打掉牙齒帶血吞，有苦嚥在肚子裡，今天農民翻身了，要對地主報仇雪恨，這完全是合理的，正義的。

在蔣賊介石出賣東北使之淪爲日本殖民地之後，十四年中，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剝削，並未因民族災難的加深而減輕，地主反而把日寇的一切橫徵暴斂，全部轉嫁在農民身上，『出荷』要農民負擔，『配給』則由地主受用，『勞工』『奉仕』都被地主強加在農民頭上。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日寇

侵佔東北的十四年中並未因民族壓迫而有所削損，倒是日寇支持地主更穩固地騎在農民的頭上。我們可以把那時農民和地主的生活比較一下：廣大農民過着半饑餓的生活，地主却喝着人參鹿茸湯；農民七八年蓋不上被子，穿不上衣服，地主却是滿箱滿櫃的綾羅綉緞，貂獺狐貉；農民冬天糊不上窗戶紙，地主却是黃金成斤，元寶成堆。同時，應當明確看到，地主更充當了日寇的爪牙，成爲日寇奴役東北人民的下層基礎，他們擔任區長、屯長，竭力鎮壓人民，博取日寇歡心。不知有多少東北愛國志士，抗聯同志，被地主殺害出賣而光榮殉國了！即在八一五日寇投降之後，地主仍然對日寇必忠必孝，掩藏日軍，護送戰犯，勾結特務警察，組織土匪大排，偷襲人民軍隊，殘殺翻身農民。在反對蔣美的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中，地主緊緊跟蔣介石匪幫站在一起，共同進攻人民，百般掙扎以維持其腐敗罪惡的統治。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地主和蔣介石一樣，是人民的革命對象。

地主階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加深了中國民族的災難。中國要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要真正獲得解放，必須徹底打倒地主階級。這就是實行土地改革的根據。農民分土地挖財寶，乃是土地回老家，財寶回老家；農民對罪大惡極的地主加以毆打，是其世代代積憤的發洩，是在所難免的。農民這種行動是正義的，革命的，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因此，一切對農民深重苦痛抱有同情的人，應當堅決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一切希望中國社會發展的人，應當熱烈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每一個革命同志，革命戰士，必須全心全意支持農民這種正義行動，爲徹底實行土地改革而鬥爭，爲打倒地主階級而鬥爭，爲爭取愛國保田自衛戰爭勝利而鬥爭！

東北局關於解決半生不熟與準備春耕指示

東北局於二月一日到二月九日召集各地一些做羣衆工作的同志開了一次會，討論了羣衆工作、生產問題、對敵鬥爭、敵後鬥爭等問題。認爲目前羣衆工作的情况是：真正做得較好和尚未工作的空白地區都是少數，而半生不熟地區是絕大多數，因此目前羣衆工作的中心還是集中力量解決「半生不熟」問題。

從上次東北局關於「半生不熟」的指示後，各地黨委和工作團都已深入檢查，並在一些地區開始取得了解決「半生不熟」的典型經驗，在羣衆運動得到初步發動之後，一般的提出深入和鞏固羣衆工作時，特別抓緊解決「半生不熟」的一環，對於目前羣衆運動發展的情况是相符合的，也是必要的。

提出半生不熟的問題，並不是潑冷水，和否認我們羣衆工作的成績與同志們工作的努力，其目的在於根據當前羣衆運動發展的情况，警惕某些同志的自滿情緒，使大家去注意和改進工作中已存在的許多嚴重問題，把我們的羣衆工作繼續提高一步。從大批幹部下鄉後，作羣衆工作的同志在農村艱苦工作，深入下層，擴軍徵糧購糧戰爭動員的繁重任務，均能勝利完成，這種努力是值得表揚的。關於羣衆工作的成績，東北局在深入和鞏固羣衆工作的指示中給了一個適當的估計，半生不熟地區一般的說都是有初步的成績的，這就是給了敵偽封建勢力初步的打擊，羣衆多少得到了一些果實，也湧現出了一些積極份子，羣衆對共產黨爲人民服務有了初步的認識，擴軍徵糧的任務一般能完成。其缺點

則正如東北局上次的指示內所指出的。上次東北局的指示，對於推動深入和鞏固羣衆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該指示的一般內容是正確的，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其缺點是該指示對做好了的地區的標準提得太高，在我們今天的情況下還做不到。

在目前羣衆工作的情況下關於解決「半生不熟」的基本標誌，主要是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以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來打垮地主惡霸的封建統治，達到基本羣衆真正翻身，確立基本羣衆的優勢。而達到以上基本標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形態，就是地主惡霸的封建統治威風，真正被打垮了；就是基本羣衆真正有了自己的組織與武裝，不僅在分地鬥爭中敢於同地主鬥，而且在分地後，還能時時警惕與提防地主、惡霸、國特、土匪的一切翻把破壞陰謀，並繼續進行鬥爭；就在於真正公平合理的處理鬥爭果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房屋、牲畜、農具、糧食等，要能確切保證落到基本羣衆手裡；就在於在鬥爭中發現與培養一批真正爲羣衆所愛戴擁護的積極份子，農會的作風正派，辦事公平，與羣衆有密切聯系；就在於肅清地主和土匪武裝建立起基本羣衆自己已能掌握領導的鞏固武裝；就在於熱烈的表現出擁軍參軍與軍民之間的親密團結；就在於發展一些黨員及建立起可靠的支部堡壘等。

產生半生不熟有許多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羣衆路線的貫徹與政策的掌握不夠，在分地發動羣衆中，以及在解決半生不熟問題中，羣衆路線與政策的掌握，主要的表現是：深入到窮苦的羣衆中去從各方面了解情況，找出羣衆的迫切要求；經過羣衆的思想醞釀，由他們親自動手來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恩賜包辦代替或強迫命令，慎重挑選積極份子；由羣衆選擇主要的鬥爭對象，很好的組織鬥爭會；公平合理的正確分配果實，總結每次鬥爭的經驗，教育羣衆教育積

極份子，貫徹羣衆路線與掌握政策並不是互相對立的，政策的本身就包含放手發動羣衆，依靠誰，爭取誰，規定打擊的方向等，即是說要堅持的，以貧農雇農爲骨幹爲基本力量，堅決的親切的聯合中農，及爭取佃富農之同情與參加，力爭自耕富農之中立，分化中小地主使他們不和大地主惡霸反對我們，以便集中力量打擊漢奸豪紳惡霸大地主，並在鬥爭中從地主階級手中取得土地，以消滅鄉村封建剝削，摧毀封建統治，（經濟的政治的）把農民上升爲鄉村的統治者。照顧政策並不能解釋爲限制發動羣衆，貫徹羣衆路線也不能解釋爲不顧政策，而是使羣衆的發展走向正確的道路，團結廣大的羣衆，使基本羣衆不孤立，使鬥爭更容易勝利。

現在距春耕時節不遠，在春耕前，仍應集中力量解決「半生不熟」，但應與準備春耕運動的工作相配合，一些地區的經驗證明，土地問題愈是解決得好，羣衆對生產情緒愈高，羣衆就愈會去想辦法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同時羣衆運動愈發動得好，則對土地問題的解決也愈公平合理，春耕的準備工作，主要的是解決土地，解決和調劑牲口耕具，組織勞動等，以建立新的土地、階級和生產關係，今年的春耕主要的是把去年的耕地全都種上，在羣衆工作做得好的地區則根據情況提出開一些熟荒，（關於今年的生產運動政委會另有指示。）如果現在不開始準備春耕工作，到時就來不及，在春耕到來時，不管當時的「半生不熟」解決得怎樣，各地黨委和工作團則應集中力量領導全面的春耕（尤其要注意督促半生不熟地區的春耕，因爲這些地區最容易把春耕放鬆滑過去），迅速總結當時的春耕經驗，介紹經驗，以推動全部的春耕運動。

在深入檢查工作和解決半生不熟問題時，各地都提出了對壞的積極份子的處理問題，我們應當認

讀東北人民的優點，是勇敢、聰明、會說、敢做、忠誠坦白、艱苦勤儉，這在各地參加軍隊參加鬥爭、參加工作中都表現了，但是由於日本十四年的統治，以及東北發展的歷史特點，造成相當數量的一批游民成份，這裡的游民成份比關內各地都要多，他們因為日本人的殖民地統治，強奪土地，強抓勞工，長期流於失業，失去家庭，他們迫於生計，有的當土匪小偷，有的當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有的當警察特務爪牙，抽大烟、扎嗎啡、嫖賭喝，不務正業，到處流蕩，他們善於應付逢迎，瞞上欺下，看風使舵，在我們工作開始，因我們對情況了解不夠，挑選積極份子不慎重，而他們爲着得果實，常是敢作敢爲缺少顧慮，開始時首先挺身而出，充當了積極份子。他們往往脫離羣衆做壞事，引起羣衆對他們非常的不滿，特別在羣衆真正起來後，對這些人的處理應採取慎重的態度和正確的辦法，首先我們應當認識存在的游民階層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經過長期的改造工作（即組織生產和教育）才能解決，決不是一時的行政辦法可以解決的，並且應估計在運動初期一部份革命游民份子所起的積極作用，決心耐心的改造他們；第二對已充當積極份子的流氓成份應分清反革命（指今天還與國特有聯系者）與非反革命，對反革命的流氓成份，應經過羣衆撤銷工作，確定其會籍是否保留，使其帶罪立功；對老重處理：對狗腿子應使之坦白悔過，經過羣衆撤銷工作，確定其會籍是否保留，使其帶罪立功；對老弱烟鬼無工作能力者，則應幫助戒烟幫助轉入生產；對於積極參加了土地鬥爭反對封建勢力鬥爭，却又作了若干壞事，脫離羣衆的流氓成份出身的，則應爭取教育，採取調訓，調動工作的辦法。對處置壞積極份子的問題應當作內部問題來處理，不要中反革命份子轉移鬥爭目標的詭計，致把羣衆對地主惡霸封建勢力的鬥爭目標轉移對壞積極份子，除反革命狗腿子外，一般的不應採取打擊的辦法，而應

採取教育辦法，並且要堅信其中不小部份是可以改造的，接受過去的教訓，在今後挑選積極份子時就應更慎重，不要再吸收流氓成份充當積極份子，對已有的積極份子及將來新吸收的積極份子，均應採取積極的教育方針，使他們不斷進步。

東北局

二月二十日

在東北局群眾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林 彪

這次羣衆工作會議開得很好，羣衆工作是東北局規定的頭等任務，這幾天已經討論很多很詳細，今天我只講大家提出的幾個問題。

一、半年來的羣衆工作

半年來，我們集中力量作發動羣衆的工作，獲得了很大成績，給今後鬥爭奠定了主要基礎。

軍隊作戰最需要根據地，我軍到東北後碰到很多困難，其中最主要的困難，而且是各色各樣困難的主要來源，就是羣衆條件差，沒有根據地，這個問題包括了我們所遇見的一切問題。

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不僅戰爭的目的是爲人民服務，而且還要人民自己起來用各種各樣行爲直接參加作戰，人民自己來進行戰爭，這才是名符其實的人民戰爭。內戰時候，紅軍從江西退出來在湖南沒有站住腳，在貴州沒有站住腳，在四川也沒有站住腳，一直到陝北才站住了腳，這就是羣衆發動起來和沒有發動起來的不同，羣衆沒有起來就站不住腳，羣衆起來了就站住了腳。但常有人把戰爭看成孤立的事情，國民黨就不了解爲什麼不能戰勝我們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敵不能戰勝我和我能戰勝敵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個羣衆問題。東北局把一切工作中的工作中心放在羣衆運動上，這是我軍進入東北後的頭等問題，沒有任何工作能超過羣衆工作。

地方黨任務很多，時間很短，這需要克服困難的精神把工作作好。工作是困難的，原因是新地

區，而客觀上所加與我們的任務却是要我們起老解放區的作用，因此，要作的工作都得去作。許多工作擺在面前，但應該有個中心，過去現在將來中心各有不同，並且有的中心由東北局確定，各地則可以根據當地的情況有自己中心，但決不能脫離東北局的大方向。

今年的春季應抓緊春耕，一切問題應在發動生產中解決，以春耕為工作中心，發動群眾，教育羣衆，避免生產的減少或降低，春耕不能諛其自流，自流就不能搞好，要好好的掌握領導。

二、今後工作力量放在城市還是鄉村？

去年東北局七月七日決議後，主要力量放到鄉下去了。現在的新問題是鄉下工作已有了相當規模，而且東北人口很多在城市，西滿七百萬人口中就有二百五十萬在城市，在這樣條件下，可否把重心轉入城市呢？雖然如此，我以為今天重心仍要放在鄉村。我們的社會基礎主要是農民，控制廣大地面的人口是在鄉下，兵出在鄉下，糧食出在鄉下，保衛與奪取城市靠鄉下。我們一切鬥爭的目的歸根結底是達到對敵鬥爭的勝利，而勝利要靠鄉下進行運動戰，鄉下是我們戰勝敵人的戰場。城市工作要搞，但今天主要力量還要放在鄉下。

三、工作是由點到面還是先鋪開再形成點？

羣衆工作開始時要在一點取得經驗，造成模範例子，教育羣衆，推動其他地區。這不是限於一點，而是由點逐漸變成面，不經過點直接變成面，想把很多地方同時作好，這是空的、形式的，不可

能領導羣衆進行鬥爭。工作應由點到面，不應一般鋪開，在這個問題上東北不是特殊的，也不應採取特殊的方針。

四、農村打擊面的寬狹的問題

農村鬥爭對象，有的主張打擊而寬，有的主張縮小打擊面，究竟應該如何辦？

東北局是按中央方向，集中力量打擊大地主與惡霸，對中小地主是照顧方針。廣泛的打是不可以的。這樣才便於爭取基本羣衆，不會感到孤立。鬥爭不夠與鬥爭過份都同樣不對，應該改正。

現在部隊戰士與幹部中常有一種錯誤見解，把土地改革就認爲是共產主義。我黨目前土地政策是把地給農民，不是共產而是分產，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即是容許資本主義存在與發展。甚至把土地收爲國有，也還不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把土地收爲國有仍是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國家把土地收爲國有才是社會主義。外邊恐嚇我們，說我們是實行共產主義，我們有些同志也常被恐嚇。其實現在分地的作法是和平的作法，辦法是復緩和的，但中間人士有不滿，地主覺得很激烈，而我們黨內的這種情緒則應防止。

照顧中小地主也是爲的不使基本羣衆孤立。打擊而狹一點是爲了發動更多的羣衆，集中力量打中敵人的要害，這種照顧正是爲了發動羣衆。放手發動羣衆與照顧必須照顧的階層，這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照顧也是爲了發動，使打擊更集中一些。但在發動羣衆的步驟上，開始時不要強調照顧，而要強調放手，羣衆發動起來後，就要使羣衆懂得正確的照顧是必須的是應當的。毛主席說：『過才能

及「矯枉必須過正」，是羣衆運動的規律。但「矯枉必須過正」也不能解釋爲沒有領導的自流的亂鬥一場。

五、階級鬥爭爲主還是民族鬥爭爲主？

這個問題在思想究竟應該如何擺法才對？

一般說，一切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其表現形式有民族鬥爭，有國內階級鬥爭，中國今天是反帝反封建鬥爭，是階級鬥爭同時也是民族鬥爭，這二者是有機地結合爲一體，不可分離。反蔣即是對美帝國主義在中國而走狗，反對美帝國主義必然要反對他在中國的代理人，蔣介石是依靠美國存在，美帝國主義則是以蔣介石爲代表在中國出現，二者不能分離，相依爲命，缺一就不能成一個班子。二者是混血種，是化合的而不是混合的。但這一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有時民族鬥爭形式是主要的，如國民黨地區的要求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和最近以北平爲中心的各地學生反美抗暴運動，其階級鬥爭的內容常常看不出。在解放區主要是分地，打仗，階級鬥爭是主要的。但主導的決定一切的貫徹始終的是民主階級反對封建階級的鬥爭，最民主的階級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是這個鬥爭的領導者。主要力量則是農民，是這個鬥爭的主力部隊。鬥爭的內容與形式不同，形式也常有不同，但基本是農民反地主。

了解這個問題，策略上可避免一切都用階級鬥爭出現的紅面孔，但內心要知道這是階級鬥爭，不致被中間人士的說法沖淡。有堅決鬥爭的頭腦，又有靈活鬥爭的策略。否則，在國民黨地區易犯右的

錯誤，在解放區易犯左的錯誤。

六、對蔣介石是殺頭政策還是洗臉政策？

現在大家內心既然想到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想一想。

蔣介石有兩個。一個是蔣介石本人，殺頭或洗臉沒有特別的重要性，可能殺頭，也可能洗臉。另一個蔣介石，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反動政權，是改造還是推翻呢？現在大體可以說是殺頭政策，就是要推翻他。今天中國不能讓蔣介石一黨專政的反動政權繼續作統治者，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頭，要殺去這個地主的頭，換一個聯合政府的頭。不許其當頭，就是打倒。打倒並不是說將來的聯合政權絕對沒有他一股，只是不能允許其當頭。那一天還是蔣介石一黨專政統治中國領導政權，民主革命那一天便沒有成功，這是完全可以斷言的。今天我黨的鬥爭綱領還是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我們是爲取消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而鬥爭，不是要蔣介石當頭，而是民主的階級聯合。當頭，就是實施階級政策的問題和任用什麼階級的政治代表，誰當頭就是表示實施什麼階級的政策和什麼階級的政治代表。我們是爲民主政治奮鬥，爲聯合政權奮鬥，爲取消一黨專政奮鬥。蔣介石則是爲繼續一黨專政消滅民主力量奮鬥。鬥爭的方法是殺，他殺我們，我們也殺他專政的頭，這就是內戰。內戰要打到什麼時候？只有打到蔣暫時不能打，才有暫時的和平，打到他無力再打了，才有永久的和平。毛主席元旦獻詞說的實際就是殺頭，對蔣介石是『擊破』『粉碎』和『壓倒』，是打垮消滅之。

階級鬭爭不能調和，我們是革命，雖然有改良，但結局是革命。革命鬭爭是你死我活的鬭爭，是

把敵人壓下去，我們站起來。農民階級起來打倒地主階級，就是今天的民主革命。革命的階級與反革命的階級不是和睦妥協，或在其壓迫下生活，而是把它打倒。革命將來可能出現和平成功的局面，如獻地，但那正是革命力量壯大了的結果，今天和平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爲什麼不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呢？這是策略問題，是由於中國現實政治生活的各種條件所規定。現在是實際去做，不是宣傳問題，弄清楚這個，才有堅持鬥到底的決心與準備。毛主席說要在今後數年內『奠定穩固的基礎』，這就是還需要長期鬥爭。我們決不要不經過勝利的戰鬥而幻想和平局面以及沒有鬥爭的和平局面。

七、東北鬪爭對黨要求什麼？

東北對敵鬥爭有三個問題。

第一、敵戰鬥力強。蔣介石去緬印的軍隊是他的主力，全部調來東北，僅有現在關內的第五軍沒有調來。第五軍是他去緬印軍隊中戰鬥力最差的一軍，並且在戰爭中已遭受很大損失，但今天還是進攻冀魯豫的主力，因此，敵人很難打。蔣在東北的主力一般是火力強，老兵常是五年以上軍齡，有的排長銜，而當的是兵，各次戰鬥中我們殲滅他一個團，我們自己也將近一個團的傷亡。只有張麻子溝的戰鬥我傷亡才比較少，但那次戰鬥是特殊的，一般情況下不具有那種特殊條件。東北敵人戰鬥力強，難打，我們要足夠估計。當然雲南部隊的戰鬥力還差些的。

第二、東北鐵路多，敵控制機動列車，行動方便，增援迅速，如瀋長兩地雖隔千里，但一夜即到，且部隊沒有行軍的疲勞，因此打小仗就要準備打大仗，這就減少了孤立消滅敵人的機會。

第三、新解放區，國特未肅清，封鎖消息困難，我軍行動不易隱蔽，敵人的情報則甚靈通，我不易襲擊敵人，而且還要防止敵人襲擊，主動性因之減少。

現在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參軍助戰。肅清國特，封鎖消息。我軍要擴大，兵多則箝制力大，不必用主力去箝制敵人，更容易打勝仗。同時現在戰爭傷亡大，部隊需要隨時補充。覺悟的共產黨員要自覺的當兵販子，當革命的兵販子是光榮的事。今天建立根據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作，各種鬥爭都是尖銳的。而最尖銳的則是階級的軍事，一切工作都是爲了保證軍事鬥爭的勝利。

八、統一與集中問題

抗戰時期，根據地被敵人分割，戰爭主要是分散的游擊戰，當時強調分散活動是對的。今天東北有打成一片的大塊根據地，是打運動戰，兵力需要統一，人力需要統一，財力需要統一，武器彈藥藥品等都要調劑的使用，爲了適合打成一片的環境，就要強調統一，否則便有浪費。有些地方要受到損害。敵人是統一對我，我必須統一對付敵人。我要保持一些分散，但人力物力要統一，思想要統一。你鼓動我不鼓動，力量不統一，這個思想有人擁護，那個思想也有人擁護，鑼動鼓不動，便不能大家鼓起氣來幹。東北是各方面力量湊起來的，要自覺的實現統一，把力量集中。精神要一致，加強黨的團結。各抓一個來爭，戰勝了個人，但不能戰勝敵人。我們應當團結一致，一齊鼓勁，戰勝敵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

繼續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眾運動的指示

八六

一、目前群眾運動的現狀

一年來東北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基本上摧毀了農村的敵偽殘餘封建勢力，廣大無地或少地農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糧食，農村中基本群眾的階級優勢逐漸在樹立中，經過去年冬季煮夾生飯以來，又把土地改革及群眾工作普遍的深入和提高了一步，現在煮過夾生飯的地區，有的已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則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這種地區敵偽殘餘封建勢力已更進一步的被摧毀了，基本群眾的優勢已經確立起來。未煮過夾生飯的地區，由於煮過夾生飯地區的影響，流氓幹部的更換，以及今年春耕生產中，確定了地權，並查出黑地、黑馬等，加以前綫勝利的影響，也把群眾運動推進了一步，今天夾生地區的情況與過去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已分得的果實：土地、房屋、牲口、糧食都到了手；明分暗不分的現象基本上不存在了，地主猖狂罵街威脅的現象不存在了，幹部中顯著的流氓成份不多了，偽滿幹過事的都下了台，大吃大喝、做生意、亂攤派的現象不多了，群眾中不敢要土地的現象沒有了，變天思想消除了，地主造謠不相信了，今天夾生地區的主要現象雖然土地問題基本解決了，但地主的統治影響並未被肅清，特別是經濟基礎未被徹底摧毀，留地太多，財寶未挖，幹部中還有二八月莊稼人（半閒半忙）與基本羣衆的血肉聯系不夠，個別還有與地主勾結者，未經過挖臭根兩面光的鬥爭，因此長年勞動正派積極份子還未能上台。生荒地地區大約在百分之十以下。

這些成績的取得是由於各地羣衆工作的同志真正深入農村，不斷取得新的經驗。發現新的問題，但是我們決不能自滿，決不能認爲羣衆工作就都作好了，決不能認爲土地改革就已完成了。還要繼續深入的檢查，切不可把未煮熟的當作熟飯。或把生飯煮熟即認爲毫無問題，不去繼續發現問題，加緊工作，那也會使工作停頓下來的。

二、今年春耕的基本總結

由於土地改革的結果，今年展開了普遍的春耕運動，農民生產熱情非常高漲，初步的進行了換工插具的互助運動，添購了大批的牛馬，因此不僅保證了未撩新荒，而且開了不少的生荒，籽花壟，及消滅一部份地頭，擴大了一部份耕種面積，一般的擴大了百分之十五左右的耕地面積。今年的春耕提早十天到一個節氣，比往年種得細緻，比往年節省人土馬工，麥地增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施肥亦較前增加，普遍提出保證大田三劃三躡，在農村中初步的發展了生產競賽，勞模運動，及生產互助運動。如果不遭天災，收成一定比去年增加，翻身後的農民由自己勤勞而收穫的果實，必然使東北解放區農民的生活逐漸改善，開始上升，而東北人民的愛國保田戰爭亦將獲得有力的物質支援，今後任務就是提高質量保證夏鋤的劃躡工作的細緻進行，保證秋收的劃拉工作勝利的完成，不荒一垧地，多劃多躡，多打糧食。

三、深入土地鬭爭提出了新問題

經過煮夾生飯及春耕生產運動，由於土地鬥爭的深入，廣大的農民由分配土地、房屋、牲口、糧食、淮到鬥財寶、抄乾貨、追浮物、挖地窖。由於東北土地狀況及農作法的特點，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比較容易，但貧僱農有了土地而無馬匹，仍不能很好的進行生產。因此在煮夾生飯及今年春耕的推動中，廣大農民走向鬥財寶挖地窖，解決了馬匹籽種糧食衣服的困難。東北地主除土地牲口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銀財寶布匹衣服糧食，而這部份埋藏的財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價值還要大幾倍，如果只分配其土地，對地主的封建經濟基礎並未給以澈底的摧毀。去年分地時又給地主留地太多，在煮夾生飯中農民自動的給地主留的地不超過於一般農民所分得的地。如果地主還保有去年多留的土地及埋藏的財物，則地主的封建經濟基礎尚未遭受致命的打擊，而農民的澈底翻身就很難實現。因此我黨對廣大農民這一合理要求應予以積極的支持。各級黨委及羣衆工作的同志，對深入土地鬥爭中所提出的這一新問題，即深入土地鬥爭的新內容，應予以充分的重視，並給予及時的解決。

深入土地鬥爭及解決煮夾生飯必須在下列兩個原則下進行：一、大胆滿足基本羣衆的要求，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幫助安家立業，使羣衆能真正達到經濟翻身政治覺悟的目的。二、澈底摧毀封建勢力的政治和經濟的基礎，使其在經濟上政治上完全孤立，樹立有大批長年勞動正派積極份子爲骨幹的基本羣衆的優勢與統治。因此對放手發動羣衆與掌握政策，均應從上述兩個原則出發，凡符合於上述兩個原則的就是正確的，違背上述兩個原則的就是不正確的。因此對中小地主的態度，及對富農富佃的政策，也應依據上述兩個原則，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加以適當的運用，但對於一般富農的處理應與地主，漢奸富農，惡霸富農有嚴格的區別。

四、不同地區的工作方針

在煮過夾生飯的地區，由於封建勢力已更進一步的被摧毀，羣衆的優勢已經確立起來，因此這種地區的工作中心，主要是生產和教育，並在聯系生產和教育中來繼續發掘問題，割封建尾巴。進一步的鞏固羣衆的優勢。在生產方面，進一步的組織生產，使生產小組，換工插具，生產互助，勞模競賽更發揮其作用，解決農民在夏鋤中的糧食困難，保證夏鋤翻耨，秋收割打打的順利完成。在教育方面，進一步的提高幹部，極極份子，農民羣衆的政治覺悟，繼續挖壞根，反邪門歪道，時時警惕地主的陰謀，監視地主的活動。在生產中富農常常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牛馬多，因而要尖頭，甚至奪取生產小組的領導，應與要尖頭的富農進行必要的鬥爭，進一步的培養新幹部積極份子，再提拔一層新幹部積極份子，擔任副職增加委員，發展黨，吸收積極份子入黨，逐漸把黨支部及區工委建立起來，使新幹部學會支部和區委如何工作，使農會的領導核心作用，逐漸轉變到支部與區委代為領導核心。準備在支部和區委建立後，正式進行改選區鄉政權，使區鄉政府成爲名符其實政府，在形成區鄉黨的領導核心的過程中，逐漸使農會的羣衆基礎擴大。

在未煮過夾生飯的地區，即封建勢力未澈底摧毀，羣衆優勢還未確立的地區，這種地區的工作中，是集中力量解決夾生飯，澈底從政治上經濟上摧毀封建勢力，特別應着重門財寶挖乾貨，繼續起槍，挖壞根與分掉地主留得過多的土地，提拔長年勞動正派的積極份子，樹立羣衆的優勢和統治。在夏鋤中羣衆缺糧，應從門財寶挖浮物中來解決。門出一切金銀財寶布疋衣服糧食，應全部分給羣衆用

之生產買馬造房安家立業。在徹底摧毀封建勢力的過程中，必須利用適當的時機，在農會幹部積極份子及羣衆進行挖臭根反兩面光反自私自利的教育，同時對於積極工作，大公無私，堅決勇敢同敵人鬥爭的份子，應給予表揚獎勵，使正派積極份子抬頭，在羣衆中扶正氣壓邪氣。在夾生地區，好積極份子未大批起來與未經過教育時（勿挖臭根反兩面光），則不應忙於建黨建政，而應集中力量搞熟，在羣衆鬥爭中提拔和培養一批積極份子。

在東北基本解放區內，要求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消滅夾生飯。

東北局 六月二十三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響導週報及中央副刊上發表——

一 農村革命

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為不少。許多農運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以，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運的興趣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

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逐段寫出，作為革命同志的參考。

組 織 起 來

湖南農運，就湘中、湘南已發達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為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的群眾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甚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甚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察，作挑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人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計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為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

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裡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出」。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裡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裡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了口冊，有正冊，另冊兩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你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胆的過日子，屏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裡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

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倒在農會權利之下。無論甚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 與 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甜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裡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般滿城的風雨『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甚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個打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製作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甚麼『糟』。完全不是甚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裡

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原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裡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人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裡，一群人滾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所以唐孟藩先生也

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農村中由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碍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二 革命先鋒

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

想，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一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爲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裡，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景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廳），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裡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

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但這種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各不同，對於革命觀念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有錢餘，有穀剩的，叫富農）耳裡聽得的是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脚，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爲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的回答：

「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看見甚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甚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算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爲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裡並且殺了大紳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担鋤頭，浩浩蕩蕩的出隊示威，富農心裏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都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

「把你們入另冊！」

「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

在這樣的形勢與威嚇之下，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繳了農會允許的。亦有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子，因爲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呢？（沒有餘錢剩米，也不欠賬，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農）中農的態度是猶疑的，他們想到革命與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

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

「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協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

「莫性急啦！」中農這樣回答。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的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一切破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作得出。他們對着富農中農說：

「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爲什麼還遲疑？」

富農和中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

「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甚麼不進農會！」

的確，貧民們不怕失掉甚麼，他們是農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們中間之一些，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甚麼不進農會？據長沙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爲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佔七十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佔七十分之五十，（貧農數目，

他縣或沒有長沙這多，但相差當不大遠）。這個貧農廣大群眾，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赤貧部份），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間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協職員：赤貧階級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級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與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冤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燄。只要看拘捕了農協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口號，同時尤要注意不做出幫助土豪劣紳（雖然無意的）打擊貧農領袖的階級。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他「少數不良份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的罵「痞子」。對於這些「少數不良份子」，只能在「農會整頓紀

律」的口號下，對他們的群眾宣傳，對他們本人訓練，去把農會的紀律弄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失貧農階級的信仰，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黨的羣衆路線

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特別強調了並貫串着黨的羣衆路線。這也是這次修改黨章的一個特點：因爲羣衆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

毛澤東同志屢次指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要採取羣衆路線，他在向這次大會的報告中，又以極懇切的詞句指示我們：要根據羣衆路線去進行工作。他說：「我們共產黨人與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取得最密切的聯繫，是我們區別於任何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幟。」他要我們：「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利益出發。」他要我們同志明瞭：「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以是否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是否爲最廣大人民羣衆所擁護爲最高標準。」要我們同志明瞭：「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就是不可戰勝的。他說：「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爲它超過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羣衆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又說：「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爲它落後於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羣衆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都是極端重要的，每個同志都必須細心領會和切實遵行。

我們的這種羣衆路線，是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能具有的。我們的羣衆路線，也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無產階級的羣衆路線。我們對人民羣衆的這種觀點，我們與人民羣衆的這種關係，是和一切剝削

階級對待人民羣衆的觀點，根本不相同的。

我們完全懂得：人民羣衆的先鋒隊在人民羣衆解放鬥爭的全部過程中所起的決定的作用。人民羣衆必須有自己的先鋒隊，而且必須有如我們黨這種性質的先鋒隊，人民羣衆的徹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羣衆如果沒有自己的這種性質的先鋒隊，就將使人民羣衆沒有革命的領導，而如果没有這種領導，就將使人民羣衆的革命事業遭受失敗。中國人民只有在我們黨的堅強而正確的領導之下，只有依照我們黨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奮鬥，才能獲得自己的徹底解放。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羣衆的先鋒隊必須與人民羣衆建立正確的關係，它必須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羣衆的利益，必須用正確的態度去對待人民羣衆，必須用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羣衆，然後先鋒隊才能密切聯系於人民羣衆。否則，先鋒隊是完全可能脫離人民羣衆的。而先鋒隊如果脫離人民羣衆，就不能成其爲人民的先鋒隊，就不獨不能實現它解放人民羣衆的任務，而且有直接被敵人消滅的危險。這就是說，人民羣衆的先鋒隊在一切工作中必須有徹底的明確的羣衆路線。

在一些什麼重要情形下，先鋒隊就要脫離人民羣衆呢？

首先，就是先鋒隊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當作人民先鋒隊的應有職責，不能在一時期和一切情況下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時提出正確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不能堅持真理，不能在錯誤時及時修正錯誤，那就要脫離人民羣衆。這就是說，尾巴主義、自流主義，是要脫離人民羣衆的。在我們黨內，公開的自發論，公開主張追隨羣衆自發運動的尾巴主義「理論」，公開主張不要無

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的「理論」，是還沒有有的。但是大革命後期的陳獨秀主義和抗戰初期的投降主義，就是一種尾巴主義，它們遠遠落在當時人民群眾革命運動的後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眾並鼓勵人民群眾前進的正確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因而脫離人民群眾，使革命受到損失或失敗。此外，還有些同志在各種工作中有尾巴主義這類性質的錯誤。比如，有些同志在實際工作中，不把黨看作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而把黨看作是軍隊的、政府黨團的或職工會的附屬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憊，老一套，安於現狀，任其自然，喪失上進之心，而不根據當時當地群眾情況，提出正確的任務、政策與工作作風，率領群眾力求前進，違反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遷就群眾中落後的意見，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農民甚至落後份子的水平，失去先鋒隊的作用。有時又遷就群眾中錯誤的意見，而跟隨在羣衆自發運動的尾巴後面跑，不能對羣衆實行正確的有遠見的領導。這種傾向，是要使我們脫離廣大人民羣衆的，因為人民羣衆並不需要這樣的人來領導自己。

其次，就是先鋒隊如果不用正確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羣衆，不設法使羣衆在自己的親身經驗中來體會黨的口號的正確，因而在黨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或者提出了過高的口號，過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當時情況所不能允許的與羣衆所不能接受的過高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那就要脫離人民羣衆。這就是說，命令主義、冒險主義與關門主義，是要脫離人民羣衆的。

在我們黨內，有些同志是犯過命令主義、冒險主義與關門主義的錯誤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對人民羣衆負責，不相信羣衆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羣衆之上，去代替羣衆鬥爭，恩賜羣衆解放，命令羣衆行動。他們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積極，然而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黨的口號變爲羣

衆自己的口號，怎樣才能把黨所提出的任務變爲群眾自己的任務。他們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啓發群眾的覺悟並適當的等候群眾的覺悟，不知道採取許多步驟去使群眾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圖用簡單的、生硬的、命令的辦法強制群眾接受黨的口號和任務，並強制群眾起來行動。他們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特別在提出了過高的口號與過左的政策，引起群眾的懷疑與不滿之時，他們更用強迫命令甚至懲辦主義的辦法去推動其工作。其中最惡劣的作法，就是他們每到一地，就去找那裏的錯誤、缺點和壞典型，加以批評、鬥爭和處罰，以此去嚇唬人民和幹部，去推進工作；而不去找那裏的優點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補充和系統化，獎勵那裏的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傳佈好的經驗，以鼓勵黨員和人民前進，同時可以克服那裏的錯誤、缺點。他們到處打擊人，用命令簡單解決一切，不向人民群眾學習，不吸收群眾中的新發明與新創造，而強迫別人依照他們的辦法行動。這種傾向，是要嚴重地脫離人民群眾的，並要引起群眾對於他們，以至對於黨發生怨恨。

除開上述兩種傾向外，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的傾向也在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中發生了。這也是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的傾向。

官僚主義的傾向，表現在有些同志沒有爲人民服務的觀點以及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觀點。其典型的表現就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知發號施令，而自己則既不調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羣衆學習，拒絕羣衆的批評，抹煞人民權利，甚至要求人民爲他們服務，爲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犧牲羣衆的利益，勞民傷財，貪污腐化，在羣衆面前稱王稱霸等。

軍閥主義的傾向，表現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們的軍隊，乃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武力，乃是人

民用以戰勝敵人解放自己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而把軍隊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種特殊勢力，甚至把軍隊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數個人勢力，個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們就把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使用在人民的軍隊工作中。其特點：首先表現在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上，用命令主義與懲辦主義的辦法來統率自己的士兵與部下，而不依靠士兵與部下的自覺與自動。其次，表現在軍民關係上，不注意嚴整部屬的群眾紀律，不熱愛人民，強迫、打罵人民群眾，使軍隊脫離人民群眾。再其次，表現為單純軍事觀點，表現在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的關係上，企圖照軍閥那樣把軍隊拿在政府的上頭，企圖以軍治政。很明白，這種傾向，與人民軍隊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這些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之所以在我們黨內產生，是由於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夠和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影響，我們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成份以及脫離社會生產甚久的成份，常常容易接受這種影響而成爲各種脫離群眾的傾向。這些傾向的產生，有深刻的社會根源，以至在我們黨章的總綱上也提到了它們。將來革命愈擴展，工作愈繁重，我們內部的這些傾向也愈有可能生長。因此，我們應經常和這些傾向作鬥爭，才能經常保持和鞏固我們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聯係。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應該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與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

人民群眾必須有自己的堅強的先鋒隊，人民先鋒隊必須密切聯係於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只有這樣，人民群眾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們黨——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必須經常清除上述各種脫離人民群眾的傾向，而實行密切聯係人民群眾的路綫。所謂密切聯係人民群眾的路綫，就是黨的群眾路綫，毛澤東同志的群眾路綫，就是要使我們黨與人民群眾建立正確關係的路綫，就是要使我們黨用正確

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群眾的路綫，就是要使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民與被領導的群眾建立正確關係的路綫。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應該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不但我們黨的政治路綫，而且我們黨的組織路綫，都應該是正確的從群眾中來的路綫，又正確的到群眾中去的。我們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綫，是與正確的組織路綫分不開的。雖然政治路綫與組織路綫之間，可能發生部分的暫時的不調和的現象，但不能設想，政治路綫是正確的，組織路綫却是不正確；反之，組織路綫正確了，政治路綫却是不正確。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所謂正確的政治路綫就是徹底的群眾路綫，就是我們黨的領導骨幹和黨內黨外廣大群眾密切結合的路綫，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綫，就是指導方法上的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路綫。

爲了貫徹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的群眾路綫，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強調地指出了以下幾個群眾觀點，這幾個觀點，必須在每一個黨員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設起來。

第一，就是一切爲了人民群眾的觀點，全心全意爲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我們黨從最初起，就是爲了服務於人民而建立的，我們一切黨員的一切犧牲，努力和鬥爭，都是爲了人民群眾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爲了別的。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最大的光榮和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因此，凡是爲了個人利益或小集團利益而損害人民利益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的一切黨員，以及參加我們隊伍中的一切人員，只要是忠於職務，並多少著有成績的，也就都是爲人民服務的，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不管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與否，也不管他們担負的是重要的領導職務，或是普通的戰鬥員與伙伕馬伕等職務，他們都是在

不同的崗位上，直接或間接爲人民服務的；因此，他們都是平等的、光榮的。我們要在一切黨員和一切人員中，提高自覺性，使我們一切黨員和一切人員都在高度自覺的基礎上爲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我們爲人民服務，就要對人民負責，就要在客觀上使人民因爲我們的服務而獲得益處，獲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錯誤，免得罪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損失。凡屬是我們提出的任務、政策與工作作風，都應該是正確的、才於人民有利；如不正確，即要損害人民的利益，即要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說，我們要善於爲人民服務，要服務得很好，而不要服務得很壞。因此，我們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應採取輕率態度，都應有嚴肅的負責的態度。

還必須了解：向人民負責與向自己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即是說，我們黨員受了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命令去進行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是要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負責的；但如果把這種對領導機關負責與對人民負責分開來看，那是錯誤的。必須對人民群眾負責，才算是盡了最後與最大之責。要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凡對人民有利的事業，即是對黨有利的事業，每個黨員都必須盡力去作。凡對人民不利的事業，即是對黨不利，每個黨員都必須反對，必須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黨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每個黨員對人民負責，即是對黨負責，對人民不負責，即是對黨最不負責。要理解對黨負責對與人民負責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統一起來，不要使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

來。如果發現自己領導機關與領導人所指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有缺點、錯誤時，即應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向領導機關與領導人建議改正，要弄清是非，不應馬虎敷衍。否則，就是對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對黨沒有負起責任。黨的紀律是必須遵守的，黨的統一必須保持的，因為保持我們黨的統一與紀律，即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藉口對人民負責而破壞黨的紀律與統一；但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任何缺點、錯誤，都必須糾正，每一個黨員都有責任，也有權利，去幫助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糾正任何缺點與錯誤。因為任何缺點與錯誤，都是對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對黨不利。我們黨員忠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對自己及對領導機關的錯誤所採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態度，以及遵守黨的紀律的精神，都是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毛澤東同志經常說：人民群眾是真正偉大的，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只有依靠了人民群眾，才是不可戰勝的，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真正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馬克思早就說過：勞動者是自己解放自己。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傑，而全靠群眾自己救自己。這就是說，人民群眾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眾自己起來鬥爭，自己起來爭取，才能獲得，才能保持與鞏固；而不是任何群眾之外的人所能恩賜，所能給予的，也不是任何群眾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眾去爭取的。所以恩賜的觀點，代替群眾鬥爭的觀點，是錯誤的。

人民群眾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人民群眾的解放，必須由群眾的自覺與自願，並且舉出自己的先鋒隊，在先鋒隊的指導下，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去鬥爭，自己去爭取，然後群眾才能自覺的去獲得鬥

爭的果實，並保持與鞏固這種果實。人民群眾的敵人，只有人民群眾自己起來才能打倒，否則，人民的敵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沒有人民群眾的真正自覺與真正發動，僅有先鋒隊的奮鬥，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歷史是不會前進的，任何事業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如減租減息，變工隊，合作社這樣有關人民直接的利益，沒有群眾的自覺與自動，即使有什麼人「恩賜」了減租減息，代替群眾把變工隊、合作社組織起來，群眾還是「明減暗不減」，變工隊、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東西。

我們共產黨人的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羣衆的事業，我們的一切綱領與政策，不論是怎樣正確，如果沒有廣大羣衆的直接的擁護和堅持到底的鬥爭，都是無法實現的。所以我們的一切，都依靠於，決定於人民羣衆的自覺與自動，不依靠於羣衆的自覺與自動，我們將一事無成，費力不討好。但只要我們依靠於羣衆的自覺與自動，只要羣衆有了真正的自覺與真正的發動，又有我們黨的正確領導，我們黨的一切偉大事業，都一定要獲得最後的勝利與成功。因此我們共產黨人——人民羣衆的先鋒隊，不論去進行任何工作，當着羣衆還沒有自覺時，我們的責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適當的方法去啓發羣衆的自覺，不論如何艱苦，需要如何長久的時間，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須作好的；因為只有作好了這第一步，才能進入第二步，即是當着羣衆已有了某種必要的自覺以後，我們的責任，就是去指導羣衆的行動，指導羣衆組織起來，鬥爭起來；在羣衆組織起來，鬥爭起來以後，我們再從羣衆的行動中去啓發羣衆的再自覺。這樣，一步一步地引導羣衆去爲黨提出的人民羣衆的基本口號而鬥爭。我們共產黨人，以及一切任何羣衆中的先進份子和偉大的人物，在一切人民羣衆事業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這些。除開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點。如果有人企圖在這裏再多起一點作用，一切錯誤都可能由

此產生。英雄主義、命令主義、包辦代替、恩賜觀點等，都可能產生。

共產黨人在人民羣衆的解放事業中，應該到處是，也只能是人民羣衆的引導者和嚮導，而不應該是，也不能是代替人民羣衆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人民羣衆在革命鬥爭中迫切需要有遠見的堅強的引導者與嚮導，因為這樣的引導者和嚮導，是人民羣衆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但是人民羣衆並不需要代替他們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因為這種脫離羣衆的「英雄好漢」不能成就任何人民羣衆的解放事業。

第四、就是向人民羣衆學習的觀點。我們要很好地爲羣衆服務，要去啓發羣衆的自覺，要去指導羣衆的行動，那我們共產黨人必須首先具備一定的條件，必須有預見，對於各種問題必須有預先的計算。就是說，必須是先覺者。只有先覺者，才能覺後覺。我們同志除開完全忠實於人民解放事業，具有充分的熱情和犧牲精神之外，還必須有足够的知識，還必須是十分有經驗和十分機警，才能很好地去啓發羣衆自覺和指導羣衆行動，才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爲了要使我們有知識和有經驗，爲了預見，我們就必須學習。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歷史，學習外國人民鬥爭的經驗，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向敵人學習，也可以增加知識，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羣衆學習。因爲羣衆的知識，羣衆的經驗，是最豐富最實際的，羣衆的創造能力，是最偉大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常常教導我們：必須首先向羣衆學習，然後教育羣衆。只有我們同志虛心的向人民羣衆學習，把羣衆的知識和經驗集中起來，化爲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够具體地去啓發羣衆的自覺，指導羣衆的行動。如果不向羣衆學習，而自作聰明地從腦子中想出一套東西，或生硬地從歷史經驗與外國經驗中搬運一套東西，來啓發羣衆與指

導羣衆，那是一定無用的。爲了能够不斷地向羣衆學習，所以我們一刻也不要脫離羣衆。如果我們從羣衆中孤立起來，那我們的知識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我們就決不能是聰明的，決不能是有知識有本事，我們就決不能領導羣衆。

「平常的人，常常比我們某些高級機關原來更接近於真理得多。」

「爲要領導我們的事業，光靠我們的經驗，光靠領導者之經驗，還是遠不夠的。爲要實現正確的領導，除有領導者之經驗而外，還須用黨員羣衆之經驗，工人階級之經驗，勞動者之經驗，所謂「無關重要的人」之經驗以補不及。」

爲要做到這一步，「一定要領導者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系，一定要領導者是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知識份子有極密切的聯系。」

「與羣衆聯系，鞏固這種聯系，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之意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之力量所在及其必勝不敗之原因。」（『斯大林選集』第五冊三二二頁）

這是斯大林告誡蘇聯共產黨人的話。這是一條普遍真理。

領導者與領導機關的職責，就是要實行正確的領導，就是要正確地了解情況，正確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務，決定問題，正確地動員與組織羣衆來實行自己的決定，正確地組織羣衆來審查自己決定之現行的情形。而爲要使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須向羣衆學習，必須實行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的路線。否則，任何一件領導工作都是作不好的。

這就是向羣衆學習的觀點。

一切爲了人民羣衆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羣衆負責的觀點，相信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羣衆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羣衆觀點，就是人民羣衆的先進部隊對人民羣衆的觀點。我們同志有了這些觀點，有了堅固的明確的這些羣衆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羣衆路線，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

有些同志只把工會，農會等羣衆團體的工作，看成是羣衆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羣衆工作，這是錯誤的。我們黨的及我們黨所領導的各種工作，各種事業，都是人民羣衆的事業，並都是（無一項不是）經過人民羣衆去進行的工作，都應該有羣衆觀點，走羣衆路線去進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羣衆路線，都要有羣衆觀點。

我們黨內的工作，也是羣衆工作，也要走羣衆路線；因爲黨的本身，就是人民羣衆的一部分，黨又只是爲人民羣衆服務的。

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也是羣衆工作，也要走羣衆路線；因爲軍隊的本身，也是人民羣衆的一部分，軍隊又只是爲人民羣衆服務的。

自然，各種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會、農會的工作方式，和黨的、軍隊的工作方式，應該有所區別。但各種工作，都是羣衆工作。

自然，人民羣衆不是劃一的，各種工作是複雜的。我們同志應從各種工作的崗位上，直接的去爲部分的、具體的人民服務（如爲一個工廠的工人，一個農村的農民，一個機關的職員，一個部隊的士兵服務，以至只爲幾個人服務等），而匯合於爲全中國人民服務的一個共同目標上。因此，我們同志必

須正確理解部分與全體的關係，直接進行部分工作與爲部分人民服務，間接推進與加強整個革命工作與爲全體人民服務。我們同志必須同時具有部分觀點與全局觀點，只照顧部分不照顧全體，是不對的，只照顧全體不照顧部分，也是不對的。應使部分與全體統一起來。在人民群眾部分的暫時的利益與全體的長遠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應使部分的利益服從全體的長遠的利益。這就是說，小道理應該服從大道理，小原則應該服從大原則。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然而，只有當我們同志善於思想，善於在一切具體情況下，正確地區別與配合人民群眾的部分利益與根本利益時，才能有激越的群眾路線；否則，就可能自覺與不自覺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暫時的利益上，反對多數人民的長遠的利益，而從多數人民的長遠的利益上把自己孤立起來。

在一切羣衆運動中，在最初時期，通常都有比較積極的部分及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部分，而積極份子總是比較佔少數，中間與落後狀態的人總是組成爲廣大的羣衆。按照羣衆路線，必須照顧多數，即是必須照顧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否則先進部份就會孤立起來，什麼事情也辦不好。我們在羣衆中提出的行動口號以及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都必須是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能够接受的，所謂啓發羣衆的自覺與自動，主要的就是要注意啓發那些中間與落後狀態的羣衆的自覺與自動。只有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有了覺悟，有了熱情，起來行動的時候，才能有羣衆運動。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教育、團結與組織積極份子，使積極份子成爲羣衆中的領導核心。但是我們絕對不是爲了組織積極份子而去組織積極份子的，絕對不能使積極份子從中間與落後狀態的羣衆中孤立起來，而僅僅是爲了要經過積極份子才能去吸引與推動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即是爲了最廣大羣衆而去

組織羣衆中的積極份子。如果中間與落後狀態的羣衆還未自覺，我們就要善於去啓發他們，並要善於等待他們；如果我們不願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領少數積極份子前進，我們就會脫離羣衆，我們就要失敗。

中國的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全國範圍來說，所謂照顧人民羣衆的多數，主要的就是照顧農民。我們的羣衆觀點與農村觀點，是密切聯系着的。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目前情況下，如果看不見中國的農民，如果不著眼於中國農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中國農民羣衆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羣衆的文化水平（除知識份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們的工作中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採取突破一點，推動全盤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導文化水平很低的羣衆，僅用一般號召，是決定地不能成功的。因爲羣衆，特別是農民羣衆，總是從親自看到的、親自體驗到的事情上去理解問題，而不是從我們一般的宣傳和口號上去理解問題。我們必須在工作中突破一點，做出模範，讓羣衆親自看到、體驗到，給羣衆以典型示範，才能鼓勵羣衆——特別是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羣衆以理解問題的可能與方便，給他們以信心和勇氣在我們黨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成爲羣衆的熱潮。近來各地幹部英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之所以發生很大的作用，成爲羣衆中最好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就是因爲他們是以羣衆所熟悉的具體的人物、範例和經驗，使羣衆理解了問題，提高了羣衆的自覺與自信。中國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建設事業對於全國人民的教育啓發作用，對於提高全國人民的自覺與自信，也是這樣。至於領導方面在突破一點的過程中取得具體經驗，以加強自己的一般號召，也是這個道理。因爲對於羣衆，如果沒有羣衆所熟悉的具體經驗來做一般號召的內容，羣衆是很難理

解的。

我們要照顧全體，照顧多數，不要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我們要密切聯繫羣衆，不要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

我們要領導羣衆前進，但是不要命令主義。我們要密切聯繫羣衆，但是不要尾巴主義。我們要從羣衆原來的水準出發，去提高羣衆的覺悟，率領羣衆前進。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把最高的原則性和與羣衆最大限度的聯系相配合。這就是我們的羣衆路線。這當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配稱爲好的共產黨員。

人民解放軍總部

頒佈解放軍口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軍政首長同志們：現在我們發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六十七條。你們接到後，應即發給全軍指揮員、戰鬥員，逐條講解，牢記，認真實行。同時，在你們所到之處，你們應當將這些口號，向全國人民，向蔣黨將軍被欺騙被脅從的人們，普遍的書寫、張貼、印發、宣講，務使他們完全了解，萬眾一心，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 (一) 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 (二) 打倒背叛政協決議的蔣介石？
- (三) 打倒破壞停戰協定的蔣介石！
- (四) 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
- (五)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 (六) 打倒反革命的蔣介石！
- (七) 打倒屠殺人民的蔣介石！
- (八) 打倒欺騙人民的蔣介石！
- (九) 打倒摧殘人權的蔣介石！
- (十) 打倒橫徵暴斂的蔣介石！
- (十一) 打倒美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
- (十二) 打倒蔣介石才有和平？

- (十三) 打倒蔣介石才有飯吃！
- (十四) 打倒蔣介石才有民主！
- (十五) 打倒蔣介石才有獨立！
- (十六) 堅決澈底乾淨全部消滅蔣介石進犯軍！
- (十七) 審判戰爭罪犯，賠償人民損失！
- (十八) 解散特務機關，拿辦殺人兇手！
- (十九) 打倒四大家族，沒收官僚資本！
- (二十) 打倒貪官污吏！
- (廿一) 打倒土豪劣紳！
- (廿二) 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組織反蔣統一戰線！
- (廿三) 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聯合起來，成立
民主聯合政府！
- (廿四) 知識份子與人民結合起來，為人民服務！
- (廿五) 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
- (廿六) 取消苛捐雜稅！
- (廿七) 保護民族工商業！
- (廿八) 改善職工生活！
- (廿九) 開倉濟貧！
- (三十) 農民分土地，耕者有其田！
- (卅一) 平分土地，廢除舊債！
- (卅二) 國民黨士兵分田廢債！
- (卅三) 人人有地種！(或：人人有田耕！)
- (卅四) 人人有飯吃！
- (卅五) 人人有衣穿！
- (卅六) 人人有屋住！
- (卅七) 人人有工作！
- (卅八) 人人有書讀！
- (卅九) 男女平等！
- (四十) 民族平等！
- (四一) 宗教自由！
- (四二) 保護華僑！
- (四三) 保護外僑！
- (四四) 美軍退出中國去！
- (四五) 否認賣國外交，廢除中美商約！

(四六) 不許日本侵略勢力復活！

(四七) 中美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

中國！

援前線！

(五七) 解放區是全國人民的總後方！

(四八) 東方各民族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

(四九)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五十) 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

(五一) 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蔣介石代表貪污土

劣！

(六二) 歡迎蔣軍官兵加入解放軍！

(五二) 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

(五三) 窮人要翻身，加入解放軍！

(五四) 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五五) 不拿人民一針一線！

(五六) 愛護解放軍傷兵，優待解放軍家屬！

援前線！

(五九) 蔣區人民武裝起來，抗了抗糧，分田廢債！

(六十) 國民黨員們，脫離孫中山叛徒蔣介石！

(六一) 蔣軍官兵們，不要替貪污土劣打仗！

(六二) 歡迎蔣軍官兵加入解放軍！

(六三) 壞人悔過自新，准許將功贖罪！

(六四) 蔣介石必亡，共產黨必興！

(六五) 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

(六六)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六七)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解放人民與民族。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現已大舉反攻。南綫我軍已向長江統城進擊，北綫我軍已向中長，北寧兩路進擊。我軍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整個敵我形勢，和一年前比較，業已起了基本上變化。

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爲了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藉以達到解放人民與民族的總目標。

中國人民，爲了自己的解放與民族的獨立，和日本帝國主義英勇奮鬥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之後，人民渴望和平，蔣介石則破壞人民一切爭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內戰災難壓在人民的頭上。這樣，就逼得全國各階層人民除了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以外，再無出路。

蔣賊廿年統治罪惡滔天人民熱望我軍解放全國

蔣介石現在的內戰政策不是偶然的，這是蔣蔣介及其反動集團一貫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結果。早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就忘恩負義地背叛了國共兩黨的革命聯盟，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從此建立獨裁統治，投降帝國主義，打了十年內戰，造成日寇侵略。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德報怨，協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釋放蔣介

石，希望蔣介石悔過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蔣介石又一次忘恩負義，對於日寇則消極應戰，對於人民則積極鎮壓，對於共產黨則極端仇視。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國人民又一次寬恕蔣介石，要求蔣介石停止已經發動的內戰，實行民主政治，團結各黨派和平建國。但是毫無信義的蔣介石，在簽訂停戰協定、通過政協決議、宣佈四項諾言以後，隨即將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雖則再三忍讓求全，但是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之下，決心不顧國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進攻，從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戰協定宣佈到現在，蔣介石先後動員了二百二十多個正規旅及近百萬的雜色部隊，向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手裡用血戰奪取過來的解放區，實行大舉進攻，先後佔了瀋陽、撫順、本溪、四平、長春、永吉、承德、集寧、張家口、淮陰、荷澤、臨沂、延安、煙台等城市及廣大的鄉村。蔣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實行三光政策，和日本強盜的行爲完全一樣。去年十一月，蔣介石召集了偽國大，宣佈了偽憲法。今年三月，蔣介石驅逐了共產黨的代表。今年七月，蔣介石下了反人民的總動員令。對於全國各地反對內戰、反對飢餓、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的人民運動，對於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及公教人員的爭生存的鬥爭，蔣介石的方針就是鎮壓、逮捕與屠殺。對於國內各少數民族，蔣介石的方針是實施大漢族主義，摧殘鎮壓，無所不至。在一切蔣介石統治區域，貪污遍地，特務橫行，捐稅繁重，物價高漲，經濟破產，百業蕭條，徵兵徵糧，怨聲載道，這樣就使全國絕大多數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以蔣介石爲首的金融寡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則集中了鉅大的財富。僅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陳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而論，其所霸佔的公私產業，價值即達一百萬美元以上。這些財產，都是蔣介石利用其獨裁權利橫徵暴斂，假公濟私而

來的。蔣介石爲着維持獨裁，進行內戰，不惜出賣國家權利於帝國主義；勾結美國軍隊留駐青島等地；從美國招致顧問人員參加內戰的指揮與軍隊的訓練，殘殺自己的同胞；內戰的飛機、坦克、槍砲、彈藥，則大批從美國運來；內戰的經費，則大批從美國借來；而以出賣軍事基地、出賣空海航權、簽訂奴役性商約等項比袁世凱賣國行爲還要嚴重多倍的條件，作爲酬謝美國帝國主義的禮物。總而言之，蔣介石二十年的統治，就是賣國獨裁反人民的統治。到了今天，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都認識了蔣石的滔天罪惡，盼望本軍從速反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我軍八大政策

本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一切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爲意志。本軍的政策，代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項：

(一) 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份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綫，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二) 逮捕、審判與懲辦以蔣介石爲首的內戰罪犯。

(三) 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

自由。

(四) 廢除蔣介石統治的腐敗制度，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

(五) 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陳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戰犯的財產，沒收官僚

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改善職工生活，救濟災民貧民。

(六) 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鄉村田地，由鄉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數量質量，平均分配使用，並歸其所有。

(七) 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國聯邦的權利。

(八) 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要求美國政府撤退其威脅中國獨立的駐華軍隊，反對任何外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使日本侵略勢力復興，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上述各項，就是本軍的基本政策。本軍所到之處，立即實施這些政策。這些政策，是適合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

本軍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樣排斥，而是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這就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對於罪大惡極的內戰禍首蔣介石及一切堅決助蔣爲惡，殘害人民，而爲廣大人民所公認的戰爭罪犯，本軍必將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本軍警告一切蔣軍官兵，蔣政府官員，蔣黨黨員：凡是尚未沾染無辜人民鮮血的人們，切勿跟那些罪犯們同流合污，凡是已經作過壞事的人們，趕快停止作惡，悔過自新，脫離蔣介石，准其將功贖罪。本軍對於放下武器蔣軍官兵，一律不殺不辱，願留者收容，願去者遣送。對於起義加入本軍的蔣軍部隊及公開或秘密爲本軍工作的人們，則給予獎勵。

爲了早日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我們號召全國各界同胞，在本軍到達之處，同我們積

極合作，肅清反動勢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軍未到之處，則自動拿起武器，實行抗丁抗糧，分田廢債，利用敵人空隙，發展游擊戰爭。

爲了早日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我們號召解放區人民貫徹土地改革，鞏固民主基礎，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加強人民武裝，肅清敵人殘留據點，支援前綫作戰。

担起光榮任務殲滅一切敵人

本軍全體指戰員、戰鬥員同志們，我們現在擔負了我國革命歷史上最重要最光榮的任務，我們應當積極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偉大祖國那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我親愛同胞那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願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我全軍將士必須提高軍事藝術，在必勝的戰爭中勇猛前進，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一切敵人。必須提高覺悟性，人人學會殲滅敵人，喚起民衆兩套本領，親密團結羣衆，把新區迅速建設成爲鞏固區。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我友一致，官兵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我全軍將士必須時刻牢記：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隊伍；只要我們時刻遵守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我們就一定勝利。

打倒蔣介石！

新中國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司令

朱

副總司令

彭德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

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就一般情況來說，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殘酷地剝削農民。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貧民、中農及其他人，却總共只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這種嚴重情況，是我們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爲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根據農民的要求，消滅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十年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年以來，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實行土地改革，已有巨大的成績及豐富的經驗。今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詳細地研究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情況，土地改革的經驗，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作爲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委員會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這個土地法大綱，並予以公佈。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委員會，對於這個建議，加以討論及採納，並訂出適合於當地情況的具體辦法，展開及貫徹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國土地法大綱

一二六

(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過)

第一條：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條：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第三條：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

第四條：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

第五條：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

第六條：除本法第九條乙項所規定者外，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

第七條：土地分配，以鄉或等於鄉的行政村為單位。但區或縣農會得在各鄉或等於鄉的各行政村之間作某些必要的調劑。在地廣人稀地區，為便於耕種起見，得以鄉以下的較小單位分配土地。

第八條：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徵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余部份，分給缺乏這些財產的農民及其他貧民，並分給地主同樣的一份。分給個人的財產歸本人所有，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適當的生產資料及生活資料。

第九條：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財產之處理辦法，規定如下：

(甲) 山林、水利、蘆葦地、菜園、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標準分配之。

(乙)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礦山、大牧場、大荒地及湖沼等，歸政府管理。

(丙) 名勝古蹟，應妥爲保護。被接收的有歷史價值或學術價值的特殊的圖書、古物、美術品等，應開具清單，呈交各地高級政府處理。

(丁) 軍火武器及滿足農民需要後餘下的大宗貨幣、資財、糧食等物，應開具清單，呈交各地高級政府處理。

第十條：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問題之處理辦法，規定如下：

(甲) 只有一口或兩口人的貧苦農民，得由鄉村農民大會酌量分給等於兩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 一般的鄉村工人，自由職業者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但其職業足以經常維持生活費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給部份土地，由鄉村農民大會及其委員會酌量處理。

(丙) 家居鄉村的一切人民解放軍、民主政府及人民團體的人員，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丁) 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戊) 家居鄉村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員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己) 漢奸、賣國賊及內戰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給土地及財產。其家庭在鄉村，未參與犯罪行

爲，並願自己耕種者，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第十一條：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及債約，一律繳銷。

第十二條：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

第十三條：爲貫徹土地改革的實施，對於一切違抗或破壞本法的罪犯，應組織人民法庭予以審判及處分。人民法庭由農民大會或農民代表會所選舉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員組成之。

第十四條：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間，爲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護人民的財富，應由鄉村農民大會或其委員會指定人員，經過一定手續，採取必要措施，負責接收、登記、清理及保管一切轉移的土地及財產，防止破壞、損失、浪費及舞弊。農會應禁止任何人爲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殺牲畜，砍倒樹木，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及進行偷竊、強佔、私下贈送、隱瞞、埋藏、分散、販賣這些物品的行爲。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

第十五條：爲保證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於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負責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農民及其代表有全權得在各種會議上自由批評及彈劾各方各級的一切幹部，有全權得在各種相當會議上自由撤換及選舉政府及農民團體中的一切幹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權力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

第十六條：在本法公佈以前土地業已平均分配的地區，如農民不要求重分時，可不重分。

晉綏農委會告農民書

農民兄弟姊妹們！

咱們農民澈底翻身的日子來到了！共產黨在去年發了個「五四」指示，實行土地改革政策，批准咱們農民打垮地主階級，澈底消滅封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現在共產黨又發出號召，實行澈底平分土地政策。咱們全邊區農民堅決擁護。本會根據邊區農民的要求和共產黨的政策，提出以下的主張，希望我全邊區農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致團結起來，爲澈底實行下列主張而鬥爭！

第一、要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澈底消滅封建

(一)地主階級必須澈底打垮，不論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隱藏了財產裝窮的地主，化裝成商人，化裝成農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進共產黨內的地主，混進新政權內的地主，混進八路軍的地主，以及混進工作團、學校、工廠、公家商店的地主，混進農會，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什麼階級人，如果是騎在農民頭上壓迫剝削，大家要拿去鬥，就可以拿去鬥。所有地主階級，必須在政治上把他們的威風打垮，做到澈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壓迫；在經濟上把他們剝削去的土地、糧食、耕牛、農具以及其他一切財產全部拿出來，做到澈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剝削。地主階級當中罪大惡極的反動地主，不管他是什麼階級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二)對富農和對地主不同，但是富農的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也必須消滅。富農多餘的土地、糧

食、耕牛、農具以及其他一切多餘的財產，也必須拿出來。富農當中罪大惡極的惡霸富農，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三) 農民當中少數的惡霸、敵偽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四) 中農是咱們的基本群眾。中農當中的有長餘的土地，不能算封建部份；但是爲了幫助其他農民翻身，長餘的土地應當抽出來分。但是只能抽他長餘的土地，不能動他別的財物。在政治上允許他參加農會，同樣享受農會會員的權利。農民、工人、小商、小販、城市貧民他們相互間的借貸、請短工等等，不能算是封建剝削。如果他們當中有借貸糾紛，可以在農民一家人會議上調解解決。

(五) 僱農、貧農是實行澈底平分土地最堅決的份子，應當以他們爲骨幹，團結全體中農、工人、小商、小販、城市貧民，和地主階級作鬥爭。僱農、貧農當中有些人雖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西瓜、懶漢的帽子，舊社會看不起窮人的觀點應當取消。

(六) 爲了便於大家訴苦清算，統一分配，我們主張以行政村爲單位，甚至好些村莊聯合，全區、全縣聯合，進行聯合鬥爭。少數人爲了私分鬥爭果實，包辦鬥爭，不讓大多數人參加，應當反對。爲了本村、本族、本姓人多分鬥爭果實，不和外村、外族、外姓人聯合鬥爭的姓族觀點，也應當反對。

(七) 怎樣鬥爭？我們主張要查階級、評成份、吐苦水、挖窮根、澈底宣佈地主階級的種種罪惡，以提高全體農民的階級覺悟，以便澈底把地主階級打垮。

(八) 澈底打垮地主階級之後，各地農民應當繼續監視地主和其他壞份子的活動，嚴防地主和其他

壞份子使用美人計和別的方法破壞搗亂，我們主張農民、退伍軍人、公家人暫時不要和地主女人結婚，已經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結了婚的，他應當對群眾表明態度。如果妨碍澈底平分土地，大家應當督促他宣佈離婚；如果不聽，由群眾處罰。

(九) 不管什麼人，應當嚴格禁止包庇地主，替地主隱藏財產、或私得地主財產。農民如果被地主利用、隱藏地主財產，或私得地主財產如果他自己覺得是罪惡，自動向群眾報告，拿了出來，應當受到鼓勵；如果他不自覺，就由群眾勸說教育說服，啓發他的覺悟，退了出來，將功折罪；如果他頑固不聽勸說，由群眾處理。外村地主隱藏財物，在本村查出後，一律交回外村處置。

(十) 在還沒有鬥爭以前，地主惡霸、反動份子、敵偽爪牙等在準備逃跑或分散隱藏財產，當地農民羣衆可以把他先扣押起來，必要時並封存他的財產。

第二、要澈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實

共產黨號召咱們澈底平分土地，有四個原則：(一) 抽多補少；(二) 抽肥補瘦；(三) 按行政村爲單位分配；(四) 照顧貧苦程度。這四個原則，一個也不能缺少。當中抽肥補瘦、照顧貧苦程度兩個原則，更是重要。分配的辦法如下：拿全行政村人口除全行政村地畝和產量，得出來的數目算是平均的一份。按肥瘦土地抽補搭配，互相扯平，由全行政村按各自然村具體情況，採取撥地和移民辦法，互相調劑，但是不一定打亂平分。無論男女老少，每口人都應當分得一份。

(一) 無地缺地的僱農、貧農，應當分得一份，或者抽補得一份。在土地數量上，雖然不能夠多照

顧，但是在土地質量和路遠近上應當給以照顧。瘦地多的應當抽出來補進肥地。至於牲畜、農具、口糧、種籽、肥料、底墊、房屋、衣服等等，是貧苦農民要翻身不可缺少的條件，也應當主要的分給他們。

(二) 中農當中按照抽補原則土地有長餘的，經群眾說服要他抽出來，缺地的也補够一份，都作到肥瘦搭配。中農在分配其他財物的時候，可以適當照顧。

(三) 鰥寡孤獨和沒有安家立業的退伍軍人，分配土地和其他財物的時候，應當給以照顧。在本邊區內有家的退伍軍人，一般都應當回家去，按退伍軍人優待，分地安家。如果他應當回家而不回家，當經羣衆查明，就不分給他果實，並且督促他回家。外地退伍軍人搬回外地的時候，分得土地不能出賣，應當交當地農會處理。

(四) 抗戰以來犧牲的烈士，應當分一份土地，作爲撫卹。現在八路軍服務的軍人，應當分給他一份土地和其他財物。

(五) 二流子在羣衆同意下，也可以分得一份，但是不固定地權。如果他不好好勞動，大吃大喝浪費，由農會把地收回來。

(六) 工人、貧民、小販和有職業的退伍軍人，可以按他的職業收入大小計算，如果他的職業不够生活，可以分一部份土地給他，以補助他職業收入的不够。

(七) 富農把他多餘的土地、糧食、耕牛、農具和其他一切多餘的財物拿出來，給他留下平均的一份。拿出的糧食當中，要把他今年應當交的公糧數目除出來，由農會代他交給政府。

(八) 地主在經過鬥爭把他的威風完全打垮、把他的全部財產拿了出來、並且他承認願意參加勞動條件之後，經大家討論同意，也可以分給他一份。反動地主、逃亡地主不分，破產地主不分給他，或分多少，由群眾討論。

(九) 罪大惡極的地主、惡霸地主、反動份子，本人不能分給土地和財物。

以上就是今天徹底平分土地的原則，因此必須反對按勞動力分，反對按清算關係分，反對按誰鬥爭積極誰多分，反對按誰提的問題多誰多分。這些都是富農路線分配辦法，按這個辦法分的地方要重分。

此外有兩種財物我們提議如下：

(一) 爲了救荒、救死，對糧食可以作如下處理：今年够吃的地區鬥出的糧食，除了個別特別困難缺口糧的給以照顧外，原則上暫不分配，交由大家選出的忠實可靠的保管委員會保管，到明年春耕缺口糧的時候再分配。不够吃的地區，鬥出來的糧食也盡可能不要一次分完。分配原則，浮財按無糧戶和缺糧戶分，無糧的分够一份，缺糧的補够一份，不缺糧的不分。應當分糧的，每口分給够吃到春耕前的口糧，其餘的由保管委員會保管，到明年春耕缺口糧的時候再分，以免浪費。在保管期間，有誰私自貪污了糧食，由羣衆處罰，並叫他退出全部貪污數目。

(二) 爲了有利於全邊區農民生產事業，大規模的森林、礦產和水利工程，不能夠分配，應當交政府保管。

爲了把鬥爭果實用到生產上，絕對禁止貪污、浪費、竊取鬥爭果實。我們提議規定紀律，禁止少

敵人私分鬪爭果實，反對大吃大喝；禁止任何幹部借用鬪爭果實和低價買鬥爭果實；禁止藉口提鬥爭果實辦合作社，作軍火費或辦其他公共事業，而實際實行貪污浪費；禁止一切變相的竊取鬥爭果實的行為。如果有誰違反了這些紀律，一律由羣衆處罰，並且要他全部吐出來。

鬪爭果實須由羣衆自己選出忠實可靠的人保管，並且由羣衆監督。果實的分配，都應當經群衆民主詳細討論通過。羣衆選出的分配委員會，替羣衆辦事，研究分配意見，接受羣衆監督；如果包辦分配，由羣衆取消他的分配權利。

第三、要徹底發揚民主並且有權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

共產黨號召咱們要徹底發揚民主，審查幹部。無論黨、政、軍、民，以及工作團、學校、工廠、公家商店和其他一切機關團體，咱們全體農民都有權利監督和改造：

(一) 黨、政、軍、民和其他一切機關，都混進了少數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新惡霸、奸偽人員。共產黨已經宣佈：這些壞蛋絕不能算是我們的幹部，比如保德下川坪的高登雲等，靜樂史家曲的曹家兄弟，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壞蛋。共產黨正在從各方面清除這些壞人，大家要拿去怎樣鬧就可以怎樣鬧，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這些人對農民犯了罪，無法改造，不能夠當作幹部問題處理，應當隨群衆的意見處理。這些壞蛋如果敢於反抗，就堅決嚴厲懲辦。

(二) 幹部是指各級出身雖不同，但還是贊成消滅封建和農民翻身的人。這些幹部大體上可以分爲兩部份：一部分是好的，一部份是犯過錯誤的。犯過錯誤的幹部大體上又可以分爲兩方面的情况：

一方面有許多是因爲上級的政策有錯誤，和他們爲了完成任務而不自覺的犯了錯誤，這種錯誤主要應當由上級負責任。另一方面，錯誤甚至發展到犯罪的行爲，則是由於他們爲個人打算，因而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但是當中大多數是能够改正的。以上的這些人，不管任何一級，從村一級起到邊區一級的幹部，共產黨、毛主席都批准了咱們有監督、審查、批評、處罰、表揚、教育的權利。該批評的，該鬥爭的，該處份的，該撤職的，大家都可以批評，可以鬭爭，可以處分，可以撤職。如果是共產黨員，大家認爲可以開除黨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見開除，告訴當地共產黨的負責人或當地黨部批准。該表揚的大家也可以鼓勵他們老老實實替羣衆繼續辦事。對退伍軍人和民兵，也同樣由大家審查、處理、管理。不是真正戰鬥部隊退伍下來的公家人，可以由大家追回他的退伍證，不准他再稱爲退伍軍人；冒充的『退伍軍人』也由大家懲辦。就是真正由戰鬥部隊退伍下來的，如果他橫行霸道，爲非作歹，也可以由大家教育處罰，並且取消他的優待資格。幹部的好不好，是關係農民大家的事情，因此那個幹部要不要，不決定於公家人，而決定於羣衆。因此包庇幹部、反對羣衆批評處罰幹部、或者採取壓制報復手段的，經查出後加重處分。

(三) 每一幹部都要在土地改革當中受到考驗，對那些有毛病的和犯過錯誤的幹部，我們提議：凡是堅決和羣衆站在一起鬥爭地主，堅決不自私自利，處處和大家商量辦事的，就可以將功折罪；凡是在鬥爭地主當中想把持鬭爭，從中搗鬼，包庇地主或貪污果實的，就要罪上加罪，由羣衆處理。

(四) 大家不僅有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的權力；並且有改造農會、改造一切組織的權利和責任。大家可以把農會從新改造，規定農會的組織和辦事章程，會員入會資格和會員應當遵守的紀律，使農

會純潔和有力量。僱貧農是農會當中的骨幹，可以在鬥爭過程中，僱農（編者註）自己互相經過嚴格的考驗和選擇，自己組織僱農小組（好的新翻身中農也可以參加），以發揮僱貧農在澈底平分土地當中的核心作用。農會應當充分發揮民主，不准任何人把持包辦。農會的領導機關可以改為委員會的制度，將來大家可以選舉代表，召開全行政村、全區、全縣、全邊區的農民代表大會，成立各級的農會，這由各級農會監督和改造各級黨、政、軍機關，把黨、政、軍機關都建設好。因此我們提議：

1、大家對共產黨要負責任。大家認為鬥地主堅決，辦事大公無私，勤苦勞動，並且願意跟着毛主席走到底的好農民，經過鬥爭考驗覺悟夠個共產黨員資格。經大家討論認為可以加入共產黨的，可以由群眾推薦他加入共產黨，共產黨一定批准他入黨；這樣把共產黨搞得更堅強，更好的為群眾辦事。

2、大家對八路軍也要負責任。八路軍是農民自己的軍隊，今後不准地主階級、惡霸、奸偽份子、封建富農和一切壞蛋當八路軍，也不准他們參加民兵，只有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才有資格當，必須把武裝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上。今後咱們農民都應當踴躍參戰參軍；作好優抗代耕，好好招待傷病員，照顧退伍榮譽軍人；澈底清查和整理民兵，並且由農會直接管理民兵，使民兵真正成為保護農民自己的武裝。這樣把軍隊和民兵搞得更純潔、更強大，就能够更快消滅賣國賊封建頭子蔣介石、閻錫山、胡宗南、傅作義。

3、大家要把新政權真正建設好。將來各地鬥地主勝利以後，可以澈底改造政權，選舉大家願意選的人到各級政權機關，替大家辦事。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農民辦事的人掌握政權的地方，

農會就可以完全接替政權。

只要建黨、建軍、建政搞好了，加上大家努力生產，咱們農民就更有力量，就能更有力的鎮壓壞人，鞏固邊區，使咱們的翻身得到保證；就能加強前線反攻力量，更快的消滅蔣介石、閻錫山、胡宗南、傅作義，趕走美國帝國主義，爭取愛國自衛戰爭的徹底勝利。

農民兄弟姊妹們！咱們農民當中過去有些人還有許多顧慮，怕鬥爭以後地主報復，怕幹部報復，怕『糾正』。現在不用顧慮了，因為咱們今天止是徹底打垮地主階級，並且有權管理和撤換幹部。不用怕了，過去有些『糾正』的確是錯誤的，共產黨已經檢討了這個錯誤，今後要真正是大多數群眾自己起來實行鬥爭，而不准壞人搗鬼；大家按照自己的主張辦事，共產黨也決不會『糾正』。如果壞人搗鬼，破壞鬥爭和平分土地，大家都要負責防止，共產黨也一定來幫忙。希望大家要趕快團結起來，派代表找工作團，找縣農會臨時委員會，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工作團和農會臨時委員會一定派人去領導大家，把鬥爭進行到徹底勝利。

農民兄弟姊妹們！咱們徹底翻身的日子來到了！大家趕快團結一條心，只有依靠自己力量才能解放自己！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徹底平分土地！徹底發揮民主！

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

（本報編者註：前文提僱貧農，此處僅僱農，總分社所收原電如此，是否有誤尚待續查。）

關於羣運的基本問題

陳雲

遼東分局陳雲同志於本月十八日對柳河工作團、通輯工作團各隊負責幹部報告羣運基本問題，茲將其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 貧僱農問題是土地改革的根本問題

一百天的土地改革碰到的問題很多，很複雜，政策原則又是那末多。例如：既要打擊又要照顧，既要發動羣衆又怕流氓竊取領導，既要放手又怕夾生，這樣是原則，那樣是政策。總之一句，五花八門。有不少幹部害怕搞錯，成了精神負擔，現在可否把問題弄得簡單明瞭些，我以為應該，而且可以。據一百天的經驗看來，根本問題並不多，只有一個，祇要掌握了這個根本問題，可以不犯大錯，這就是貧僱農問題。

爲什麼土地改革問題是貧僱農問題呢？因爲，鄉村的現狀決定了這個問題。貧僱農是鄉村中最貧困的階層，僱農是出賣勞動力的，貧農中的絕大多數，又是佃貧，他們幾乎沒有土地，他們只有很少牲口，而且質量最壞。貧僱農的人口不但比富農人口多得不可比，而且也比中農多得多。貧僱農人口多、負擔重，勞動的人數比之富農和中農人口中擔負重勞動的人數更是多得多。貧僱農是鄉村的主要勞動者，是鄉村財富之主要創造者，也就是地主階級的主要剝削對象。他們的生活最苦，他們的翻身要求最迫切，他們在反地主鬥爭中最堅決，最勇敢，鄉村主要的階級矛盾不是別的，是貧僱農與

地主的矛盾。貧僱農是土地改革的主力軍，貧僱農翻身問題是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

由於以上的理由，因此，滿足貧僱農的經濟、政治要求是土地改革的根本原則，是鐵的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原則。在土地改革中，所要照顧的而且列在第一項要照顧的，是照顧貧僱農的翻身，照顧他們在翻身中必需的經濟、政治要求，消滅地主封建勢力的原因就在此。對富農（各種富農）、土地財產的徵收多少與留給多少，也以此為準。

再我們強調貧僱農的重要，是否放棄了團結中農的原則，是否不利於團結中農？不，團結中農的原則是不變的，而且中農也可以團結的。中農中的多數是佃中，他們在土地改革中可以得到土地，土地是他們畢生勞動終年夢想而不可得的東西，他們無疑將擁護土地改革。自耕中農呢？他們贊成至少也是不反對打倒地主封建勢力的，因為土地改革為他們創造了在政治經濟上享受公平待遇，以發展自己的機會。

但是中農自己有一部份土地（中農中的少數），他們有更多的牲口。中農（自耕中農）他們雖然貧窮，但是貧僱農比他們更貧窮。這種情況就決定了中農是擁護贊成或者不反對土地改革的，但是他們不像貧僱農這樣勇敢堅決的衝鋒陷陣，他們是貧僱農的同盟者，他們不是主力軍，貧僱農才是土地改革中的主力軍。不看清這一區別，把同盟者與主力軍同等看待，一定會削弱主力軍。事實已經證明，還將繼續證明，愈是貧僱農發動得充分，團結中農就更容易，因此消滅地主封建勢力便更迅速徹底。主力軍在鬥爭中愈堅決勇敢，同盟者猶豫觀望的程度時間更短，向主力軍靠攏得更緊更快。因此，在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的初期，特別是貧僱農還未形成堅強鬥爭力量與組織力量的時候，不應該

強調中農與貧僱農共同領導，不宜把樹立貧僱農優勢與團結中農問題相提並論。貧僱農小組應被特別重視，在長期內可以而且應該保存貧僱農的單獨組織。

(二) 發動貧僱農爲主的普遍廣泛自己動手的群眾運動

打倒地主封建勢力，樹立貧僱農的優勢，這是一場人風暴大革命，沒有轟轟烈烈大規模的以貧僱農爲主力的群眾運動，這個大革命不能勝利。據一百天的經驗看來，發動這個大革命，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呢？

挨戶拜訪個別找人呢，還是採取以重點村爲核心的貧僱農大會呢？事實證明，後者比前者好。在我軍勝利擴大的影響下，早期的群眾不敢動的現象早已一去不返了，而且從柳河、通化經驗看來，那種以大訓練班（比個別找人是進步了）爲找尋積極份子和推動運動的手段，也不如以重點村爲核心的貧僱農大會好，因爲後者更直接更廣泛動員了群眾。

先找積極份子再推動群眾呢，還是讓廣大貧僱農自己動起來，再從運動中發現與培養積極份子呢？事實證明，積極份子是從運動中產生的。像第一種方法所找到的積極份子往往不可靠，常常因此走了彎路；第二種方法找到的積極份子多而且好。

一村一村發動，一村一村鬥爭好，還是幾個區或者全縣同時發動，同時鬥爭好？事實證明，群鬥比單鬥好。羣鬥的規模大，群阻群威，落後群眾迅速捲入浪潮。有些同志以爲單鬥可以鍛鍊群眾的胆量，殊不知像喜馬拉亞山不在河北平原而在西藏高原的道理一樣，群阻愈大獨阻者就更多。

要群眾整齊齊聽號令好，還是讓群眾七手八腳大家幹好？事實證明：只有凡是群眾自覺的運動，一定是七手八腳大家幹。廣大貧僱農積壓着對封建勢力幾千年的仇恨，不幹則已，一幹就必然「亂七八糟」，根本不可能整齊齊的聽號令。至於個別鬥錯了抓錯了的，始終是極少數，這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難免的現象，只要對農民教育，讓他們自己檢討，就會糾正。因此，還是七手八腳大家幹好我們不應也不能叫群眾整齊齊的聽號令。

許多同志懷疑這樣作法是不是會讓流氓混進領導機關，是不是會夾生？事實證明，越是廣大貧僱農普遍廣泛的行動起來，流氓壞蛋就越發易於暴露和洗刷。工作隊員並不認識誰是流氓壞蛋，只有群眾才知道他們的根底。去年的積極份子都是一個一個找的，但是混入領導機關的流氓比今年多的多。關於生不生的問題，只要廣大貧僱農真正起來了，夾生的危險就減少了。

但是這樣普遍廣泛、自己動手的群眾運動，一定是猛烈而且迅速的運動。已經有些工作隊員就跟不上，拖在群眾後面乾着急。真的運動迅速的程度也出乎意外的，以柳河爲例吧：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在幾十個不同的地點（重點村）分頭開了全縣的貧僱農大會，只宣佈了行動的大方向，群眾就苦也等不及訴了，連夜一齊動手，把全縣的（除城廂區）漢奸壞蛋地主惡霸以及一切鬥爭對象統統扣起，封產拉浮忙做一團。農民幾千年來的積恨在一兩天中出氣報復了。再舉分地分浮的例子吧！農民們把各人的等級窮富臭比過後，就把可分土地的數量質量計算一下各人應得若干產量和各種土地的畝數，就按等先排地插牌，不過三天地統統分完了。分浮也是這個方法，這豈不是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了。

有的說不經過足夠的醞釀教育就大抓大封，提高群眾的覺悟和鬥志，其實不然。諄諄教育既爲了提高鬥志，那麼現在不是什麼羣衆不敢幹的問題，而是敢幹的程度已經到了不耐煩那一套醞釀教育了。我們常常覺得羣衆訴苦還訴得不够，但羣衆說：不要訴了，再訴下去漢奸惡霸都逃光了。

有的說農民這樣抓人封產太野蠻，這完全是瞎說，其實農民這個辦法完全不是獨出心裁，正是向漢奸惡霸地主學來的。幾千年來地主正是用比這個更兇更惡的辦法對待了養活他們的農民。遠的不說吧，去年土地改革的時候，遼東許多地主「獻地」得了「開明地主」的稱號。可是蔣軍佔安東，通化，這些「獻地」的「開明地主」統統不開明了，無例外的收回了土地租子。敵佔不到三天，大批農民被地主抓了殺了。現在農民對待地主比地主對待農民要寬大得多，被嚴厲制裁的是極少的少數，而這是應當的，正義的。絕大多數在算了窮賬之後，還分給地主一份土地。

有的說地主中有勞動起家的，不能一律對待。恰恰相反，舊社會的勞動決不能起家，沒有一個地主不是剝削起家的，舊社會的情況是：勞動者餓飯，剝削者起家。正是因爲這個社會不公平、不合理，勞動者才要改造世界。

有的說：農民的眼睛光看着地主的「貨」，這大有經濟主義的危險。我們不怕這種危險，農民的政治要求在於把被地主剝削去的土地財富全部收回來，這叫土地回家，也叫土地改革，又叫耕者有其田。不但如此，還要手執武器當權執政。誰敢在農民面前哼一個不字，就叫他在農民大軍的面前倒下去。

同志們！我們必須認識農民的運動就是這樣前進的，普遍、廣泛、自己動手的羣衆運動，決不會

溫和緩慢的，必然是猛烈迅速的。這決不是病態，而是正常現象。

(三) 向貧僱農大會請教，提高貧僱農的覺悟

今後我們在土地改革中，一切疑難都向貧僱農大會去請教。因為土地改革做得好不好，主要是他們的切身利害。我們所辦的事也首先和主要爲了他們，工作團不要單聽各分隊各隊員的彙報，主要的要聽貧僱農大會的彙報，貧僱農人會上的「輿論」。貧僱農大會對工作團的評價是最高與最後的評價，只要我們用這個方法來檢查自己的工作，可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錯誤。

共產黨當然不等於貧僱農會議或貧僱農小組，我們有責任提高貧僱農的覺悟，提高的方法呢，不是從我們的水平出發，要從貧僱農今天的水平出發，所以又要照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方法去做。先當學生，後做先生。教材呢，主要教材應該是農民反地主鬥爭中的經驗教訓。此外還要聘請一批必不可少教員，那就是被農民鬥爭的地主、惡霸、國特、漢奸。如果農民要知道地主惡霸用什麼辦法剝削欺侮自己的就請那些剝削欺侮農民的地主惡霸來講一課。如果要知道國特漢奸怎樣陷害人民的。就請國特漢奸來上一課。

同志們！柳河、通輯兩個工作團都很辛苦，都很有成績，提出了很多新的工作方法，修正了我們初期的一些錯誤缺點（包括分局六月六日指示的某些條文在內）。這些新的經驗，不但適用於柳河、通化，而且適用於各縣。我們應該在新的經驗上前進。

(完)

